

於程子之說、何如哉、又有以爲窮理只是尋箇是處、然必以恕爲本、而又先其大者、則一處理通而觸處皆通者、謝顯道曰、尋箇是處者、則得矣、而曰以恕爲本、則是求仁之方、而非窮理之務也、又曰、先其大者、則不若先其近者之切也、又曰、一處通而一切通、則又顏子之所不能及、程子之所不敢言、非若三類推積累之可以循序而必至也、朱子曰、謝氏尋箇是處之說、甚好、與呂與叔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爲格物、知萬物同出於一理、爲中知至、其所見大段不同、但尋箇是處者、須是於其一二分是處、有窮到十分是處方可、又有以爲天下之物、不可勝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也、所謂格物亦曰、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盡在我者、是亦似矣、楊中立說、然反身而誠、乃爲物格知至以後之事、言其窮理之至、無所不盡、故凡天下之理、反求諸身、皆有以見其如此、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之畢、具於此、而無毫髮之不實耳、固非以是方爲格物之事、亦不謂但務反求諸身、而天下之理、自然無不誠也、中庸之言明善、即物格知至之事、其言誠身、即意誠心正之功、故不明明乎善、則有反諸身而不誠者、其功夫地位固有可誣矣、今爲格物之說、又安得遽以是而爲言哉、又有乙以下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爲非程子之言者、尹彥明說、則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非一、不容皆誤、且其爲說、正中庸學問思辨、弗得弗措之事、無所弗於理者、不知何所病而

疑之也、豈其習於持敬之約、而厭夫觀理之煩耶、抑直以己所未聞、而不信他人之所聞也、夫持敬觀理不可偏廢、程子固已言之、若以己偶未聞、而遂不之信、則以有子之似聖人、而速貧速朽之論、猶不能無待於子游而後定、今又安得遽以一人之所未聞、而盡廢衆人之所共聞者哉、又有乙以爲物々致察而宛轉歸己、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上、德者、亦似矣、胡安國說、然其曰物々致察、則是不察程子所謂不三必盡窮天下之物也、又曰宛轉歸己、則是不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之意也、又曰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上、德者、則是不察程子所謂窮理所以然與乙其所爲者之妙也、獨有下所謂即事即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以謂求兩其所、以然與乙其所、以爲者之妙也、獨有下所謂即事即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以精其知者、爲得致字向裏之意、而其曰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可知可精者、胡仁仲說、又有下以合中乎所謂未致知而不敬者之指、但其語意頗傷急迫、既不能盡其全體規模之大、又無以見其從容潛玩、積久貫通之功耳、朱子曰、身親格之、說得親字急迫、不成是備人格、又曰、此段本說得精、然却有二病者、一、只說得向裏來、不說得外面、所以語意頗傷急迫、蓋致知本廣大、須說得表裏內外周遍兼該方得、其曰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語極好、而曰可知可精、便有二局促氣象、他須要就這裏便精其知、殊不知致知之道、不如此急迫、須是寬其程限、大其度量、久其自然通貫、他只說得裏面一邊極精、遺了外面一邊、所以其規模之大、不如程子、且看程子

所說、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積久、自貫通、此言該內外、寬緩不迫、有涵泳從容之意、所謂語小天下莫能破、語大天下莫能載也、問、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待其志、曰、人之爲事必先立志以爲本、志不立則不能爲、得事、雖能立志、苟不能居敬以持之、此心亦泛然、而無主、悠悠終日、亦只是虛言、立志必雖高、出事物之表、而居敬則常存於事物之中、令此敬與事物皆不相違、言也、須敬、動也、須敬、坐也、須敬、頃刻去、他不得、嗚呼程子之言、其答問反復之詳、且明也、如彼、而其門人之所以爲說者、乃如此、雖或僅有二一之合焉、而不免於猶有所未盡也、是亦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矣、
出家語 後序 尚何

望其能有發、而有上助於後學、哉、

朱子曰、程子說、更不可、某當初於呂謝楊尹說、段々錄出、句々比對、逐字稱停過、方見程子說、諸說揆、著便成、粉碎、諸說皆失、了程子意、此正是入門款、於此既差、他可知矣、程子諸門人說得、都差、不曾精曉、程子之說、亦緣當時諸公所聞、於程子者、語意不全、所以多差、後來集諸家語錄、湊起衆說、此段工夫、方是渾全、然則當時親炙、未爲全幸、一先生之後、未爲不幸也、

問 獨惟念、昔聞延平先生之教、

李先生名侗字原中延平人朱子之師也

以爲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

他事、所上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曾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下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功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及者、惟嘗實用力於此者、爲下能有以識之、未易以口舌爭也、曰、然則所謂格物致知之

學、與三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彼以徇外誇多爲務、而不覈其表裏真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爲己爲人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

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至於先修其身、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既可得而知矣、敢問、欲修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與、陽明子曰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各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何爲身心之形骸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修身爲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爲善而去惡乎、必在於先正其主宰者、欲爲善而去惡、然後其形骸運用者始能爲善而去惡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功乎、蓋心之本體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真如、惡之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知焉致者、至也、如下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曰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是非之心、不待慮而

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下有不不自知者其善與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與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與於他人一者也故雖小人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着其善是亦見下良心之不不容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意唯在良知之所知焉耳何則意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為善矣使下其不能誠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為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發吾之良知既知其不善矣使下不能誠以惡之而復蹈而為之則是以惡為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夫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空懸無實之謂乎是心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為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于上下格于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知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下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為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為未誠也良知所知之惡雖誠欲惡之矣苟不下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意未誠也今焉於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為之無有不盡於其良知所知之

惡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不盡於其良知所知之善者無有乎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餘憾而自慊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後知至云云身修蓋其工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寔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工夫雖有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者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為孔氏之心證也又曰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謂之良知應感而動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動必有其物即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即事親為一物意用於治民即治民為一物凡意之所用無不有無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無是意即無是物矣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下以至字訓者如下格于文祖有苗來格上是以至訓者也然格于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以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下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下以至字為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不以下以正字為訓而以以至字為義乎如下以至字為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係辭

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即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啓後世之蔽耶蓋大學格物之說自與係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爲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今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所以專以窮理屬知而謂格物未嘗有行所以折知行爲先後兩截日以支離決裂而聖學益以淺晦者其端實始於此又曰自格物至平天下只是一個明心德雖親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即是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便有是一夫失一所便是吾心有未盡處故親民即是明德

王陽明曰意欲溫清意欲奉養者所謂意也而未可謂之誠意必寔行其溫清奉養之意務求自慊而無自欺然後謂之誠意知如何而爲溫清之節知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所謂知也而未可謂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爲溫清之節者之知上而寔以之溫清致其知如何爲奉養之宜者之知上而寔以之奉養然後謂之致知溫清之事奉養之事所謂物也而未可謂之格物必其於溫清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爲溫清之節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於奉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爲奉養之宜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於格物溫清之物格然後知溫清之良知始致奉養之物格然後知奉養之良知始致故曰物格而後知至致其

溫清之良知而後溫清之意始誠也致其奉養之良知而後奉養之意始誠也故曰知至而後意誠

又曰夫良知之於節日時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員長短也節日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員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員而天下之方員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日時變而節日時變不可勝應矣毫厘千里之謬不下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員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吾子謂語孝於溫清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粗知溫清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耶以是而言可以致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行之不可爲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者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爲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爲已而爲此耶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爲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耶抑亦反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爲已而爲此耶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爲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爲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

務致其良知以精密其義理上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者願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爲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其餘數端皆可類推則古人致知之學從可知矣

王陽明答羅整菴書曰來教謂如下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誠意正心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用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修身二字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唯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精一之學不可不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者也用知者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寔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是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

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言謂之格故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以窮理以盡性也區々格致誠正之說是就學者本心日用事爲間體究踐履實地用功是多次第多少積累在正與空虛頓悟之說相反

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必待入口而後知豈其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惡者耶必有欲行之心然後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岐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其不待身親履歷而已先知路岐之險夷者耶知湯乃飲知衣乃服以此例之皆無可疑

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耶晦菴謂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寔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未免般學者心理爲二之蔽此後世所以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上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有二闕而不達之處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謂之不知義也心一而已以其全體惻

恒^{トキハ}而言^{トキハ}謂^{トキハ}之仁^{トキハ}以^{トキハ}其得^{トキハ}宜^{トキハ}而言^{トキハ}謂^{トキハ}之義^{トキハ}以^{トキハ}其條理^{トキハ}而言^{トキハ}謂^{トキハ}之理^{トキハ}不可^{トキハ}外^{トキハ}心以求^{トキハ}義獨可^{トキハ}外^{トキハ}心以求^{トキハ}理乎外^{トキハ}心以求^{トキハ}理此知行之所^{トキハ}以^{トキハ}二也求^{トキハ}理於吾心^{トキハ}此聖門合一之教^{トキハ}吾心有^{トキハ}何疑^{トキハ}乎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トキハ}即物而窮^{トキハ}其理也即物窮^{トキハ}理是就^{トキハ}事事物物上^{トキハ}求^{トキハ}其所謂定理^{トキハ}者也是以^{トキハ}吾心^{トキハ}而求^{トキハ}理於事事物物之中^{トキハ}折^{トキハ}心與^{トキハ}理而爲^{トキハ}一矣夫求^{トキハ}理於事事物物者如^{トキハ}求^{トキハ}孝^{トキハ}之理於^{トキハ}其親^{トキハ}之謂也求^{トキハ}孝^{トキハ}之理於^{トキハ}其親^{トキハ}則孝^{トキハ}之理其果^{トキハ}在^{トキハ}於吾心^{トキハ}耶抑果^{トキハ}在^{トキハ}於親^{トキハ}之身^{トキハ}耶假^{トキハ}而果^{トキハ}在^{トキハ}於親^{トキハ}之身^{トキハ}則親沒^{トキハ}之後吾心遂無^{トキハ}孝^{トキハ}之理與見^{トキハ}孺子^{トキハ}之入^{トキハ}井^{トキハ}必有^{トキハ}惻隱^{トキハ}之理是惻隱^{トキハ}之理果^{トキハ}在^{トキハ}於孺子^{トキハ}之身^{トキハ}與抑果^{トキハ}在^{トキハ}於吾心^{トキハ}之良知^{トキハ}與以^{トキハ}是例^{トキハ}之萬事萬物^{トキハ}之理莫^{トキハ}不^{トキハ}皆然^{トキハ}是可^{トキハ}以^{トキハ}知^{トキハ}折^{トキハ}心與^{トキハ}理爲^{トキハ}二之非^{トキハ}矣夫折^{トキハ}心與^{トキハ}理而爲^{トキハ}二此告子義外^{トキハ}之說^{トキハ}孟子所^{トキハ}深闢^{トキハ}也所謂致知格物者致^{トキハ}吾心^{トキハ}之良知^{トキハ}於事事物物^{トキハ}也吾心^{トキハ}之良知^{トキハ}即所謂天理^{トキハ}也致^{トキハ}吾心^{トキハ}之良知^{トキハ}於事事物物^{トキハ}則事事物物^{トキハ}皆其得^{トキハ}理^{トキハ}致^{トキハ}吾心^{トキハ}之良知^{トキハ}者致知也事事物物^{トキハ}皆得^{トキハ}其理^{トキハ}者格物也合^{トキハ}心與^{トキハ}理而一^{トキハ}之者也

問^{トキハ}王陽明^{トキハ}曰居^{トキハ}敬窮^{トキハ}理是兩事^{トキハ}先生如何陽明子曰天地間只有^{トキハ}此一事^{トキハ}安有^{トキハ}兩事^{トキハ}若論^{トキハ}萬殊^{トキハ}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又何止^{トキハ}兩^{トキハ}公且道居^{トキハ}敬是如何曰居^{トキハ}敬是存^{トキハ}養工夫窮理是窮^{トキハ}事物^{トキハ}之理^{トキハ}曰存^{トキハ}養

個^{トキハ}甚^{トキハ}曰是存^{トキハ}養此心^{トキハ}之天理^{トキハ}曰此亦只是窮理矣曰且道如何窮^{トキハ}事物^{トキハ}之理^{トキハ}曰如^{トキハ}事^{トキハ}親便要^{トキハ}窮^{トキハ}孝^{トキハ}之理^{トキハ}事^{トキハ}君便要^{トキハ}窮^{トキハ}忠^{トキハ}之理^{トキハ}曰忠與^{トキハ}孝^{トキハ}之理在^{トキハ}君親身上^{トキハ}在^{トキハ}自己心上^{トキハ}若在^{トキハ}自己心上^{トキハ}只是窮^{トキハ}此心^{トキハ}之理^{トキハ}矣且道如何是敬曰只是主^{トキハ}一^{トキハ}如何是主^{トキハ}一曰如^{トキハ}讀書^{トキハ}便一心在^{トキハ}讀書上^{トキハ}接^{トキハ}事便一心在^{トキハ}接^{トキハ}事上^{トキハ}曰如此則飲^{トキハ}酒便一心在^{トキハ}飲^{トキハ}酒上^{トキハ}好^{トキハ}色便一心在^{トキハ}好^{トキハ}色上^{トキハ}却是逐^{トキハ}物^{トキハ}成^{トキハ}甚^{トキハ}居敬工夫^{トキハ}曰爭請問曰一者天理^{トキハ}主^{トキハ}一^{トキハ}是一心在^{トキハ}天理上^{トキハ}若只知^{トキハ}主^{トキハ}一^{トキハ}不知^{トキハ}一^{トキハ}即是理^{トキハ}有^{トキハ}事時便是逐^{トキハ}物^{トキハ}無^{トキハ}事時便是着^{トキハ}空^{トキハ}惟其有^{トキハ}事無^{トキハ}事^{トキハ}一心皆在^{トキハ}天理上^{トキハ}用^{トキハ}功所^{トキハ}以^{トキハ}居^{トキハ}敬亦即是窮理^{トキハ}就^{トキハ}窮理專^{トキハ}一處^{トキハ}說便謂^{トキハ}之居敬^{トキハ}就^{トキハ}居^{トキハ}敬精密處^{トキハ}說便謂^{トキハ}之窮^{トキハ}理却不^{トキハ}是居^{トキハ}敬了別有^{トキハ}個窮^{トキハ}理窮^{トキハ}理時別有^{トキハ}個心居^{トキハ}敬名雖^{トキハ}不^{トキハ}同工夫只是一事^{トキハ}就^{トキハ}是易言^{トキハ}敬以直^{トキハ}內義以方^{トキハ}外敬即無^{トキハ}事時義^{トキハ}々即是^{トキハ}有^{トキハ}事時敬^{トキハ}兩句合^{トキハ}說一件^{トキハ}如^{トキハ}孔子言^{トキハ}修^{トキハ}己以^{トキハ}敬即不^{トキハ}須^{トキハ}言^{トキハ}義孟子言^{トキハ}集^{トキハ}義即不^{トキハ}須^{トキハ}言^{トキハ}敬會得^{トキハ}時橫說豎說工夫總^{トキハ}是一般^{トキハ}若泥^{トキハ}文逐^{トキハ}句不^{トキハ}識^{トキハ}本領^{トキハ}即支離決裂^{トキハ}工夫都無^{トキハ}下落^{トキハ}問窮理即是盡^{トキハ}性^{トキハ}曰心之本性也性即理也窮^{トキハ}仁^{トキハ}之理^{トキハ}眞要^{トキハ}仁極^{トキハ}仁窮^{トキハ}義之理^{トキハ}眞要^{トキハ}義極^{トキハ}義仁義只是吾性^{トキハ}故窮^{トキハ}理即是盡^{トキハ}性如^{トキハ}孟子說^{トキハ}充^{トキハ}其惻隱之心^{トキハ}至^{トキハ}仁不^{トキハ}可^{トキハ}勝用^{トキハ}這便是盡^{トキハ}性工夫^{トキハ}問知如何是心之本體曰知是理之明處就^{トキハ}其主宰處^{トキハ}說便謂^{トキハ}之心^{トキハ}就^{トキハ}其稟受處^{トキハ}說便謂^{トキハ}之性^{トキハ}孩提之童無^{トキハ}不^{トキハ}知^{トキハ}愛^{トキハ}其親^{トキハ}無^{トキハ}不^{トキハ}知^{トキハ}敬^{トキハ}其兄^{トキハ}只是這個靈能不^{トキハ}爲^{トキハ}私欲^{トキハ}遮隔^{トキハ}上^{トキハ}充拓得盡^{トキハ}便

完々是他本體便與天地合德自聖人以下不能無蔽故須格物以致其知
 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王陽明曰如何講求得許多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個明鏡
 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後世所講却是如此是以與聖
 人之學不同周公制禮作樂以文天下皆聖人所能為堯舜何不盡為之而有待於周公孔子
 刪述六經以詔萬世亦聖人所能為周公何不先為之而有待於孔子是知聖人遇此時方有
 此事只怕鏡不透明不怕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却須先有箇明的工
 夫學者惟患此心之未明不患事變之不能盡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
 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上昏在何能照者也先王之格物如磨鏡而使
 鏡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

問格物於動處用功否王陽明曰格物無間動靜亦物也孟子誠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又曰
 工夫雖煩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即誠意之事意既誠大段心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修身工夫亦各有
 力處修身是已發邊正心是未發邊

蔡希淵問文公大學新本先格致而後意誠工夫似與首章次第相合若如下先生從舊本之說
 即誠意尚在格致之前於此尚未釋然王陽明曰大學工夫只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個誠意々々の

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誠意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為善去惡無非
 誠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蕩蕩都無着落處須用添個敬字方才牽扯
 得向身心上來上然終是沒根源若須用添個敬字緣何孔門倒將一箇最緊要的字落了直待
 千餘年後要人來補出正謂以誠意為主即不須添敬字所以提出個誠意來說正是學問的
 大頭腦處於此不察真所謂毫厘之差千里之謬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誠意大學工夫
 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工夫總是一般今說下這裡補個敬字那裏補箇誠字未畫蛇添
 足

王龍溪曰先師首揭良知之要以覺天下學者靡然宗之此道似乎大明於世然而世之學者
 真能致其良知者有幾其間致疑於良知之感於似是而非者亦且數端或以良知為已發更
 求未發以為歸寂之體或以良知未足以盡天下之變必假知識助發之以為應感之用或
 謂良知本來完具無待於致之而後足或謂世間無有現在良知必用若功致之而後全凡此皆似
 是之疑不可不辨也知之一字入聖之機所謂良知者不學不慮乃天所為正所謂未發也於此
 而更求歸寂之體則將入于查宜矣謂良知為已發者非也盡天下之變不出善惡盡天下善
 惡不出是非良知知是非乃見天則以其虛也目惟虛故能辨黑白耳惟虛故能辨清濁

良知唯虛故能辨是非若謂良知不足以盡變必假助於知識是塗黑白於目以爲視聽清濁於耳以爲聽非惟不足以至耳目之用而聰明反爲所蔽矣謂良知有待於助發者非也良知雖本來完具而蔽於私欲不免有失必用致知之功絕意去欲始能復其本來之體不然愈蔽愈失將不復有存矣謂良知不待致而自足者非也乍見孺子入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乃良知也終始保護以全其乍見之良不使納交要譽惡聲之念挽入其中便是致知之功非有藉於修證也乍見之心先王與今人未嘗不同辟之昭々之天與廣大之天未嘗異也不知致之則不免爲二念所雜若曰現在良知與聖人不同必待用却若功而後能全則是良知有待於修證非本來至虛之體矣謂良知有待於致而後全者非也吾人服膺良知之訓幸相默證以解學者之惑務求不失師門宗旨庶爲善學也已

王龍溪曰一念靈明無內外無寂感吾人只是不昧此一念靈明便是致知隨時隨物不昧此一念靈明便是格物蓋良知原無知而無不知知原無一物方能類萬物之情吾人今日致知大段不得力第一意見爲害最重這意見是良知之賊卜度成悟明體宛然便認以爲實際不知本來靈覺生機封閑愈密不得出頭

又曰問古今事物之變無窮若謂單々只致良知便了當得上聖學實是信不及曰此非一朝一夕之故

不但後世信得此不及及雖在孔門子貢子張諸賢上便已信不及未免外求未免在多聞多見有何干涉孔門明明說破以多學而識爲非以見聞揆識爲知之次一所謂一所謂知之上何所指也此學原無中主有顏子從裏面無處一個出來子貢子張從外面有處做進去無者難尋有者易見故子貢子張一派學術流傳後世而顏子之學遂亡在善學者默而識之齊王見堂下之牛而穀觶凡人見入井之孺子而怵惕行道乞人見噉噉之食而不屑不愛天機神感人力不待而與豈待平時多學而始能充穀觶一念便可王天下充怵惕一念便可平四海充不屑不愛一念義便不可勝用此可窺孔門之真傳矣

又曰聖人之學心學也學覺而已良知所謂覺也心本自覺蔽於欲而始昏時習是時々求覺不使蔽於欲也心之所同然者理義時々不蔽於欲是謂理義之悅心良知與物爲一體所謂仁也痿痺不仁以其不覺也悅爲入樂之機同必朋至則遂其一體之願所樂也此樂無順逆無加損遞世不見是而無悶唯聖者能之學之大全也君子之學惟求諸心顏子所謂德性之知也子貢以多學爲識則不免求之於物矣此古今學術所由以辨也夫質諸先覺考諸古訓是學問中兩件不可少之事所謂助道法門也覺與夢對質先覺考古訓乃其呼之之方覺則求其在我之自醒非下呼者能以其覺與之也而即以呼爲覺何啻千里明道所謂明覺自然即回之絕學晦菴以效先覺

爲學以讀書窮理爲學則賜之遺智也夫根於良則爲自然之知依於識則爲生死之本其機甚微能折其毫厘不爲疑似所惑於師門宗竅者其思過半矣

沉覺齋曰陽明夫子之學以良知爲宗每與門人論學提省四句爲教法無善無惡爲心之體有善有惡爲意之用知善知惡爲良知爲善去惡爲格物學者循此用功各有所得緒山謂此是師門教人定本一毫不可更易王龍溪謂夫子立教隨時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應其機有不不容已心固本無善亦不可得而有無善可名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着於有矣自然流行者動而無動也着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意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謂若是有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龍溪謂學須自證自悟不從人脚跟轉若執定權法爲定本未免滯子言詮亦非善學也嘉靖丁亥秋夫子將有兩廣之行緒山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何以同之蓋相與就正夫子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夫子曰正要二君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等入立教四有之說爲中等以下人立教上等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

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即本體便是功夫易簡直截更無剩欠頓悟之學也中等以下之人未曾得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下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々入悟從有以歸於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世間上等人不易得只下就中等以下人立教通中此一路龍溪所見是接上等人教法緒山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龍溪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增躡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傳心秘藏明道顏子所不敢言者今既已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豈容復秘然此中不可執着若執四無之見不通得衆人之意只好接上等人中等以下無從接受若執四有之見認定有善有惡爲意只好接中等以下人上等人亦無從接受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只好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以上乘兼修中下也緒山資性沉毅龍溪資性明朗故其悟入亦各因其所近若能互相取亦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爲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辨正之論始歸於一因纂爲圖說期與同志者共參上之庶不失其所宗亦一體交修之願也又曰心無體明覺其體明覺無體流行感應其體

又曰致知格物是一齊下手無復先後內外可分觀經文在字可見大學到頭實下手處故曰致知在格物知即是天命之性明覺之體也而物則感應之用也天下無性外之理豈復有性外之物乎物

即事也是天下國家之實事也由良知感應而始有格者正也物得其理之謂正格物是致知日可見之行隨在下致此良知周乎物不過天然之則者也

許敬菴大學述序曰大學中庸二篇皆孔門傳道之書也道統之傳肇自唐虞堯咨舜曰允執厥中一言而盡而舜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唯精惟一允執厥中則學以復性盡人合天之功備於此矣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無有聖凡此理成具然而人心惟危中體易汨故必精而一之乃能允執厥中孔子祖述堯舜開示來學蓋無往而非精一厥中之傳會子得之而為大學子思得之而作中庸其曰止於至善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則執中之說也其曰正心誠意致知格物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則精一之學也言殊而趣一者大學首言明明德親民而要之止於至善既自

明明德於天下而推本於修身又推始於格物此理甚明其後傳釋凡有五節始於誠意而致知格物已包括其中曰好曰惡知由物起意隨知動曰毋曰慎曰慎即格即致即誠完復在於一念而廓清知於物欲此大學之教也篇中言切磋琢磨言瑟僩恂慄言克明峻德言日新又新言緝熙敬止要於本體上不容有二物之蔽聖賢心學相傳的無別法可考而知也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一有所着於物則視不見而聽不聞親愛賤惡畏敬哀矜赦惰一有所辟於情則身不修而家不齊好惡不可以徇己之偏而財貨不可以從己之欲故大學功夫透底是一格物物格而知至如下微

雲霧而觀青天一息風波而存止水上者也誠意者誠此正心者正此以此修身以此齊家以此治國平天下故孔子之語會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而會子之稱孔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々乎不可尚者此之謂也自格物之義不明而孔門之學晦矣謂即物而窮其理者疑於文謂於事事物物格其不正以歸於正者涉於徑謂格知身之為本而家國天下之為末者於文有證於見為虛皆愚之所不能信也蓋宋儒司馬溫公嘗有扞禦外物之說上而程子遺書亦云致知在所以養知莫善於寡欲又云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遷迷而不

知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又云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誠意不動本朝魏恭簡云病莫重於知誘物化藥莫要於格物致知近時天臺司寇徑陽胡子忠溫陵蘇君禹茲主其說則格物之義亦可謂昭然有證矣予近嘗在關中着大學述一編中間猶有騎墻之見頃歲謫居山廬旋

羅先君子大故兀坐沉思恍然覺悟知此心不可着於物澄然無物性體始露乃知聖門格物之訓真為深切而著明一入八閩爰取符中舊編復加刪改就正有道以期共為折衷闡明聖學於天下後世其知我罪我所不敢辭避也

又曰問先儒謂致知是個夢覺關誠意是個人鬼關何以異曰覺便是人夢便是鬼豈有兩關一覺非徒然知覺而已必無自欺乃為真覺所以誠意只在致知一問誠意之後又自有正心一段體認處如何

曰心上功夫無有窮盡愈造愈深然不在誠與正上分別觀誠意章末云德潤身心廣體胖居然可見矣

又曰問危微精一之旨曰人心從血氣緣習而有最易奔放故危殆而不安道心乃天性本然之體不涉思為故微妙而難測危即是人微即是道天人之幾間不容髮故欲其精而一之精者無雜一者無二無雜故無二而中道在我矣曰然則大學所謂格致誠孰為精而孰為一也曰當其用力揔是精的工夫及其得力便是一的境界先儒以格致屬知而為精以誠正屬行而為一者恐非也

又曰問先知後行之說曰知行合一王文成先生論之詳矣學固有二個知有二個行其實不是一事即一念之明覺是知即一念之真篤是行不真篤不可謂之明覺不明覺不可謂之真篤故知行原是合體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究竟只是一個功夫且如明明字即行原無偏屬曰知止而後有定非真止何以語定曰知至而後意誠非實至何以語誠此皆可玩味而得之者蓋知行兩言乃是補偏救弊之法孔門教人多在行邊說而知在其中亦有知仁思學夾持說處未可知詔之知未行行之體非判然兩項事也

又曰問中庸所謂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似直從性體上體認何以同於格物之功與曰戒懼全為

閑邪即是格物但看慎獨一言大學中庸無異聖學舍此則無所致力也

又曰格物即所以致知而誠意猶閑邪即所以存誠克己即所以復禮也先儒唯看得格物稍泛而欲先以敬為主王文成又謂以誠意為主則不須添敬字亦贅矣

又曰程叔子曰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是朱子云或者之墳典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二先生所論在學者誠有之但當心不正時意不誠時且欲講明深索急難應乎惟察之念慮之微一語始為對證之藥程子亦云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吾從其是而已矣

又曰以克己證格物己與物對何得強而同之曰人之生也各有氣質有氣質便有物欲氣質與物欲交病而性為之蔽朱註云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者是也復性之學只在法蔽從氣質上消融則曰克己從物欲上廓清則曰格物其實兩病一痛治法不異舉此可以該彼聖賢教人千言萬語總是個脈路況顏曾之學同一源流者耶曰克己同於格物則既聞命矣其謂博我以文博文之功將何所事與曰此身在天地之間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何莫非博文歸宿全在約禮夫子告顏子以克己之目就在視聽言動上用功視聽言動所包者博矣即博即約豈有二耶曰然則所謂誦詩讀書考索名物者可廢而不講與曰何可廢也孟子不云乎學問

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古人之學要以養身而檢身讀其所當讀之書考其所當考之物無有泛濫疎畧即是學問但虞廷傳心孔門論學俱從根本討究未以誦讀考索為急也

又曰孔門曾子作大學當在下聞一貫之後其所謂三省者與格致誠正之學有同乎否曰不忠不信不習即是致知誠意而心正也不欺之謂忠忘私之謂恕此其理昭合尤為易見曰然則三省與忠恕即謂之一貫可乎曰聖學只在此心一則純二則雜虞廷言惟精惟一伊尹言協於克一一哉王心易言天下之動貞夫一非一不可以制天下之動孔子所謂一以貫之也三省與忠恕皆所以求一的一工夫顧未易致得聖人純一地位耳大學言止於至善中庸言中者天下之大本都是這一之理格致誠正戒慎恐懼即是致一之學曾子思並自聖門親相授受安得別有蹊徑耶

又曰問格物如聲色貨利之類將盡格而去之否曰傳中毋自欺與自慊等語最為明功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使其出於天理之公此心自是安妥無有愧怍一出於人欲之私此心便自不守掩護不暇所謂格者格其物之累吾心而不安者也然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易言懲忿窒欲累心之物格之泝一分則性體呈露一分格到盡時陰濁全消陽明全復方為無惡於志聖人賢人衆人等級但觀理欲分數消長如何學者要須實致其力始泝

又曰問王文成先生致良知之說曰先生當時原有悟處洞徹性靈因拈此三字口訣欲使人人

反求而得其本心一破支離汗漫之習此有功於後學不小但知體在人亦甚圓活大學說三個知

止而致知兩字却頓在下誠意與格物之間便似一毫走作不得單提一箇良知學者依傍靈明知覺遂多淪於空虛疎畧之病所以立言之妙不如聖門然文成語錄原謂格物者致知之寔又謂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真能格去物累以致此良知而一歸之誠意此豈有後來學者流弊耶又問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文成先生此語如何曰大學明言在正於至善中庸要明善孟子道性善似不宜以無善無惡為宗然學者知得止於至善却無一善可名有善可名便非至善為善去惡工夫格致誠正四字但有之格物乃其下手耳誠從自己身心上理會得

分明前賢言語肯綮自見

又曰問格去物欲不幾近于虛寂之談與曰儒者多抱此疑所以局于俗學而不可破易成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係辭傳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曰虛曰寂孔子嘗言之曾子之稱顏子曰若無若虛而弟子之贊孔子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豈有一物足以累其心與聖賢之心惟其湛然虛明濶然寂靜故可以醇酢萬變泛應不窮學者昧於此理而輒以虛寂歸之二氏於是牽拘聞見泊着事物以自楷塞其良心可惜已曰然則二氏與吾儒何異曰大學君子欲明明德於天下中庸究意要下位天地而育萬物中間有少事在頭其本在

心非格物之盡戒慎之極。有不可一耳。若老氏談虛無而遂欲絕仁。棄禮剖斗折衡。釋氏談寂滅而至於離棄人倫。幻妄。天地此何可下。與吾儒名教同。日而語上也。曰得與所謂虛寂者亦有不同。與曰虛而虛之以歸於無寂。而寂之以歸於滅。二氏之過也。吾儒之學虛而未嘗不實。寂而未嘗不感。此其理具在。易差之毫厘。謬以千里。學者當玩思之。

又曰問本來無物禪門以為上乘。吾儒以格物為三下。手得無落。第二義乎。曰聖賢論義理。最為平正。論工夫。最為功寔。本來無物。性固然爾。若非格物。何遽云無。然格之為言。正為其本無而格之也。孔子之聖。自謂下學。而上達以聞義。不能徒不善。不能改。為憂大舜之大。在於舍己從人。何言之易也。只從格致誠正。功夫功寔。做去。向上一關。久之當自見得。

又曰問格物之物。與下物有本末之物。豈二物。與曰聖賢立言。原無拘泥。克己之己。與由己之己。強而同之。便有難通。若看格物。透時。胸中不着一物。而天下之物無不由我。而應雖日。應天下之物。而會無一物。留滯于胸中。即謂兩物字同歸。亦無不可。然朱先生所云窮至事物之理。與王文成所云格其物之不正。以歸於正者。上下物字俱未嘗照應。理會經傳義理。政不須在字面牽合也。

又曰問經文所云知止知至知本同耶。異耶。曰知止重止。以性體完復。而言知至重知。以靈明透

徹而言知本重。本以精神歸一而言。然精神歸一。便自靈明徹透。靈明徹透。便自性體完復。言各有攸。當初無先後深淺。然而大學之功。必以知止為要。

問孔子以仁為教。大學經文不及仁字。傳中為君止仁堯舜帥天下。以仁惟仁者能愛人。惡人皆屬之。君上抑有說乎。曰論仁道之全者。無如下大學與中庸二書。此其理默識。可見天命之性至善之理。人々具足。求則得之。若到止於至善。致其中。而非堯舜文孔子之聖。不足語。此易曰元者善之長。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修道以仁。尤君上之責。顧其理不二。所謂自天子云云。為本者也。問今日之學。當以何者為宗。曰此非予所敢知也。聖賢垂訓。炳若日星。後來儒者各以所得。提宗立旨。大端大本。無有不不同。非所以為學。但學者各有性之所近。受病亦各有淺深。稽古自修。不嫌擇取。鄙人本質。庶幾忠信。第意氣每涉。發揚常思。以古人敬止為法。知止而後有定。一語蓋三十餘年。存省於衷。涵養無力。病根常在。比來看得格物。一着工夫。真功嚴毅。不容躐閃。有物則蔽。無物則明。有物則亂。無物則定。蚤夜之間。絕無物累。則心境常帖。庶幾敬止氣象。語默動靜。不遠天則。纔有絲毫牽動。如雲翳忽起。障我大虛。猶幸猛然省覺。力反而格。之以歸於止焉耳矣。故妄以知止為大學第一義。而格物為下。手功夫。此昔賢所謂對證之藥也。世之學者。根器不同。造詣亦別。惟其悟入無有。不可豈必以一說自號。將率天下而從之耶。諸君慎之。各務真修。毋下騰。

口說一以爲幸問宋以來儒者其於大學之說意見何以紛々與曰義理原是无窮學亦費討論一大學中庸二篇舊雜於戴記之中一傳習者少二程先生始表章之及朱文公先生復爲訓解以詔來其功並大但程先生一更戴記舊本而未先生再更之疑又致知格物原傳亡闕補完一篇其心最苦其旨稍異於是我明王文成非之而取大學古本爲旁註作序言今世學者知古本之爲完書則王先生之力也然王先生揭致良知三字上爲宗旨其雅意一歸重於致知則於大學條貫亦未盡符合此後學所以猶不能無疑近時李孟誠着大學古義而專以修身爲本一語提宗似至直截簡易乃謂止其入察修其功夫身其歸宿善其命脈而本之一言又所下以默化此身操柄此善則又落孟誠之見費言說矣道在天下本無入我亦無古今但得更相發明何妨同異故朱子嘗更程子之說王子復更朱子之說今日吾儕各有著述要之以發明此理豈敢遽以爲是而謂度越前人哉若夫紛々之說其必以俟後聖久可定也

許敬菴

曰人心本來是誠亦本來是明只爲物欲所蔽不明不誠故大學最初下手在於格物周元公易通云無欲則虛靜虛動直靜虛則明々則通動直則公々則溥其斯之謂與

又曰文成古本序云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顛倒經義歸重致知此文成宗止非大學本意也

又曰王龍溪氏云意之所用爲物意到動處便易流於欲故須下在應迹上用寡欲功夫上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是之謂格物非即以物爲欲也龍溪最尊信其師致良知之說而所論格物亦有若此是此可以觀人心之同然矣

又曰羅文恭云致知者至所知也致知何在吾與天下感動交涉通于一體而無有乎間隔則物格知至得所止矣致知而不於格物則不足以開物成務此聖學與二氏一端緒同異所由辨也愚謂與天下通爲一體而無間隔若非格去物累安得及此開物成務其本在於洗心藏密齊戒神明斷非聞見所能湊泊私智所得牽擾且大學從明明明德於天下而週之格物是由寔歸虛拾用歸體從物格而推之天下平是由微及顯執簡馭煩與二氏所論虛無寂滅之教真是毫厘千里不必在格物上便作開物成務見解使學者苦於下手之難也

又曰朱子闢司馬溫公云禦外物而後可以至道則是絕父子而後可以知孝慈離君臣而後可以知仁敬也又云不即物以窮其原而徒惡物之誘己欲一切扞而去之則必閉口枵腹然後可以得飲食之正絕滅種類然後可以全夫婦之別王文成闢朱子則云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則求孝之理於其親則孝之理其果在於吾之心耶抑果在於親之身耶此皆不平心之論溫公何嘗要下絕人倫滅種類而朱子何嘗使求孝於親身儒者論學

不免勝心不自知其言之過當如此也

又曰顧叔時通考載董文靖公槐更定大學本取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四十二字上置聽訟吾猶人也之右以釋致知格物蔡虛齋氏則提下物有本末一條於知止一條之上然當時格物訓解茲從朱先生未有異也近日鄭端簡古言內載大學石經本以物有本末接致知格物之下學者多信石經為古書謂格物之斷即物有本末之物上余觀石經編次殊不可曉二千餘年忽有此本多出好學者之為其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數語正釋格物則王心齊氏嘗言之余聞其說三十餘年矣心齊之言曰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知所先後之知上又曰行有不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反己是格物底工夫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正己而物正者也豈不直截簡易然余所以未之敢信者自明德於天下而推之正心又推之誠意又推之致知又推之格物步步緊功層々細密始為親切有味今乃云格知身之為本而家國天下之為末是重複解個先修其身何必云爾也其云反己是格物底工夫格物二字不可訓作反己若謂反己乃所以格物則又畫蛇添足矣

又曰一是皆以修身為本本只對家國天下而言故曰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鄭端簡古言謂齊治均平格物誠正皆以修為本本者恐非

又曰顧叔時因前輩諸本全訂格物致知之傳首以下物有本末十六字次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至此謂知之至也五十字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三十字謂為大學全書夫信石經所傳與從近儒所見則謂之全書亦宜但聖賢經傳不必以後人布置安排戴本所傳自古以來頭腦亦自明白縱有錯簡只須闕疑諸公紛々各為更定愚謂敢信以為然也

又曰張長卿所論格物案々一千餘言其大意在守先儒之說以格物為窮理以中庸證大學謂誠身心先於明善誠正必先於格致知行相對原是衡提先知後行不容紊亂又疑訓格致為格去物累則以誠正之義遷入致知之下嫌於重複此其言皆有理然道之所在不得不論請就子之說以中庸證之中庸言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是誠身全在於明善非明善是一道理而誠身又一道也其下文接云誠者天道誠之者人道分明誠外無善々外無誠擇而固執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所以為明善即所以為誠身也故自誠明謂之性云云則誠其意者昭然可見矣且看首章言下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言慎獨卒章言內省不疚言不愧屋漏屬之明善耶屬之誠身耶夫一念惺々恐懼修省以求不疚不愧即明而誠所謂自明誠之教也知明善即所以為誠身則知格致即所以為誠正學庸之旨若合符節豈有二乎格致誠正其究不二則長卿所疑以誠正之義遷入致知之下嫌於重複者又可辨而釋矣若夫衡提先

後之論聊復申之中庸言生知學知困知安行利行勉行論語言知及仁守此其說也有知有行何妨衡提心到力從豈無先後但聖門所論知行本色知中有行々中有知實少偏指如曰生而知云云次如曰我非生云云求之者也上將謂生知學知者徒知而未行乎其詔諸子以敏事慎言忠信篤敬克己復禮先難後獲徒義改過之說不一而足又將謂闕知而不言乎必不然矣擇乎中庸而不能三月守之則不可以為智行矣不着習矣不察則不免于百姓之日用而不知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便須知之未嘗復行不然則所云知不善者猶為虛見而無實此聖門所論知行本色不可離而二者固彰明也蓋此理在人欲其反觀明覺而不令有一毫之昏昧命之曰知欲其切躬允迪而不令有一事之虛妄命之曰行真知真行皆從根本處立論故知即可以包行々亦可包以包知自知行分而道始晦矣自聞見之知重而知行分矣其端則起于誤看格物致知之說故今日不得而不辨也夫務窮致物理以大其聞見之知者偏屬於知而未及於行其道博其力煩務格去物累以完吾德性之知者即知而行即明而誠其機近其功密古今學術毫厘之差端在於此耳且天下不少聰明知慧之士亦不難記問辨博之才至有淹貫古今一睨一睨一世者從而叩其正心誠意之功修身齊家之化闕然無當則其所從入者非也於智識以為高而氣質之偏至終身不能變挾藝能以自勝而物欲之蔽雖一絲不能除若然者

其病根可知矣誠觀環宇之人上自王公卿相下迨農工商賈共有斬然不為物累者誰與紛々攘々相爭相逐至於膠結而不可解者夫非物之害與故愚謂格物一言真為對病之藥人々服之其效立見所以大學之道必始於格物也母自欺以求自慊平其忿懼恐懼好樂憂患之情制其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之僻直至下好以天下惡以天下而無一毫有我之私與乎其間則格物之盡也

王陽明曰知止而後有定云云能得其說何也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外以為事々物々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々物々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能靜則日用之間從容閑暇而能安矣能安則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為至善乎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詳審精密之當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處之無不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問至善只是求諸心恐天下事物有不能盡陽明子曰心則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曰此說之蔽久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個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個忠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

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
 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問知止者知至善只在吾心元不在
 外也而後志定明子曰然王陽明曰只說明德而不說新民便似佛老問知至善即吾性吾性具
 吾心吾心乃至善所止之地則不為向時之紛然外求而志定矣定則不擾々々而靜々々而不妄動
 則安々則一心一意只在此處千思萬想務求必得此至善是能慮而得矣如此說是否陽明子曰
 然又問知止陽明子曰此止不由言筌可入不由思索可得須是自心自證知得止時此心已是止
 了此心從無始中來原是止的雖千思百慮只是天機自然萬應萬感原來本體常寂只為吾人自有知
 識以來便入了功利的嗜好的心伎能的心一切意必固我的心自作知見自作懂々々失
 却至善本體始不得止今既信得良知須將此等習心一齊放下不容絲毫牽掛始信得本來
 自性原是如此定慮安靜一齊俱足矣

徐愛問知止而後有定朱子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陽明子曰於事事物物
 々上求至善却是義外也至善者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却事物
 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求是編曰父子有親是由父子而後有親之理也無父子則親不可見矣君臣有義是由君臣而

後有義之理也無君臣則義不可見矣事事物物無不皆然所謂在物為理也今陽明非之
 以為親在而孝親沒而亡是心與理為二也是義外也殊不知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
 中此正所謂處物為義也正孟子所謂集義也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正為其不以吾心求中
 事物之理上故謂之義外今反以告子之義外非朱之窮理是以孟子之集義與告子之義外無異矣
 可乎且陽明自以為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是合心與理為一夫心而無理何以窮格
 事物之理而無理又何以使之各得其理則所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與夫以吾
 心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果何所分別而有一則析心與理為二一則合心與理為一之
 殊耶吾恐析心與理為二者未必析心與理為二而自謂合心與理為一者將未免析事
 與理為二矣且以心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工夫全在求字上所謂格之者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
 於事事物物工夫全在致字上而格字反無骨力矣豈經文之旨乎不特此也其曰致吾心良
 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上矣味其語意分明以上句為格物下句為物格也
 既以上句為格物不當又言致吾心之良知為致知既以下句為物格不當又言事事物物
 々皆得其理為格物上此其言論背馳不待咀嚼而可見而況夫所謂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又出
 於朱子者也朱子註易大傳有曰窮理者謂隨事得其條理也竊朱子窮理之訓以解格物而

又非朱子不當以窮理訓格物上幾於盜憎主人乎殊可恠也已
 又曰以知爲意之體義猶相近以物爲意之用則失之遠矣蓋經文先言物有本末次言致
 知在格物則格物者分明格下其物有本末之物也夫既爲格下其物則有志格物
 之學者固不可不狗末而忘本亦不可不厭末而徑趨其本矣程朱所謂窮至事物之理者雖似泛
 指眼前之物然考其所說則自性情慈孝之理以至草木而無所遺自天理人倫之大
 以至器用而無不察則亦莫非該本末合內外之道也陽明顧譏其務外遺內而倡
 言下物爲意之所用格爲正之義以反之會不知程朱之說本非務外而遺內而自
 己之說實不免是內而非外矣可乎且格之爲字既有至與正二義則不必各執其是
 以相非也要於其當不可易而已爲陽明者乃曰安知大學之格不下以正字爲訓而必
 以正字爲訓而必以正字爲訓而必以正字爲訓而必以正字爲訓而必以正字爲訓
 程朱者獨不可曰安知其不下以正字爲訓而必以正字爲訓而必以正字爲訓而必
 以正字爲訓而必以正字爲訓而必以正字爲訓而必以正字爲訓而必以正字爲訓
 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則夫以正字爲義者亦必曰格正其意所用之物而後其
 說始通也窮至事物之理者既上去窮字下去一窮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之不可
 通則夫格正其意所用之物者上亦去一格字下亦去一物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
 之不可通乎意之所用即意也所以好色惡臭者也即心之所發所以忿懣好樂憂患
 恐懼者也格而正之即所以誠其意也

正其心使自慊而無不在此者也欲誠其意在此致其知而欲致其知又在正其
 意聖人之言豈其顛迷一至於是乎吾是以決陽明之說不可訓也
 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
 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朱子曰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
 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德之
 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朱子曰致知者理在物而推吾之知以知之也知至者理雖在物而吾心之知
 已得其極也又曰問物未格時意亦當誠曰固然豈可說物未格意便不用誠
 但知未至時雖欲誠意其道無由如人夜行雖知路從此去但黑暗行不得所以
 要致知知至則道理明白坦然行之今人知未至者也知道善當好惡當惡然臨
 事不能如此者只是實未會見得若實見得則行處無差又曰問物格知至曰物格時
 方是區處理會到得知至時却已自有箇主宰會去分別取舍初間或只見得表不見
 裏只見得粗不見得精到知至時方知得到能知得到方會意識可者必爲不可者決

不肯爲、到心正、則胸中無些子私蔽、洞然光明正大、截然有主而不亂、此身便備、家便齊、國便治、而天下可平、又曰、知至、謂天下事物之理、知無不到之謂、若知一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細、知高遠而不知幽深、皆非知之至也、須要無所不知、乃爲至耳、又曰、物格知至、是一截事、意誠心正身修、是一截事、家齊國治天下平、又是一截事、自知至、交誠意、又是一箇過接關子、自修身、交齊家、又是一箇過接關子、又曰、知至意誠、是凡聖界分、未過此關、雖有小善、猶是黑中之白、已過此關、雖有小過、亦是白中之黑、又曰、意誠、後推盪得查滓、伶俐、心盡是義理、意是指發處、心是指體言、意是動、心該動靜、身對心言、則心正是內能如此、身修是外、若不各自做一節工夫、不成說我意已誠矣、心將自正、恐懼哀樂引將去、又却邪了、不成說心正矣、身不用管、外面更不顧、而心與迹有異矣、須是無所不用其功、又曰、到正心時節已好了、只是就裏面、又有許多偏、如下水已淘去濁、十分清了、又怕於清裏面、有波浪動盪處、又曰、意未誠時、如三人犯私罪、意既誠而心猶動、如三人犯公罪、亦有間矣、又曰、物格而後知至、至心正而後身修、著而字則是先爲此、而後能爲彼也、蓋即物而極其理矣、而後吾之所知無不、至、吾知無不、至矣、而後見善明、察惡盡、不容有所自欺、而意誠、意無

不誠矣、而後念慮隱微、懍懼充足、而心正、心得其本然之正矣、而後身有所主、而可得而修、

今案、自天子以至庶人、以修身爲本、修身之要、其本心意知物、而其工夫在正誠致格也、心者、身之主也、故欲修其身、在正其心、而誠意致知格物、皆要正心耳、而心不、因意、則不發動、心以別物、不可直指、故欲正心、在誠意也、意之發動、感情應物、而無定時、善惡之機微、更難見、是知有不致、而以邪爲正、執虛爲實、以外易內、其間有毫釐千里之差也、故欲誠意、在致知也、其知本天命之性分、似不向外可求之、而致知之功、於應事接物之際、不究盡、則其知不致也、故曰致知在格物也、格字、訓極至、窮而至其極之謂、章句或問詳悉焉、可熟讀玩味也、經文於八箇之條目、反覆而論、終以修身爲本、其深切著明、聖學之所始終也、始自外到內、自疎至密、次自內到外、自密至疎、表裏精粗、全體大用、無所增損、學者可忽乎、

或曰、心正、則知致、何以致知到正心歟、曰、心者體而知者用也、心何以貴焉、以有知也、人心唯精唯一、而不雜不二也、其所具五常而已、仁義者、我心之觸物而所感之理、禮者其節也、知者使其理當其節也、仁禮義信之間、無以知致之、則其用過不及、而不止至

善、子不_レ至_レ盡_二孝之極_一、臣不_レ至_レ盡_二忠之極_一也、孝與_レ忠者、理之所_レ發、而其所_レ及爲_一者、事也、孝忠之理、能雖_レ感_レ內、其不_レ知_二所_レ爲_レ之節_一、則千差萬殊之事、惑而不_レ明、如何_レ心正_レ乎矣、故心不_レ致_レ知則昧、知不_レ正_レ心則邪也、

或曰、知本我性中之天理、而所_レ感則通、如_二孺子見_レ入_レ井、何以_二外事_一致_レ之乎、曰、是陽明之良知之說也、凡萬物皆備_二於我_一、故內外相感、同氣相求者、天道之自然也、孟子孺子陷_レ井之說、人々有_二斯仁心_一、不_レ能_レ已_レ之證也、知者、涉_レ物不_レ滯不_レ惑之謂也、天理皓明之心、不_レ蔽_レ物、則雖_二能感_レ內、時々蔽_レ物而不_レ發明也、其所_レ蔽、或私欲、或疑惑、或暗_二其事_一、故知於_二事々物々之上_一、不_レ究_二極其理_一、則不_レ致也、

或曰、窮_二至事物之理_一、而其知致、是積累之功不_レ久、則知不_レ至乎、曰、聖門之學、不_レ謂_二頓悟_一、雖_レ如_二顏子_一、猶聞_レ一知_レ十、何一時脫落_レ乎、凡云_二頓悟_一者、理也、理通之人多惑、是豈理之通乎、聖學者、兼_二事理知行_一、故積累之漸、始一旦豁然也、所謂博文約禮_一也、

或曰、明儒陽明曰、格者正也、正_二其不正_一、以歸_二於正_一也、正_二其不正_一者、去_レ惡之謂也、歸_二於正_一者、爲_レ善之謂也、夫是之謂_レ格、此義如何、曰、是陽明揭_レ致_二良知之三字_一、立_レ宗、故近_二其說_一、以_二朱子之說_一、爲_二迂濶_一、大本大用皆謬也、朱子以_レ窮_二至事物之理_一、爲_二格物_一者、知不_レ究理_一

則不_レ至、究_レ理不_レ於_二事物_一、以_二何等_一乎、故事理知行之一、是聖人之學、而格_レ字甚_レ有_レ力、陽明正_二其不正_一、是直良知之作用也、至_二良知之功_一、以_レ何乎、良知不_レ主_レ內以_レ何正_二其不正_一乎、是唯皆說_二本心良知_一、而不_レ涉_二事物_一也、故陽明學流、皆常靜坐默識、而向_二高上_一求_レ理、近_レ暗_二事物之間_一、天下國家之事、豈唯默坐_レ而究乎、是不_レ究_二事理之理_一、其知有_レ不_レ至、而不_レ知_二聖學之大道_一、則格物之意見、差也、又曰、聖人之學者、事理一體也、謂_レ理而不_レ涉_レ事、則其理不_レ足_レ用、當時學者皆事理不_レ一、故支離決裂、而於_二身上_一不_レ修、況家乎、況國天下乎、心意者、理也、知物者、用也、心理、意用、知理、物用、致知唯在_二格物_一、々々在_二學問_一耳、又曰、致_レ知在_レ格_レ物、不_レ入_二先字_一、是致知格物、不_レ兩也、致知格物者、聖學之根基、其意見差、則其學術其糺、豈可_レ忽乎、

自_二天子_一以至_二於庶人_一、壹是皆以_レ修_レ身爲_レ本、朱子曰、壹是_二一切_一也、正心_二以上_一、皆所以_レ修_レ身也、齊家_二以下_一、則舉_レ此而措_レ之耳、

勉齋黃氏曰、天子庶人、貴賤不_レ同、然_レ均_レ之爲_レ人、則不_レ可_レ以_レ不_レ修_レ身、誠意正心、所以_レ修_レ身、治國平天下亦自_二齊家_一而推_レ之、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_レ厚者薄、而其所_レ薄者厚、未_レ之有_レ也、朱子曰、本_二謂_レ身也、接_二上文_一

字、末謂、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今案本末者、物有二本末也、厚薄者、事有終始也、物皆有本末、自天子至庶人、以修身為本也、家國天下者、其末也、事皆有所厚所薄也、所厚薄違則親疎易用而前後悉戾、書如曰、惇叙九族、叙、即是不違前後厚薄也、今朱子舉其要結之尤有味矣

朱子曰、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

又曰、河南程氏兩夫子出、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畧、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不可無、小補云、丘文莊曰、大學在禮記中、程氏兄弟始表章之、朱子又為之章句或問、

朱子又曰、看大學、且逐章理會、先將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須逐一令記得、反覆尋究、待一念得浹洽、既逐段曉得、却統看溫尋過、又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章句、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章句便了、久之亦只看正經便了、又久

之、自有第一部大學在我胸中、又曰、大學之書、譬如人起屋、是畫一箇大地盤在這裏、會得這箇了、他日若有材料、却依此起將去、丘文莊曰、朱子謂某一生看得這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溫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先須通此、方可讀他書、又謂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的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的不出、愚按、朱子有功于聖門、非止一端、然其最大者、在書本在禮記中、程子始表章之、然猶未大明於世也、朱子章句或問一出、天下家傳而人誦之、皆知聖門有全體大用之學、為學者、不能外此以求聖賢之道、為治者不能外此以成帝王之功、治而外此則為伯道、用非其用、無體故也、學而外此則為異端、體非其體、無用故也、朱子謂、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擇焉而精、其在章句、語焉而詳、其在或問乎、所謂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其朱子自道歟

王陽明古本大學序曰、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修身着其用也、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下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

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
 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物格者謂
 之支不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
 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
 而復舊本傍爲之什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
 心悟致知焉盡矣

申甫曰大學自誠意以下皆以所謂提綱八條目該有八箇提綱而只有六個者誠意章連格致俱
 在其中也朱子以康誥曰克明德至自明也爲釋明德盤銘至用極爲釋新民邦畿至沒世
 不忘有道盛德至善句爲釋至善聽訟節有此謂知本句爲釋本末是皆然矣然篇內無
 所謂在明德等云云提綱豈明德親民止至善本末及格致六個提綱俱缺耶不然何以斷其爲釋
 明德等云云也許敬菴以下古本所謂誠其意者句上提起直至聽訟此謂知本然後有所謂修身在
 正其心者句上提起而斷以自誠意起至此謂知本爲一章甚有理蓋誠意工夫在格致而如惡
 々臭如好々色慎獨切磋琢磨正格致實下手處至此盡矣意誠則明德親民止至善在其中矣
 故言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而引烈文之詩又引康誥太甲堯典自新新民新命敬止渾融連片說去而

歸重於明明德蓋大學雖有明德親民作對有八條目事件上而摠之一個明々德故首章以修
 身爲本結句而此章復以使民無訟爲本而歸重於明明德而結之曰此謂知本以此也朱
 子見烈文以下不是誠意正詮解遂以爲別傳錯入在此而分析之若湛甘泉又以自誠意
 起至知本俱爲誠意工夫而別截古本自天子以至庶人至謂知之至也爲申
 格致之義亦未妥帖而王陽明古本大學序曰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單標此宗旨亦泥於
 所謂誠其意者至此謂知本爲一章則當以誠意立宗而段々俱不放下個誠意此亦
 陽明有些粘帶處不若超然脫化無迹不逐々分解而大意自在也故愚深以許敬菴說
 爲是所謂修身至在其心爲一章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至不可以齊其家爲一章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至在齊其家爲一章所謂平天下至以義爲利也爲
 一章

修
教
要
錄
卷之四

修教要錄卷之四

學問二前編二

通學

周易乾九二、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程子曰、學聚、問辯、進德也、寬居、仁行、修業也、真西山曰、乾、天德也、聖人之事也、猶必學以成之、學之不可已者如是、九二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九三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皆學之事也、丘文莊曰、大人之所以為大人者、以其德業之盛也、學者未至于大人之地、欲希之者、當何如、亦惟進德修業而已矣、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則德之進者日以崇、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則業之修者日以廣、夫然則九二大人之地、亦可以企而及之矣、然則用功之要何先、曰誠而已、忠信、誠也、修辭立其誠、誠即忠信也、誠乎誠乎、其進德修業之本乎、大畜之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程子曰、天為至大、而在

山之中、所蓄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蘊蓄、人之蘊蓄、由學而大、在下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蓄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魏了翁曰、天在山中、譬則心之體也、聞一言焉、見一行焉、審問而謹思、明辨而篤行、即所以畜其心之德、蓋畜故乃所以養新、而新非自外至也、昭々之多、止于所不見、是以愈畜而愈大、丘文莊曰、程氏言、人之蘊蓄由學而大、此蓋就卦象言之、以德言也、若以學言之、則人之爲學、亦必由蘊蓄而後大焉、爲學者、苟顯々于一藝一能、則其學局而小矣、故于凡天地之大、古今之變、事物之理、聖賢言行之懿、無一而不蘊蓄于心、然後其學大焉、朱子曰、學者必自知識入、易曰多識、大學曰致知、此爲學之先務也、

商書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蔡沈曰、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載下修身治天下之道、二典三謨之類是也、學古訓、深識義理、然後有得、

又曰、惟學遜也、志務專、力時敏、無時而厭、厥修乃來、蔡沈曰、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于學、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己、則其所修如泉始達、源々乎其來矣、

又曰、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蔡沈曰、敦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蓋道積厥躬者、體之立、教學于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而後聖學可全也、始之自學學也、

終之教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丘文莊曰、學之一言、前此未有言者、而傳說首以告高宗、說之言雖以告當時之君、然萬世之下、學者之所爲學、與其所爲教、上下可通用也、真氏既以全章載之帝王爲學之條、今摘此數語、以示後世之敦學者云、

論語、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下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學而不知、不亦慚乎、朱子曰、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學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慚、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慚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王逢曰、學習、兼大學小學而言、明善而復初、是大學明明德之事、朋來而以善及人、是新民之事、不知不慚而成君子、是止至善之事也、莊曰、天下之理二、善與惡而已矣、所貴乎學者、以其能明其善、以復其本然之初、以爲君子、而不流于惡、以爲小人、孔子教人、拳拳以君子小人並言、而屢道之、門人記其言、以爲論語開卷、即以君子託其始、至其末也、又以君子結其終焉、以見聖人之教、無非欲下人、明其善、以去

其惡、存乎公、以絕乎私、篤乎義、而不喻于利、以為君子、所以然者、欲其復其本然之善、成中其固有之德也、使下斯世之人、人人有君子之行、而不流于小人之歸、則天下成比屋可封之俗矣、

子曰、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以弗畔矣夫、顏淵曰、夫子循々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子思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丘文莊曰、孔門之教知行二者而已、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孔門之教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顏子受孔子之教、以為學也、子思所謂博學而繼之以問思辨、而篤于行、孟子謂博學詳說、而反之以約、皆是理也、三千之徒、莫不聞其師說、而顏子獨以為己有、而謂之博、我約我、則似孔子專為顏子設此教也、嗚呼、此孔子所以善誘、而顏子所以好學也歟、曾子之作大學、格物致知、而後誠意正心、子思得于曾子、孟子得于子思、一知行之外、無餘法焉、周程張朱之學、皆不外此、而陸九淵者、乃注心于茫昧、而外此以為學、是果聖人之學哉、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尹氏曰、德必修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程子曰、為己、欲得之于己也、為人、欲見之于人、也、朱子曰、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于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于所從矣、又曰、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為己事之所當、然而為之、則雖甲兵錢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為己也、以其可以求知于世而為之、則雖割股廬墓、幣車贏馬、亦為己耳、
子夏曰、百工居肆、謂官府造作之處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之、極也其道、朱子曰、工不居肆、則遷于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于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于學、可不不知所務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丘文莊曰、百工居肆、方能成其事、君子學、方可以致其道、然今之士子、羣然居學校中、博奕飲酒、議論州縣長短、官政得失、其稍循理者、亦惟飽食安閑、以度歲月、畢竟成何事哉、惟積日待時、以需次出身耳、其有向學者、亦多不務正學、而學為異端小術、中有三人焉、學正學矣、而又多一暴十寒、半途而廢、而功虧一簣者、亦或有之、學之不以道而不能致其極、皆所謂自暴自棄之徒也、此最今日士子之病、宜痛禁之、
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

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功一也、朱子曰、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子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
 同者、故聞道有三蚤莫、行道有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大臨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治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朱子曰、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呂大臨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耻非勇、然足以起懦、丘文莊曰、理之在人、人人所同由者道也、人人之所同得者德也、人人所同存者誠也、得天下古今人所同由者于己上德也、存天下古今所同得者于心上誠也、非知之則無所見、非行之則無所得、學者未至于生知安行之域、此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之

功、所以不可無也、教者因其資質之近、而導以入之、使各至其至焉、則天下無棄才矣、

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朱子曰、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未至于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而後可以誠身、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或曰、學問思辨、亦有順序乎、朱子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覆之、以發其端而可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之明、則斷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之于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為空言矣、饒魯曰、學必博、然後有以聚天下之見聞、而周知事物之理、問必審、然後有以祛其學問之所疑而自得于心上、辨必明、然後有以別其公私義利是非真妄于毫釐疑似之間、則不至于差繆、擇善至、此可謂精矣、如是而加以篤行、則日用之間、由念慮之微、以達于事為之著、必能去利而就義、取是而舍非、不使三人欲之私、得以奪乎天理之正、而凡學問思辨之所不得者、皆有三以踐其實

矣、所執如_レ此、其固爲_レ何如_一、許謙曰、博學是總說、聖賢每教_レ人博學、夫子謂博學_レ于文、顏子謂博_レ我以_レ文、孟子謂博學而詳說之、蓋爲_レ學規模不_レ廣、淺見諛聞、安能知_レ道問思以下_一、是逐_レ一事一節_レ理會、問_レ須_レ是詳審、使_レ答者_レ辭盡意暢、如_レ樊遲問_レ仁知_レ、既聞_レ于師、又質_レ于友、必達_レ其意而後止、既問而得_レ之、又思_レ之使_レ自得_レ于心、思則必慎、思_レ之不及非_レ慎也、思_レ之過非_レ慎也、思_レ之泛、非_レ慎也、思_レ之鑿非_レ慎也、思_レ既得_レ之、又加_レ辨析、使_レ明徹、無_レ纖毫疑滯、然後措_レ之行事而篤_レ焉、丘文莊曰、誠_レ之道、在乎擇_レ善固執、所以擇_レ善而固執_レ之者、則在乎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_レ焉、章句謂此五者、誠_レ之目_レ也、程子曰、五者廢_レ其一、非_レ學也、學者烏可_レ不_レ循序而兼_レ致其功_レ也、有_レ弗_レ學、々々之弗_レ能_レ弗_レ措_レ也、有_レ弗_レ問、々々之弗_レ知_レ弗_レ措也、有_レ弗_レ思、々々之弗_レ得_レ弗_レ措也、有_レ弗_レ辨、々々之弗_レ明_レ弗_レ措也、有_レ弗_レ行、行_レ之弗_レ篤_レ弗_レ措也、人_レ一_レ能_レ之、已_レ百_レ之、人_レ十_レ能_レ之、已_レ千_レ之、果能_レ此道_レ矣、雖_レ愚必明、雖_レ柔必強、朱子曰、君子之學、不_レ爲_レ則已、爲_レ則必要_レ其成、故常百_レ倍其功_レ、又曰、明者擇_レ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按朱子又所謂_レ子思之意、蓋曰、人有_レ弗_レ學者_レ學之、有_レ弗_レ問者_レ問之、學之問之、弗_レ得_レ弗_レ措、則爲_レ必要_レ其成、朱子以_レ學卒爲_レ句、且曰弗_レ爲_レ則已、則人有_レ弗_レ學弗_レ問者_レ矣、與_レ下文人一_レ已百等語、文不_レ相貫、其說亦有_レ理、呂大臨曰、君子所以_レ學者、爲_レ能_レ變化_レ氣質而已、德勝_レ氣質、則愚者可_レ進_レ于明、柔者可_レ進_レ于強、不_レ能_レ勝_レ之、則雖_レ有志_レ于學、亦愚不_レ能_レ明、柔不_レ能_レ立而已矣、蓋均_レ善而無_レ惡者、

性也、人所_レ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_レ齊者才也、人所_レ異也、誠_レ之者、所_レ以_レ反_レ其同而變_レ其異也、夫以_レ不_レ美之質、求_レ變_レ而美、非_レ百_レ倍_レ其功_レ、不_レ足以_レ致_レ之、今以_レ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_レ其不_レ美之質、及_レ不_レ能_レ變、則曰天質不_レ美、非_レ學所_レ能_レ變、是果_レ于自棄、其爲_レ不_レ仁_レ甚矣、丘文莊曰、爲_レ學最是變_レ化_レ氣質爲_レ難、爲_レ學而能_レ變_レ己之氣質、則其學成矣、施教而能_レ變_レ人之氣質、則其教成矣、

故君子尊_レ德性、而道_レ問學、致_レ廣大_レ而盡_レ精微、極_レ高明_レ而道_レ中庸、溫_レ故而知_レ新、敦厚_レ以崇_レ禮、朱子曰、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_レ受_レ于天_レ之正理、道由_レ也、溫、猶_レ燖溫之溫、謂故學_レ之矣、復時習_レ之也、敦加_レ厚也、尊_レ德性、所以存_レ心而極_レ乎道體之大_レ也、道_レ問學、所以致_レ知而盡_レ乎道體之細_レ也、二者修_レ德凝_レ道之大端也、不_レ以一_レ毫私意_レ自蔽、不_レ以一_レ毫私欲_レ自累、涵_レ泳乎其所_レ已知、敦_レ篤乎其所_レ已能、此皆存_レ心之屬也、析理_レ則不_レ使_レ有_レ毫釐之差、處_レ事則不_レ使_レ有_レ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_レ其所_レ未知、節文則日謹_レ其所_レ未_レ謹、此皆致_レ知之屬也、蓋非_レ有_レ心、無_レ以致_レ知、而存_レ心者、又不可_レ以_レ不_レ致_レ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_レ示_レ入_レ德之方、莫_レ詳_レ于此、學者宜_レ盡_レ心焉、丘文莊曰、尊_レ德性、道_レ問學、二者、儒者爲_レ學之大端也、二者、不可_レ偏廢、致_レ廣大、極_レ高明、溫_レ故敦厚、四者、尊_レ德性_レ之目也、盡_レ精微、道_レ

中庸、知新崇禮、四者、道問學之目也、朱子謂、其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指示入德之方、莫詳于此、蓋二者可相有、而不能相無、偏其一、則非聖人之道、儒者之學矣、彼陸九淵者、乃欲下專以其一為學、烏有是理哉、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朱子曰、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張拭曰、中者以德言、才者以質言、惟有德者、為能涵養性情、而無過不及之患、故謂之中、而其倚於一偏者、不能自正者、則謂之不中、天資美茂、如忠厚剛毅明敏之類、皆謂之才、而其資稟之不美、以陷于刻薄柔懦愚暗之流、則謂之不才、父兄之於子弟、見其不中不才也、則當思所以教之、教之之道、莫如養之、養云者、如天地涵養萬物、其雨露之所霑、風雷之所振、和氣之薰陶、寧有間斷乎哉、故物以生遂焉、父兄養子弟之道、亦當如是也、寬裕以容之、義理以漸之、忠信以成之、開其明以祛其惑、引之以其方、而使自喻、夫豈歲月之功哉、彼雖不中不才、涵養之久、豈無有萌焉、如其有萌養道益、可施矣、丘文莊曰、孟子此章言父兄之於子弟、必當有以教養之、

然國家之于臣下、師儒之於子弟、亦莫不然而、苟不能養之、而棄絕之、則其間之相去、其與父兄之於不中不才子弟、何異哉、荀子曰、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上也、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々耳之間財、四寸耳、丘文莊曰、伊川曰、學未至而其言至者、循其言亦可入道、荀子曰、真積力久、乃入、苟卿元不知此、愚竊謂、此所謂賢人而言聖人之道也、

楊子曰、務學不如務求師、々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一閱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閱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況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司馬光曰、南方之俗、以雕題為美、羌戎之俗、以焚尸為榮、安于所習、不知其非、習小道者、亦類於此、人苟盡心於聖人之道、則衆說之不足學易知矣、

又曰、學者所以求為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者一也、丘文莊曰、理有善

有惡、人有君子、有小人、爲人而求爲君子、而不爲小人、非學不能也、學也所以明善而去惡也、善明而惡去、則不爲小人而爲君子矣、
 韓愈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學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
 々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是故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耻學于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

濂溪周子曰、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彊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聞者求于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朱子曰、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爲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爲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中也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爲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己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下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

德、而無彊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爲嚴毅、或爲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大過不及之偏矣、師者、所下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此所以爲天下善也、

又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令名、朱子曰、三者隨其用之淺深、以爲所至之近遠、不夫令名、以三其有爲之實也、胡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下廣聞見、工文辭、矜智能、慕空寂爲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又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々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程伊川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來相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函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而其所爲、動多子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無所缺、乃無用之贅言也、而止于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于道必矣、朱子曰、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

于_一中_レ則必有_二是文于_一外_レ如_三天有_二是氣_一則必有_二日月星辰之光耀_一地有_二是形_一則必有_二山川艸木之行_一聖賢之心_レ既有_二是精明純粹之實_一以_レ磅_三三塞乎其內_一則其著_二見于外_一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_レ光輝發越_レ而不_レ可_レ掩_レ蓋_レ不必託_二於言語_一著_二於簡冊_一而後謂_二中之文_一也_レ但_レ是一身接_二于萬事_一凡其語默_レ人所_レ可_レ得_レ而見_レ者無_二適_一而非_レ文也_レ姑舉_二其最_一而言_レ則易之卦畫_レ書之記言_レ詩之詠歌_レ春秋之述事_レ與_二夫禮之威儀_一樂之節奏_レ皆已列_レ為_二六經_一而垂_二萬世_一其文之盛_レ後世固莫_レ能及_レ然其所_レ以盛_レ而不_レ可_レ及者豈無_レ所_レ自來_一而世亦莫_レ之識_レ已_レ

程伊川曰_レ學以至_二聖人之道_一也_レ聖人可_レ學而至_二歟_一曰_レ然_レ學之道如何_レ曰_レ天地儲_レ精_レ得_二五行之秀_一者_レ為_レ人_レ

聖人生_レ知學者學而知_レ之及_二其知之則一也_一聖人安行學者勉而行_レ之及_二其成功則一也_一人物萬殊莫_レ非_二二氣五行之所_レ為也_一然_レ人則得_二其精_一且秀者_レ是以能通_二于道_一而為_レ聖_レ賢_レ其本也真_レ而靜_レ其未發也五性具_レ焉曰_レ仁義禮智信

真者無極之真也靜者人生而靜_レ天之性也曰_レ真_レ而靜_レ者謂_二其天理渾全寂然_一不_レ動而所_レ具之性其自有_二是五者_一既曰_レ本又曰_レ未發_一蓋本者指_二其稟受之初_一未發者指_二其未與_レ物接_一之前也形既生_レ矣外物觸_二其形_一而動_レ其中_一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_レ喜怒哀樂愛惡欲

此言_二形生之後應_レ事接_レ物之時_一物感_二于外_一情動_二于中_一其自有_二是七者_一然_レ喜近_二於樂_一怒近_二於惡_一愛近_二於欲_一其所_レ以分_レ者蓋喜在_レ心樂發散在_レ外怒則有_レ所_レ激其氣憤惡則有_レ所_レ憎其意深愛則近_二於公_一欲則近_二於私_一愛施_二於人_一而欲本_二乎己_一也

憤既熾_レ而益_レ蕩_レ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_二其情_一也使_レ合_二於中_一正_二其心_一養_二其性_一愚者則不_レ知_レ制_レ之縱_二其情_一而至_二於邪僻_一格_二其性_一而亡_レ之

性動則為_レ情然_レ情炎_二于中_一末流益_レ蕩則反_レ戕_二其性_一矣惟夫明覺之士以_レ禮制_レ情使_レ不_レ失_二乎中_一故能正_二其心_一而不_レ流_二於邪僻_一養_二其性_一而不_レ至_二於格亡_一愚者反_レ是格猶_二桎梏_一謂_二拘繫_一而暴_二殄_一之_レ言人之所_レ以貴_二於學_一也

然_レ學之道必先明_二諸心_一知_レ所_レ養然_レ後力行以求_レ至_レ所謂自_レ明_レ而誠_レ也

養一作_レ往朱子曰_レ明_二諸心_一知_レ所_レ往窮理之事力行求_レ至踐履之事也或曰_レ知_レ所_レ養應_二上文養_一其性_二涵養之功與_二知行_一並進_レ

誠_レ之道在乎信_レ道篤_レ信_レ道篤_レ則行_レ之果行_レ之果_レ則守_レ之固仁義忠信不_レ離_二乎心_一造次_レ必於_レ是顛沛_レ必於_レ是出處語默必於_レ是久而弗_レ失則居_レ之安動容周旋中_レ禮而邪僻之心無_二自生_一矣

此因_二上文_一言_二下所_レ以誠_レ之道也_一信_レ道篤_レ則不_レ惑行_レ之果_レ則不_レ止守_レ之固_レ則不_レ變朱子曰

造次急遽苟且之時 顛沛傾覆流離之際也

以上兩章論爲學之道 詳盡其大綱有三焉 明諸心知所往者智之事也 力行以求至者仁之事也 信道篤以下勇之事也 然勇之中亦備此三者 故信之篤者知之勇也 行之果者仁之勇也 守之固者勇之勇也 仁義忠信不離乎心者 信之篤也 造次顛沛出處語默必於是者 行之果也 久而弗失守之固也 動容周旋中禮邪僻之心不生則幾於化矣

故顏子所事 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禮者天理之節文 非禮者私欲之害 乎天理者也 勿者禁止之辭 凡視聽言動克去己私則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 此孔子教顏子爲仁之目而顏子之所請事者也

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又曰不遷怒不貳過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此其好之篤學之道也

中庸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拳拳奉持之貌 服猶佩也 膺也 凡得一善言善行則奉持佩服於心 曾不致忘也 又語曰不遷怒不貳過 怒各止其所不遷也 才過即改已改不再貳也 又易緊辭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有不善而必知之是察己之明也 知之而不復行是克己之誠也 皆孔子所以稱顏子好學之

道也

然聖人則不而思而得 不勉而中 顏子則必思而後得 必勉而後中 其與聖人一相去一息所未至者 守之也非化之也 以其好學之心 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

聖人生知故不思而得 安行故不勉而中 顏子猶必擇善而固執之 然其博文約禮工力俱到 其未至於聖人者 特一息之間耳 使非短命而死 則不淹時日所守者化而與聖人一矣

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 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下有至於道者 則今之學與顏子取好異矣

伊川答朱長文書曰 聖賢之言不待已也 蓋有是言則是理明 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 如彼未相陶冶之器 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 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 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 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 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 然有之無所補 無之靡所闕 乃無用之贅言也 不止贅而已 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 反害於道 必矣 來書所謂欲使後人見其不志乎善 此乃世人之私心也 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 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 非謂疾無名也 名者可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也

又乾九三文言傳曰 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 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

朱子曰內積忠信是實心擇言篤志是實事又曰忠信者如惡之臭如好之好色表裏無一毫之
實擇言謂修辭篤志謂立誠立誠即上文忠信又曰內有忠信方能修辭德以心言業者德之事
德要日新又新故曰進業要存而不失故曰居進如日知其所亡居如月無忘其所進
德修業只是一事

知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一條理者智之事也知終終
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一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
終即至善之盡處也既知所終則力行而終之所重在行故曰可與存義蓋義者當然之則存者守而
勿失也力行以成其終斯能立乎事之則義矣聖者行之至盡也始一條理之說詳見孟子
太畜卦象傳曰人之蘊蓄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
而得之以蓄成其德

心志趨向

程明道曰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
事

朱子曰學者志識固不可不下以遠大自期然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畧於細則無
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踴躍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 張南軒曰學者當以聖人為中準的上

然貪高慕遠躡等以進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

鄭穀曰嘗見顯道先生云某從洛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明道先生見之曰是玩物喪志
蓋言下心中不宜容絲髮事胡安國云謝先生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篇
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及看明道讀
史又却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

人程子門人也人心虛明所以具萬理而應萬事有所繫滯則本志未免昏塞所費
乎讀書將以存心而明理也苟徒務記誦為博則書也者亦外物而已故曰玩物喪志

朱子曰上蔡記誦明道看史此正為己為人之分

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貴志
程伊川曰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上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下不能居仁由
義者上差等不同其自小也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
有下求為聖人之志上然後可與共學之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之而化
之則可與權

說見論語。學者所下以學。爲聖人。也有志。希聖。然後可與共學。々々。原於思。善於致。思然後能通。乎道。思而有實得。然後可與立。而物欲異端。不能奪之。既立矣。又能通變。而不滯。斯可與權。蓋權者。隨時制宜。唯變所適。又非執一者。所能與也。

科舉奪志。做官奪人志。

仕而志於富貴者。固不必言。或馳騫乎是非予奪之境。而此志動。於喜怒哀惡之私。或經營於建功立業之間。而此志陷於計度區畫之巧。德未成而從政者。未有不奪其志。學者所當深省也。

程明道曰。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所造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

朱子曰。收其放心。然後自能尋向上去。亦此意也。

張橫渠曰。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

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

朱子曰。寬而栗。柔而立。剛而無虛。簡而無傲。便是教人變化氣質。

程明道曰。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自得

學而有得。則暗者忽。而明疑者忽。而信欣然。有契于心。蓋有所不能形容者。上安排布置。即

是着意強爲。非真自得也。

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畧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

學者於仁。或日或月。而至焉。方其至之時。其視夫三月不違者。所造所見。亦無以異。但其意味氣象。

則淺深厚薄。迥然不同。

程伊川曰。須心潛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

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上。如此。只是講論文字。

潛玩聖賢意象。庶養之厚。而得之深。若徒考論文義。則未矣。

程明道曰。懈怠一生。便是自棄自暴。

不學便老而衰。學問則義理爲主。故閱理久而益以精明。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人安重。則學堅固。

張橫渠曰。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

忘之。則終身之只是俗事。

人有下妨。廢學問之功。者。上然心不忘。乎學。則日用無非。道故曰。即是實行。心苟忘乎學。則日用而不

知。故曰。只是俗事。實行與俗事。非二事。特以所存者不同耳。

學見

既學而先有下以功業爲意者上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端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劉希不傷手也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

變者非常行之道蓋權宜之事也自非見理明制義精者不足以與此苟學未至而輕於語變

則知其學術之源已不正終必流於邪譎

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

行已無隱則是非善惡有所取正庶可增益其未知所未能苟固爲蔽覆恐人之知是則非不求益者

有下人不肯言其道義所得所至不得見

底上又非下於吾言無所不說人不肯言所得所至使人不可得而見者安自足也又非顯子於聖言無所不悅者之比

伊川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下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朱子曰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說見中庸不博則無以備事物之理既博矣則不能無疑々則不容不問々或踈畧而不審則無以決疑而取正問審矣又必反之心志以驗其實思之而不謹則泛濫而不切或穿鑿而過深則亦不足以揆所聞之當否思之謹矣至於應酬事物之際而辨其是非疑似之間者必極其明而不容有毫釐之差焉然知之明行之不力則其所已知者猶或奪於物慾之私而陷於自欺之域矣故以力行終之此五者雖有其次第實相須而進不容缺其一焉

張橫渠曰今且只將下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否德性有所懈否

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

尊者崇尚敬持之意道由也由學問而惟恐背違崇德性而惟恐懈怠日以自省積之歲月則內外兼進矣尊德性則是約禮上達之事道問學則是博文下學之事

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學者日省其身所以增益其不知者何如所讀以改治不善者何如以是存心則德日新矣

讀書求義理編書須下理會有所歸着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讀書者必究其義理不徒事

章句訓詁之末勿使有俄頃閑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

說見論語言人虛驕耻於下問內則欺己外則欺人終不知而已

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

說見孟子故所以然也酬應也心通乎道則能盡夫事理之所以然故應變而不窮不通乎道而徒事乎記問則見聞有限而事變無涯卒然臨之以所未嘗知則窮矣

橫渠謂范異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異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朱子曰橫渠設此語正要學者將此題目時々自省積久貫熟而自得之耳又曰人於義理須如所謂脫然大寐之得醒方始是信得處

遜此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

明道曰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學於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說見孟子履難處困則歷變多而慮患深察理密而制事審朱子曰曾親歷過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

張橫渠曰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智者常存乎疾疾以此

係辭曰困德之辨也辨明也人處患難之時則操心危懼而無驕侈之蔽故其見理也明置身窮厄而有反本之思故其從善也敏德慧謂德之慧術智謂術之智疾疾災患也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明論學而不明理則徒事乎詞章記誦之末未為知學也論治而不識其體則徒講乎制度文為之末未為知治也

明道曰人之為學必先立標準若循々不已自有至矣

標幟準的蓋期望之地為學而先立標準則必有高躡等之患故莫若循序而進孳々不已自有至矣

程伊川曰古之學者為己欲得之於己也今之學者為人欲見得於人也

說見論語為己者如食之求飽衣之求溫飽在己非為人也為人者但求在外之美觀非關在實我之實用故學而為己則所得者皆實得學而為人則雖或為善亦非誠心況乎志存務外自

循序

古今

為欺誑善日消而惡日長矣朱子曰為學且須分內外義利便生死路頭

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物其終至於喪己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

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浪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

杜預字元凱作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序語

今之學者往々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在

言偃字子游卜商字子夏二子在孔門固非顏曾比然其所言所事皆明辨而力行之無非實也今之學者徒好高而無實得則亦何所至哉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日文章之學二日訓詁之學三日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

釋教言為訓釋古言為詁爾雅有釋訓釋詁是也儒者之學所以求道文章訓詁皆其末流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今為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謂之及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朱子曰為學須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什麼精神什麼骨肋

切己

明道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

鞭辟近裏著己者切己之謂也切問近思而不泛遠則心德存矣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

言必忠信而無一辭之欺誑行必篤敬而無一事之慢弛則以是而行於遠方異類猶可下以誠

實一感通上苟不信不敬則雖近而州里之間其可得而行乎然非可下以暫焉而強為之也要必真積力久隨其所寓常若有見乎忠信篤敬之道而不可須臾離者如此一誠實

自然信順無二往而不

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朱子曰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消未盡者人與天地本同體只緣查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查滓便與天地同體質美者明德盡是見得透徹如下顏子克己復禮天理人欲截然兩段更無查滓其次既未到此則須莊敬持養以消去其查滓如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常如此持養到久亦自明徹矣

人之蘊蓄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蓄

成其德川伊

考三聖賢之行可以觀三其用察聖賢之言可以求三其心有見於此則蓄德日大蓋非徒多聞之為貴

內外名實

伊川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是偽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與為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志於求名則非務實有為而為即是利心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君子之學當日進而不已一或自止則智日昏而行日虧矣唯聖人理造乎極行底乎成則無所進退或曰聖人純亦不已固未嘗不日新也曰論其心固無時而自已一念之或已則是

間斷也何以為聖人論其進退之地則至於神聖而極不容有所加損也

橫渠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說見易繫辭

研精義理妙以入神知之功也然事理素定於內則施於外者無不順於致用以安其身之功也然所用既順於外則養於內者益以厚此明內外之交養而知行之相資也

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至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神者妙萬物而無方化者着萬物而有迹窮神知化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則知行交養德盛所致非思之所能得勉之所能至者故君子惟盡力於精義以致其用利用以崇其德自崇德之外則有所不容致其力者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繫辭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經文

伊川謂二方道輔一曰聖人之道坦如太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積還珠之蔽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

方元宋字道輔經所以載道猶積所以藏珠治經而遺乎道猶買積而還其珠說見韓子觀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

勉而不能自止矣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

人所以下參天地而並立者惟此心爲之主耳苟志有所局又安能與天地參哉故玩習外物則正志喪失專意爲文亦玩物也

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

呂大臨字與叔張程門人也杜元凱嘗自謂有左氏癖所著訓解凡十體萬言司馬相如作子虛上林等賦徒街文詞務以悅人故曰類俳優倡戲也齋肅純一之意也

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據發曾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

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兼筆學爲詞章也且如下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中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橫渠曰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

上三下坎爲習坎卦當重險而象辭曰維心亨人之博學窮理始多齟齬積習既久自然心通

伊川曰未知道者如醉人一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耻人之未知道者自視以爲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爲則駭且懼矣

道學理學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要如此乃安

朱子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

人不肯若此只爲不見實理之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

朱子曰實理與實見不同恐記錄漏字愚謂本以人心見處而言惟實見是非之理然後爲實理蓋理無不實但見未實耳

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也及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曾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之童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

此一節反覆推明實見之理最爲親切學者亦要察理之明立志之剛知行並進豁然有悟然後所見爲實見克其所見死生利害皆不足以移之矣

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損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敢如
此須下是實見中得生不重於義生不上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只是成就是一箇是而已
橫渠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天地以生々為心聖人參贊化育使萬物各正其性命此為天地立心也建明義理扶植綱
常此為生民立道也繼絕學謂三續三述道統開太平如下王者起必來取法利澤垂於萬世上學
者以此立志則所任至大而不安於小成所存至公而不苟於近用

義理之學亦須深沉一作玩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

朱子曰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下入深處看方有得若只見皮膚便有差錯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龜至下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上猶是心龜

師教友道

明道曰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過而不告則於心有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
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誠意多於言語則在彼有感悟之益在我無煩瀆之辱

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得大學西銘一看

尹焞字彥明程子門人也始學之士未知向何方教之以大學使其知入道之門進學之序也然學
莫大於求仁繼之以西銘所以使其知仁之體而無私己之蔽也然有特於半年之後者蓋
欲下其厚積誠意獨除氣習以為學問根本上也

謝顯道云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却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
人執著一邊

朱子曰上蔡因有發於明道玩物喪志之一言故其所論每々過高如浴沂御風何思何慮
之類皆是墮於一偏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明道
朋友相處非獨講辨之功薰陶漸染得於觀感自然進益

橫渠曰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
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君子修己之道必以厚重為本苟輕浮則無受道之基然徒重厚而不求知學則德亦固滯
而不進矣然進德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求忠信之輔者莫急於交勝己之賢但或吝於改
過則無所施其責善之道賢者亦不我親矣學則不固之說與本文異此自是一義有益學者

故取焉

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樂朋友之來
 說見論語朋友有講習責善之益琴瑟有調適性情之用簡編有前言往行之識朝夕於
 心有所養而習俗放僻之念不作矣然三者之中朋友之益尤多故有朋自遠方來所以樂也
 人之有朋友不爲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
 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
 仲尼嘗曰吾見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欲速成者則學者先須溫柔
 可以進學

闕黨童子居則當位行則與先生並蓋輕傲而不循禮故夫子以爲非能求益者但欲速
 於成人而已故學者當以和順爲先則謙虛恭謹有以爲進德之地
 詩曰溫々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

詩抑篇溫和恭敬爲德之本

總論

朱子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兩邊做工夫都不偏
 又曰若於道理上看未精便須於下尊德性上用功若德上有不足便須於上講學上著力

者並行庶互相發明可到廣大輝光之地

答王子充書曰今日之弊務講學者多闕於踐履專踐履者又遂以講學爲無益殊不知因踐
 履之實致講學之功使所知益明則所守日固與彼區區口耳之間者上固不可同日語矣

答汪太初書曰嘗聞學之雜者似博約者似陋惟先博而後約然後能不流於雜而不捨於陋
 也故中庸明善居誠身之前大學誠意在格物之後此聖賢之言可考者然也

答劉定夫書曰要得學者息却許多狂妄身心除却許多閑雜說話著實讀書初時儘且尋行數墨久之
 之自有見處最怕人說學不在書不務估畢不專口耳下梢說得張皇都無收拾只是一場大脫
 空直是可惡

又曰不尊德性則懈怠弛慢矣學何從而進

又曰今有下學者在某門者上其於考理非不精當說得來置水不漏然所爲却顛倒錯繆全然與
 所知者相反人只管道某不合引他如今被他累却不
 知渠實是理會得某如何不與他說然所
 爲背馳者只是不曾在源頭上用功只是徒然耳

答項平父書曰所喻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饒然所警於昏惰者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
 以下尊德性道問學兩事上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一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

上多了所_三以爲_二彼學_一者多持守_レ可_レ觀_レ而看_レ得_レ義理_一全不_レ子細_一又別說_二一種_レ杜撰道理_一遮蓋_レ不肯放_レ下_一而素自覺雖_レ於_二義理上_一不_レ中敢亂說_レ却於_二緊要爲_レ己爲_レ人上_一多不_レ得_レ力今當_二反_レ身用_レ力去_レ短集_一長庶幾不_レ墮_二一邊_一耳

答_二林擇之_一書曰涵養一節疑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_二格物_一做起今人從前無_二此工夫_一但見_レ大學以_二格物_一爲_レ先便欲_レ只以_二思慮知識_一求_レ之更不_レ於_二操存處_一用力縱使窺測得_二十分_一亦無_二實地_一可_レ據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答_二劉子澄_一書曰日前爲_レ學緩_二於反_レ己追思凡百多_一可_レ悔者_一所_レ論著_二文字亦坐_レ此病_一多無_レ著_レ實處_一回_レ首茫然_レ計非_二歲月功夫_一所_レ能救治_レ以_レ此愈_レ不_レ自快_一前時猶得_二敬夫伯恭時惠_一規益_レ得_レ以警省_一二友云亡耳中絕_レ不_レ聞_二此等_一今乃深有_レ望_二於吾子_一自_レ此惠_レ書痛加_二鑄誨_一乃君子受_レ人之意也

又曰近_レ覺向來爲_レ學實有_二向外浮泛_一之弊_一不_レ惟自誤_一而誤_レ人亦不_レ少_一方別尋_二得一頭緒_一似_二差簡約端_一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_二用心處_一恨未_レ得_二面論_一也

廖晉卿請讀何書曰公心放已久可且收斂精神王藻九容處子細體認待有意思却好讀書辨姦論謂事之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每常嫌此句過當今見得亦有此樣人某向年過江西與陸子壽對語而劉淳叟獨去後面角頭學道家打坐被某罵云便是某與陸丈言不足聽亦有數年之長何故恁地作恁

勉齋黃氏答_二李敬子_一書古先聖賢言_レ學無_レ非_レ就_二身心上_一用_レ工夫_一人心道心直_レ內方_レ外都未_レ說_二近_レ講_一學處_一夫子恐其識見易_レ差於_レ是以_二博文約禮_一對言博文先_一而約禮後博文易_一而約禮難後來學者專務_二其所_一易而常憚_二其所_一難此道之所_レ以_レ無_レ傳_一須是如下_二中庸之旨戒懼謹獨爲_レ終_一身事業_一不可_レ須臾廢_一而講_レ學窮_レ理所_レ以求_二其明_一且正_レ耳若但務_レ學而於_二身心_一不加_レ意恐全不_レ成_一學問_一也人藏_二其心_一不可_レ測度_一欲_レ一_レ以窮_レ之捨_レ禮_一何以_レ哉詞氣容止之間應_レ事接_レ物之際察_二其中_一理不_レ中_レ理十得_二其七八_一矣以_レ此律_レ之庶不_レ至_二流而爲_レ口耳之學_一也嘗觀_二明道先生語_一謝上蔡_一曰諸公來_レ此只是學_一某說話_一上蔡請_レ益明道云且_レ靜坐_一程門如_二上蔡_一可_レ謂務_レ實爲_レ己者_一也明道尚_レ以_レ此箴_レ之使_レ視_二今之學者_一則豈不_レ大爲_レ之大息_一乎老_一矣他無_レ所_レ望_二於世_一只是望_レ得_二先師之學_一有_レ傳故不_レ自知_二其僭越_一及_二於此_一也

又曰每念先師以_二一生辛苦_一著_レ書惠_二後學_一光明焯焯_一而諸生莫_レ有_レ能達_二其旨趣_一者上_一又後數年_一傳習益_レ訛先師之目將_レ不_レ瞑_二於地下_一矣

果齋李氏曰洙泗_一以_レ還_レ博文約禮兩_一極_二其至_一者_一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_レ人規模廣大_一而科級甚嚴_一循々有_レ序不_レ容_レ躐_レ等至於_レ切_レ己務_レ實辨_二別義利_一毋_レ自欺_一謹_二其獨_一之戒_一未_レ嘗不_レ丁_レ寧懇到提_レ耳而極言_レ之每誦_二南軒張公無_レ所_レ爲_レ而然_一之語_一必_レ三歎焉晚見_二諸生繳_レ繞_一於文義之間_一深慮_二斯道之無_一

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矣
 慈溪黃氏曰古者教人為學以躬行為本躬行以孝弟為先文則行有餘力而後學之所謂文者又禮樂射御書數之謂非言語文字之末今之學者乃或反是豈因講造化性命之高遠反忘孝弟謹信之切近乎一程先生推明周子之說以達孔孟由性命而歸躬行其說未嘗不兼舉後有學者宜己不待他求不幸二程既歿門人弟子多潛移於禪學而不自知雖晦翁先生初年亦幾陷焉後始一切反而歸之平實平生用功多於論語平生說論語多主孝弟忠信至其言太極性命等說乃因一時行輩儒先相與講論而發文公既歿其學雖盛行學者乃不于其切實而獨于其高遠講學捨論語不言而必先大易說論語捨孝弟忠信不言而獨講一貫凡皆文公平日之所深戒學者乃自偏徇而莫知返入耳出口無關躬行竊嘗譬之酌水者必浚其源為酌水計也反舍其水而不酌何義也食實者必溉其根為食實地也反棄其實而不食何見也正躬行者必精性理為正躬行設也反置躬行於不問何為邪漢唐老師宿儒泥於訓詁多不精義理近世三尺童子承襲緒餘皆能言義理然能言而不能行反出漢唐諸儒下是不痛省而速反之流弊當如何邪竊意儒先講貫已精之餘正學者敬信服行之日由儒先之發明以反求乎孔子之大旨知性命之從來以歸宿於孝弟之實行又更求多於言語間哉

又曰理有自然本不待言夫子有不得已而見於答問者亦皆正為學者躬行而發周程既歿學者談虛以僞易真是非貿亂文公先生於是力主知行之說必使下先明義理別是非然後見中之躬行可免下陷入異端之弊上此其球世之心甚切而析理之說甚精學者因其言之已明正其身所行為聖為賢何所不可顧乃撥拾緒餘增衍浮說徒有終身之議論竟無一日之躬行甚至借以文奸轉以欺世風俗大壞甚不忍言文公所以講明之初意夫豈若是然則吾徒其可不重加警省而徒以多言為能哉

臨川吳氏曰天之所以生人々之所以為人以此德性也然自聖傳不嗣士學靡宗漢唐千餘年間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々也逮夫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氏而為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義之精密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其學徒往々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為俗學矣而其為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末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蔽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下能全中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為仁義禮智之根株是為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學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為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為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況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峯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聖學大明於宋代而踵其後者

如_レ此可_レ嘆已_レ澄也_レ鑽_レ研於文義_レ毫分縷析每猶以_レ陳爲_レ未_レ精饒爲_レ未_レ密也_レ此科白中_レ垂_レ四十年_レ而始覺_レ其非_レ自_レ今以往一日之內子_レ而亥一月之內朔_レ而晦一歲之內春_レ而冬常見_レ吾德性之昭々_レ如_レ天之運轉_レ如_レ日月之往來_レ不_レ使_レ有_レ須臾之間斷_レ則於_レ尊_レ之道_レ殆_レ庶幾乎於_レ此有_レ未_レ能則問_レ於人_レ學_レ於己_レ而必欲_レ其至_レ若用_レ力之方非_レ言之可_レ喻亦味_レ於中庸首章訂頑終篇_レ而自悟_レ可也

學者之弊非_レ馳_レ心簡捷_レ蕩_レ而爲_レ異學之空虛_レ則極_レ意鑽_レ研_レ流而爲_レ俗學之卑陋_レ在先哲之時_レ已然而況後_レ此三百年之久_レ哉_レ勉齋黃氏果齋李氏親_レ受_レ業考亭_レ而得_レ其傳_レ者_レ其隱憂_レ如此_レ慈溪黃氏臨川吳氏皆私淑_レ考亭_レ而與_レ聞_レ斯道_レ者_レ其公誦_レ又如_レ此則其知_レ之真見_レ之的誠_レ若有_レ天相_レ其間_レ而不_レ使_レ斯道_レ之終晦_レ于天下_レ也_レ學者於_レ此痛_レ心刻_レ骨以_レ朱子_レ爲_レ師以_レ敬爲_レ入_レ道之要_レ求_レ二放心_レ尊_レ德性_レ而輔_レ之以_レ學問_レ先_レ之以_レ力行_レ堅_レ之以_レ持守_レ俾_レ空虛_レ者_レ反就_レ乎平實_レ卑近者_レ上_レ達于高明_レ則聖門全體大用之學_レ或_レ庶幾_レ焉

小學第五曰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_レ書學問_レ一本欲_レ開_レ心明_レ目利_レ於行_レ耳開_レ心明_レ目利_レ言_レ推_レ極知_レ識_レ也利者行無_レ不得之謂未_レ知

養_レ親者欲_レ其觀_レ古人之先_レ意承_レ顏怡聲下_レ氣不_レ憚_レ劬勞_レ以致_レ中_レ甘腴_レ惕然_レ慙懼起而行_レ之也先_レ意道_レ迎_レ父母之善_レ意_レ也惕然慙懼意未_レ知_レ事_レ君者欲_レ其觀_レ古人之守_レ職無_レ侵見_レ危授_レ命不_レ忘_レ誠以利_レ社稷_レ惻然_レ念守_レ職無_レ侵有_レ官守_レ者修_レ其職_レ有_レ言責_レ者盡_レ其忠_レ也見_レ危授_レ命知_レ有_レ君素驕奢者欲_レ其觀_レ古人思欲_レ效_レ之也而不知_レ有_レ身不_レ忘_レ誠諫_レ以利_レ社稷_レ知_レ有_レ國而不知_レ有_レ家也惻然感念意

之恭儉_レ節_レ用卑_レ以自牧禮爲_レ教本_レ敬者身基_レ瞿然_レ自失斂容抑_レ志也素平日也驕奢縱役_レ於氣_レ者也牧處也禮以律_レ人敬以立

已_レ瞿然自失貌收斂其容_レ抑_レ志_レ其志_レ則不_レ驕奢_レ也矣素鄙悖者欲_レ其觀_レ古人之貴_レ義輕_レ財少_レ私寡_レ慾忌_レ盈惡_レ滿調_レ窮郵_レ匱赧然

悔耻積而能散_レ也鄙鄙陋格_レ格高_レ慾_レ食_レ欲也盈則溢故可_レ忌滿則覆故可_レ惡匱_レ也赧然慚而面赤之貌積_レ財而能散_レ則不_レ鄙悖_レ矣素暴悍者欲_レ其觀_レ古人小_レ心黜_レ己齒素暴悍剛惡也黜_レ己自退抑也齒散舌存_レ喻_レ強死

衆人_レ素然沮喪貌謂_レ自沮_レ喪其暴悍之氣_レ也素怯懦者欲_レ其觀_レ古人之達_レ生委_レ命強毅正直_レ立_レ言必信求_レ福不_レ回_レ勃然奮勵

不_レ可_レ恐懼_レ也怯需懦弱柔惡也達_レ生委_レ命達_レ生死之常理_レ而委_レ之於命_レ也求_レ福不_レ回_レ不_レ爲_レ回邪之行_レ以求_レ福也勃然奮厲貌謂_レ奮發振厲_レ以去_レ其怯懦_レ也歷_レ茲以往百行皆然縱_レ不能_レ淳去_レ泰去_レ甚學_レ之所_レ知施_レ無_レ不_レ達世人讀_レ書但能言_レ之不能_レ行_レ之武人俗吏所_レ共嗤詆_レ良由_レ是

耳茲指_レ上文_レ六者_レ而言又有_レ讀_レ數十卷書_レ便自高大凌_レ忽長者_レ輕_レ慢同列_レ疾_レ之如_レ讎敵_レ惡_レ之如_レ鴟梟_レ如_レ此以_レ學求_レ益今反自損不_レ如_レ無_レ學也鴟梟惡鳥也

呂舍人曰大抵後生爲_レ學先須_レ理_レ下會所_レ以爲_レ學者何事_レ舍人呂本中也嘗爲_レ中書舍人一行一住一語一默須_レ要_レ盡合_レ

道理ハル、學業則須ニ是嚴立ニ課程、不可ニ一日放慢、每日須讀ニ一般經書、一般子書、不可ニ多、只要セヨ

令レ精熟、須ニ靜室危坐、讀取スルコト、二三百遍、字々句句須レ要ニ分明、又每日須連テ前三五授、通讀スルコト

五七十遍、須レ令レ成誦、不可ニ一字放過、也史書每日須讀ニ取一卷或半卷以上、始見功、須ニ是從人授

讀、疑難處便質問、求テ古聖賢用テ心竭テ力從レ之、經書聖人之書、子書賢人之書、史書紀事之書

呂氏童蒙訓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レ畏、惟讀書尋思推究者、為レ可レ畏耳、又云讀書只怕尋思、

蓋義理精深、惟尋思用テ意、為レ可レ以得レ之、鹵莽厭煩者、決無ニ有成之理、鹵莽、不用心也

顏氏家訓曰、借テ人典籍、皆須ニ愛護、先有ニ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

雖有ニ急速、必待ニ卷束整齊、然後得レ起、故無ニ損敗、人不厭ニ其求假、焉、濟陽縣名、祿字彥、或有下

狼籍几案、一分散部秩、多為童幼婢妾所ニ點汚、風雨蟲鼠所ニ毀傷、實為累レ德、吾每讀ニ聖人書、未嘗

不ニ肅敬對レ之、其故紙有ニ五經詞義及聖賢姓名、不ニ敢他用、也、狼籍、草而臥去、則穢亂、故物之散亂曰、狼籍

異端

通論

易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程子曰、火與天同、故為ニ同人之義、君子觀ニ同人之象、而ニ以ニ類族ニ辨物、各ニ以ニ其類族ニ辨物之同異也、若ニ君子小人之黨、善惡是非之理、物情之離合、事理之異同者、君子能辨ニ明之、故處物不失ニ其方也、朱子曰、天在レ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類族辨物、所ニ以ニ審異而致レ同也、丘文莊曰、天下之事理、有レ同有レ異、同則ニ一、異則ニ二、惟有ニ以ニ類族ニ辨物、然後有レ以ニ合ニ其異而同上焉、是故理出ニ於天、而具ニ於人者、為レ道、為レ德、為レ事、事在ニ天下者、有レ族有レ物、族以レ類而聚、物以レ羣而分、其聚也各ニ以ニ其類而合、其分也各ニ以ニ其形而殊、苟非ニ在レ上者、一レ之以ニ道德、安能使レ其合者、不レ苟ニ於同、而殊者不レ終ニ於異哉、合者不レ苟ニ於同、殊者不レ終ニ於異、則成ニ為ニ道德之歸、此人所以無ニ異心、家所以無ニ殊俗、國所以無ニ異政也、天無レ不レ覆而火上ニ於天、故明之所レ及者廣、於ニ凡天之所レ覆者、無レ不ニ照燭、蕩々乎四海九州、同一ニ文明之化也、

詩序曰、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朱子曰、天下不能レ統ニ諸侯、故國々自レ為政、

諸侯不能統大夫、故家々自爲俗也、

司徒一道德以同俗 鄭玄曰、道德一、則俗之習尚、不各道其所道以爲道、不各德其所德以爲德、所謂同之也、丘文莊曰、天地之生人也、雖同一其天、而各異其地、惟其地之異、是以所習者不能無異焉、此其所以有異俗也、聖人居天子之位、宅中以圖治、必反其習之異以歸之同焉、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矣、何也、蓋蚩蚩之民、所生於地者、其氣雖異、而所稟於天者、其理則同、彼以其氣之偏而異其趣向、吾則本天地之正氣、人心之正道、抑其偏而返之正、合其異而歸之同、使天下之人同其趣向、而無彼疆此界之殊、是豈別爲一種巧妙之法、出於其性分之外哉、無非因其固有之理、使復其初而已、是故天生人而與之以性、人所共由者謂之道、人所同得者謂之德、各由其所由、自以爲宜、各得其所所得、自以爲是、而不知其所由者非所當由、其所得者非所當得、人人各是其所是、而不知其爲非、此天下之俗所以紛々不同也、聖人在上、則設爲學校、建立師儒、本義理以爲教條、著經書以爲教法、必則古昔、必稱先王、必明聖人之道、諄々然而播告之修、切々然而申明其義、使天下之人咸知道出於天而行於人、德本於道而得於己、同一降衷之理、同一秉彝之天、敢有非吾之道而道其所道、非吾之德而德其所德、

則政令之所必禁、刑罰之所必加也、如此則營東邠西、越南冀北、地不同皆同其天、人雖異而不異其行、風俗豈有異同者哉、吾見天下人々同其所行、家々同其所習、處々同其所尚矣、風俗豈有不同者哉、然則風俗所以同者、夫豈無其故哉、周禮有曰、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民淫、六禮冠婚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吾修吾之禮、則凡吾人自幼而長、自老而死、皆有所據依、以慎終追遠會合交接、而彼禮讓追薦、髡首絕類者、自不爲矣、吾明吾之教、則凡吾人、由親而疎、由內而外、皆有所聯比以尊親、長幼、而彼假合私昵、反倫悖道者自不行矣、禮修而教明、則道德一矣、然其散見於人爲者、一有過焉、則有以悖禮而傷教、而道德不能保其久而不變矣、故又有八政以齊之焉、是故異服異言者有禁、奇技淫巧者有誅、百工技藝皆有常業、而不三敢習爲異端、日用器械、皆有定制、而不三敢作爲邪異、尺度權量、長短大小必同、物數布幅多寡廣狹必定、如是則若遠若近曰大曰小、皆不三敢立異改常、均齊方正、咸惟道德之歸、此天下風俗所以常同一也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范祖禹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

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駁々然入於其中也、史伯璿曰、專治而欲精之、言精於其學、便有此害、非謂下精之而更加工巧、方有此害、佛氏之學、能棄君父、滅綱常、立教之初、便有此害也、何基曰、人之所以攻治異端之說者、其固蔽之深者、固無足論、其間有高明賢智之士、而亦學之者、不過謂彼有所短、亦有所長、吾但取其有所長、而去其所短、而不知本領既非、所謂善者非真善、攻而治之陷溺益深、爲害滋甚、故夫子斷以一言曰、斯害也已、而程子又謂其近理者爲害益甚、尤當遠之、是皆聖賢推救焚拯溺之心、援學者於顛冥之地、其爲人切矣、西山真氏曰、異端之名、始見於此、謂其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學、君子常盡心焉、若舍此而專治乎異端、豈不有害邪、或人疑是時異端未作、孔子所指未知爲誰、愚謂老聃、楊朱、墨翟皆與孔子同時、特以誅泗之教方明、故其說未得肆耳、孔子之言必有爲而發、丘文莊曰、風俗之所不以不同者、以道德之不一也、道德之所不以一者、以下異端道其所道、德其所德、故也、戰國之時、異端之大者在楊墨、秦漢以來、異端之大者在佛老、必欲天下之風俗皆同、而道德無不一、非絕去異端之教、不可也、然在孟子則闢楊墨、在韓歐程朱則闢佛老、然而終莫如之何者、非獨不能下其人、火

其書廬其居也、非謂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也、蓋彼之所以盛行者、非彼立法之善也、亦非爲彼之人之能也、彼窺吾之所有者、而盜之、吾失之而彼得之、吾非獨不知彼竊吾之所有、往々許其所短、而較以是非、謂彼之所爲者、近是於吾而非、噫、抑孰知彼之所以爲我害者、即我之所固有者哉、夫孽取人之物、而竊用之、宜其近是而非也、彼之群居而聚食、竊吾學校養士之禮也、彼之誦經而說法、竊吾絃誦教士之禮也、彼之祈禳、竊吾祭薦之禮也、彼之追薦、竊吾殯虞之禮也、吾用其真者、則彼贗者自不售矣、昔晏子之於權臣僭竊、曰、惟禮可以已之、愚於異端亦云、夫禮之在天下、不可一日無者、禮行則道德一矣、道德一則風俗同矣、蓋道德其理也、而禮則其理之有節文、而見於事而可行者也、是故吾有學校以養士、非學校不得以聚徒、吾有經術以教人、非經術不得以駕說、有禮以祭神、非其鬼則不許祭、有具以送終、非得爲則不許用、如是則彼之教吾之人、非獨不敢爲、且不暇爲、而亦不屑爲矣、道德其有不

風俗其有不同也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辨、敢問何也、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

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是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閑者防、距楊墨、距、獨、放淫辭、放、驅而遠之也、邪說者不得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下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西山真氏曰、孔子既沒、異端遂作、至孟子時盛矣、以司馬遷所記、自鄒衍、淳于髡、田駢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者不可勝數、若申不害、商鞅輩、其害尤甚焉、而孟子所深距者、惟楊墨二氏何哉、程伊川嘗論之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陋而易見、故孟子止關、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夫爲我之疑於義、何也、義者任理而無情、楊朱自一身之外、截然弗卹、故其迹似于義、兼愛之疑於仁、何也、仁者尚恩而主愛、墨翟於親疎之間、無何、不愛、故其迹似于仁、殊不知天下之理、本一而分則殊、故君子親之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心無不溥而共施有序、心無不溥、則非爲我矣、其施有序、則非

兼愛矣、楊朱專於爲我、則昧乎理之一、墨翟一於兼愛、則昧乎分之殊、若而是而曰仁義、乃所以賊乎仁義也、夫事君則致其身、楊朱但知愛身、而不知致身之義、故無君、立愛必自親始、墨翟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大抵正道異端、相爲消長、楊墨之道不熄、則孔子之道不明、則姦言邪說、得以下誣罔民聽、塞絕、正理、正理絕滅、不惟禽獸食人、人亦將相食、此孟子之所以懼而不容不辨也、閑者、防閑之義、距楊墨、放淫辭、閑邪說者、即所以閑先聖之道也、天下之治亂、其源實出於人心、邪說一溺於其心、則發於心而害於事、發於事而害於政、蓋必然勢、事者政之目、政者事之綱、一念差則一事壞、一目瞶則大綱亦從而瞶、此邪說所以不可不關、人心所以不可不正也、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孔子作春秋、事雖不同、而其救天下之患、立生民之極、則一、孟子之心亦三聖之心也、言既終、復謂能言距楊墨者、即聖人之徒、蓋所以勉天下學者、皆以閑異端、扶正道爲心、庶幾生人之類、不淪胥於禽獸、此孟子之功、所以不可不在禹下也、

漢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對策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一統也、仲舒蓋借此而言、以明天下道術當統於二、
 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

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復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西山真氏曰、此武帝即位之初也、是年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而實之本傳、則仲舒實發之、申商韓非皆為刑名之學、而秦與儀則為縱橫之學者也、鞅之相秦、廢井田而開阡陌、以術欺鄰國、而襲破其師、刀鋸斧鉞之刑橫、加無罪、臨渭論囚、水為之赤、其慘覈少恩可知矣、申韓之術、大抵類是、而儀秦以辯舌捭闔時君、而傾亂人國、此五人者、皆生民之蠹、而正道之賊也、以其所挾、往々徼一時富貴、故後來之士企而慕之、漢初游說之士若蒯通朱建輩、大抵踵儀秦故轍、而儒者如賈誼鼂錯、亦皆明申韓、先王之道闕鬱不明、雖通達之士、不免沒溺於異學、當是時也、下有仲舒昌言排之、道術何自而一乎、故先儒推論其功、以為不在孟子下、詎不信、然惜武帝雖略行其言、終不能下實諸丞弼之地、使綱紀世教、而嚴助朱買臣輩、以縱橫進、張湯杜周之徒、以刑名用、晚年巫蠱之禍、父子不能相保、則一江充實為之、其人蓋兼刀筆口舌之能者也、吁有天下者可不深監乎此、

莊 司馬遷曰、武帝時人、世之學老子者、則緇儒學、儒學亦緇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西山真氏

釋

曰、百家之學、惟老氏所該者衆、今撫其易知者言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曰無為、民自化、好靜民自正、無事、民自富、無欲、民自樸、無情、民自清、此近理之言也、曹參以之相漢、收寧壹之效、文帝以之治漢、成富庶之功、雖君子有取焉、曰、玄牝之門、為天地根、綿々若存、用之不勤、此養生之言、而為方士者祖焉、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范蠡用之以取吳、張良本之以滅項、而言兵者尚焉、曰、大道廢、有仁義、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々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矯弊之言、而放蕩者宗之、至其以事物為粗迹、以空虛為妙用上、蒙莊氏因之、以荒唐繆悠之辭、譁於世、而清談者倣之、自其近理者言之、固在所可取、然皆吾聖人之所不有也、下乎此、則一偏一曲之學、其弊有下不勝言者、養生之說則神僊方藥之所自出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放蕩之害、至劉伶阮籍而甚、清談之禍、至王弼何晏而極、彌魏人皆以惑亂世主、斷喪生民、雖老莊之學初未至此、然本源一差、其流必有甚焉、以是言之、曷若下由堯舜周孔之道、為無弊哉、或謂自漢以來、有黃老之稱、黃帝亦聖人也、其道與老子均乎、曰、此猶醫師之宗神農、巫步之祖大禹、非其傳之正

也、或又謂、文帝用黃老、而天下安、武帝用儒術、而海內耗、則儒術果不逮黃老矣、曰非也、清靜慈儉、老氏之所長、而文帝用之、故其效如此、然亦富之而未及教也、使其用孔子之道、則其成功豈止是哉、若武帝之於儒術、特崇其名而已、而所以斃耗生民者、則神僇刑名兵家之罪、儒術何與焉、愚不待以不辨、

東晉范甯好儒學、性質直、嘗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人以為貶之太過、甯曰、王、何滅棄典文、幽沉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縉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為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為後世戒、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罪小、迷衆之罪大也、丘文莊曰、老莊之說疾下世俗之學、於利祿、而不知所底止、故肆為論說、欲矯而正之、而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後之人祖其言、以為說、得其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申韓用之以為慘刻、王、何用之以為浮蕩、申、韓用而嬴秦亡、王、何恣而魏晉滅、此無他、道德不明於天下、立說者、各自道其德、其道德、而用其說者、不知其所謂道德之非、道德、故爾、向使明君在位、而輔其政者、有其人、師表立於上、義理明於下、豈有是哉、宋之時、道學大明、其末流之弊、乃有下假之說、以濟其私、一切不事、上之人從而信之、遂至於議論多而成功少、虛文勝而實效微、

故

一時士大夫、其所崇尚者、雖邪正與晉人不同、而同歸於亂、嗚呼人主之好尚、可不慎擇而精察之哉、

韓愈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々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與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又曰、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商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丘文莊曰、古之民四、而其教一、當是之時、人無異習、士無異學、此風俗所以醇厚也、蓋民分於四、各有恒業、而衣食易給、教專於一、士有定見、而趣向不差、風俗安得不同、自佛老之教興、而民與教皆增其二、議論則此是而彼非、風俗則日異、而月不同、此無他、各道其道、各德其德、道德不一之故也、

程明道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

見故孟子止關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爲害尤甚楊墨之害一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胎息之說謂之愈疾則可謂之道則與聖人之學不干涉事聖人未嘗說着若言神住則氣住則是浮屠入定之法雖謂養氣猶是第二節事亦須以心爲主其心欲慈惠安一作虛靜故於道爲有

助亦不然孟子說浩然之氣又不如此今若言存心養氣只是專爲此氣又所爲者小捨大務小捨本趨末又濟甚事今言有助於道者只爲柰何心不下故要得寂湛而已又不

似釋氏攝心之術論學若如此則大段雜也亦不須得道只閉目靜座爲可以養心坐如尸立如齊只是要養其志豈只可爲下養這些氣來上又不如此也

人有下語導氣者上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常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慾一定心氣如斯而已矣問神儒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下居山林間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

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僊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一周孔爲

之矣
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也莊生形容道體之言儘有善者莊子有大底意思無禮無本

問老子書若何伊川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水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做權詐者上如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絕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初秦儀學於鬼谷其術先揣摩其如何然後掉闔掉闔然後用鈞鉗鈞其端然後制之其學既成辭鬼谷去鬼谷試之爲張儀說所動如入菴中說令出之然其學甚不近道人不甚道之孟子時已有置而不足論也

朱子曰老子之術謙冲儉嗇全不肯役精神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己不便不肯做又曰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蠱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工夫極難常見畫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肖他然亦是他的氣象也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又曰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爲冲退自守爲故其爲說常以懦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其爲治雖曰我無爲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爲道每々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爲然也若曰旁日月挾宇宙揮斥入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沙界者

則又瞿曇之幼語、老子則初易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似而一之以為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

魯齋許氏曰、老氏言道德仁義禮智、與吾儒全別也、故為教大異、多隱伏退縮、不肯光明正大、做得去吾道大公至正以天下公道大義行之、故其法度森然、明以示人、雖然三代以前、人忠厚篤實、必不如老氏所說、老氏衰世之書也、其流必變詐刻薄、知老氏之所長復知老氏之所短可也、後世澆薄不如三代篤實、或可以老氏濟之、如文帝子房之所為是也、又曰、老氏以道德仁義皆失、然後至於禮、禮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又謂以智治國、々之賊、不以智治國、々之福、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又謂若禹之行水、行其無事、非老氏所見之智也、孟子開口便說仁義、蓋不可須臾離也、道指鴻荒之世、又謂上德不德、皆所見之異、不必槩舉、

臨川吳氏曰、老子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萬物指動植之類而言、有字、指陰陽之氣而言、無字指無形之道體而言、此老子本旨也、理在氣中、元不相離、老子以為先有理而後有氣、橫渠張子詆其有生於無之非、晦庵先生詆其有無為二之非、其無字是說理字、有字是說氣字、

屠 漢明帝顯宗也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使之使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沙門以來、其書大

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鍊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西山真氏曰、此佛法入中國之始也、是時所得者佛經四十二章、緘之蘭臺石室而已、所得之像、繪之清涼臺顯節陵而已、楚王英雖好之、然不過潔齋修祀而已、英尋以罪誅、不聞福利之報、其後靈帝始立祠於宮中、魏晉以後、其法寢盛、五胡之君、若石勒之於佛圖澄、符堅之於沙門道安、姚興之於鳩摩羅什、往々尊以師禮、元魏孝文號為賢主、亦幸其寺、修齋聽講、自是至於蕭梁、其盛極矣、而其源則自永平始、非明帝之責而誰哉、

歐陽修曰、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丘文莊曰、歐陽修此言推本之論也、然謂之曰、此自然之勢也、愚則以為此自然之理也、豈但勢哉、彼佛者、去吾中國數萬里、其勢無由至中國、然其所以導之入吾中國者、中國之人也、今其法行乎中國、餘二千年、其勢已

堅牢、不可動搖、其言入人心也。已深、而其像設屋宇、在人耳目者、已稔熟、一旦欲去之、其勢誠有不易然者。歐陽氏欲吾修補吾政教之闕廢者、誠反本之論、然吾政教之闕且廢、非一日矣、一旦復其千年之故、非假之百年不能也、十百年之中、其君其相、豈能皆得卓然不惑者為之哉、

修又言于君曰、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中絕、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至唐為九經正義、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諱之書、以相離亂、乞特詔儒臣、刪去讖諱之文、使學者不為怪異之言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丘文莊曰、秦漢以來之六經、所以至于今日者、實賴孔穎達之正義、其刻板尚存於福州府學、世之學經者、因得以考見古人之訓詁義例、而知其名物度數之詳、雖其間多駁雜詭異、如歐陽氏所言之、然朱子謂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功於此、則其書亦世之不可無者也、第欲中心有主、而知所擇耳、夫自有宋九儒講明經旨、一洗漢唐之陋、六經之文如日中天、六經之道、如水行地、三尺童子、皆知性之本善、

而有荀况揚雄之所不及者、然揆其所至、出口入耳者、不過傳習之言、而因心考義者、雖若有差、終有必然之見、此古之聖賢、其教人皆隱而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者、有由然也、今五經四書、先儒訓釋明白無疑矣、學者口誦而心解、不復致疑於其間、然所謂無疑者、豈真無疑哉、朱子謂、今之學子能言真如鸚鵡、蓋鸚鵡之言效人聲耳、其心未必有所解也、宋元之間、草澤之儒、紛然雜出、於所謂五經四書者、又各加訓解大意、主於立說、而不盡以解經、其間可取者不過數家、其餘皆欲炫奇鬪勝耳、解經而炫奇鬪勝、其視漢人之專門名家、則又益卑矣、宜俾學者、專究心於聖經、然後及於宋儒之傳、一以是為主、然後博考漢魏諸儒之訓詁、制度名物焉、有餘力、則旁及於近世諸人之訓說可也、乞勅儒學之臣、精加考擇、以示學者、并示以讀經之法、必先經而後傳、而後及乎諸說、則心有定見、不為異說之所惑亂矣、是乃一道德之門徑也、

程明道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下、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

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釋氏離器以爲道故於日用事物之間或拘或肆皆爲之病名爲大自在而實則隘陋而一毫不容也若吾儒率性之道動靜各正既不病於拘亦不至於肆聖人贊易所謂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體用本末備言之矣

又曰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佛學禪者覺也覺者心無倚著靈覺不昧所謂常惺惺法若可敬以直內矣然而無制事之義則其所謂覺者猶無寸之尺無星之兩其直內之本亦非矣

又曰佛學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惟二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生死佛之學爲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至如下如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之只是此箇意見皆利心也顧曰此學不知是本來以公心求之後有如此蔽或本只以利心上得之曰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信之莊生云不但化者意亦如此也如楊墨之害在今世則已無之如道家之說其害終小惟佛學今則人人談之瀾漫滔天

其害無涯舊嘗問學佛者傳燈錄幾人云千七百人某曰敢道此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簧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是誠無一人達者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也正如此兩脚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脚自行豈有此理蓋上下本末內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莊子曰遊方之內遊方之外者方何嘗有內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內面是一處外面又別是一處豈有此理學禪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爲生息於春夏及至秋冬便却變壞便以爲幻故亦以人生爲幻何不付與他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爲幻

釋氏本怖死生爲利豈是公道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一人尙有不化豈有下立僞教而人可化乎釋氏之說其歸欺詐今在法詐欺雖赦不原爲其罪重也及至釋氏自古至今詐欺天下人莫不溺其說而不自覺也豈不謂之大惑耶原釋祖只是一箇點胡亦能窺測因緣轉化其始亦只以譬喻其徒識卑看得入於形器故後來只去就上結果其說始以世界爲幻妄而謂有二天

官後亦以天爲幻卒歸之無佛有髮而僧復毀形佛有妻子舍之而僧絕其類若使人盡爲此則老者何養幼者何長以至剪帛爲衲夜食欲省舉事皆反常不近人情至如夜食後睡要敗陽氣其意尤不美直如此奈何不下

又有問若使天下盡爲佛可乎其徒言爲其道則可其迹則不可伯淳言若盡爲佛則是無倫類天下却都沒人去理然自亦以天下國家爲不足治要逃世網其說至於不可窮處他又有二箇鬼神爲說

程伊川曰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下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爲邦孔子既告之以三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下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己已危只是能使人移之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

又曰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上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爲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

也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販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又曰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中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只且於跡上考之其設教如是何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爲下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跡之判便是亂說故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下與聖人一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

又曰儒者其卒必入異教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此蓋智窮力屈欲休來又知得未安穩休不得故見人有一道理其勢須從之譬之行一大道坦然無阻則更不由徑只爲前面逢着山逢着水行不得有中窒礙上則見一邪徑欣然從之儒者之所必以必有窒礙者何也只爲不致知知至至之則自無事可奪今夫有人處於異鄉元無安處則言某處安某處不安須就安處若已有家人言他人家爲安已必不肯就彼故儒者而卒歸異教者只爲於己道實無所得雖曰聞道終不曾實有之

佛家有印證之說極好笑豈有下我曉得這箇道理後因他人道是了方是他人道不是便不是又五祖令六祖三更時來傳法如期去便傳得安有此理

問今人奉佛莫不惑否曰是也敬佛者必惑不敬者只是孟浪不信又問佛當敬否曰佛亦是胡人之賢智者安可慢也至如陰陽卜筮擇日之事今人信者必惑不信者亦是孟浪不信如下出行忌太白之類上太白在西不可西行有入在東方居不成都不得西行又却初行日忌次日便不忌次日不成不衝太白也如使太白為一人為之則鬼神亦勞矣
凡在行者皆遇之也 大抵人多記其偶中耳

謝顯道歷下舉佛說與吾儒同處上問伊川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

張橫渠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也 天用一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

釋氏欲識性而不知範圍之用則是未嘗知性也謂六根悉本天地六根起滅無有實相天地日月等為幻妄

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
厭此身之小則蔽其用而不能推樂虛空之大則溺其志而不能反故其語大語小展轉流通皆失其中

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之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
佛說謂虛空無窮天地有窮人世起滅皆為幻妄莫知所從來也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陰陽之運其所以然者即道也體用相因精粗罔間不可下以有無分上後世異端見道不明始以道為無以器為有有者為幻妄為士苴無者為玄妙為真空析有無而一之皆諸子之陋見也
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以天彼所謂道或者指遊魂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
當生而生當死而死是則有義有命生死均安何所厭苦天人一致何所取舍知晝夜通陰陽則知死生之說何所謂輪迴

朱子曰佛教初入中國只是修行說話如四十二章經是也初問只有這一卷經其中有云佛問一僧汝處家為何業對曰愛彈琴佛問緩絃如何曰不鳴矣絃急如何曰聲絕矣緩急得中如何曰諸音普矣

佛曰學道亦然心須調適道可得矣初問只如此說後來達磨入中國一見這般說話中國人都會說了遂換了話頭專云面壁靜坐默照到後來又翻得許多禪底說話來盡掉了舊時許多話柄越弄得來闊其實只是作弄這些精神又曰佛學自前也只是外面龜說到梁達磨來方說那心性然士大夫未甚理會做工夫及唐中宗時有六祖禪學專就身上做工夫直要求心見性士大夫才有向裏者無不歸他去又曰佛學當初只是說無存養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

又曰因學佛氏之學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物主不逐四時凋上又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一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々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為他揮下也此是法眼禪師下一派宗旨如此

釋氏專以作用為性問如何是佛曰見性為佛曰如何是性曰作用為性曰如何是作用曰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遍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木草

子曰自釋迦拈青蓮花迦葉呵々微笑自此示機直至達磨說來能作用即是佛性自此禪宗皆祖此又曰禪宗一達此旨便以為了只知能作用者便是更不論義理所以疎通者歸於恣肆固滯者歸於枯槁

陸學

問佛氏說性在目為見在耳為聞在口為議論在手能持在足運奔朱子曰如此只是箇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若在聖門則在目雖見須是明始得在耳雖聞須是聰始得在口談論及在手足之類須是動之以禮始得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如佛氏之說是有物無則了

龐居士曰神道妙用運水搬柴佛家所謂作用是性便是如此他都不理會是非只認得那衣食作息視聽舉履便是道說我這箇會說話底會作用底叫喚便應底便是神通妙用更不問道理如何禪老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在汝等諸人面門上出入他便是只認得這箇來作弄

又曰吾儒所養者仁義禮智禪家所養者只是視聽言動只認得那人心無所謂道心

紹興二十一年陸子靜名九淵字子靜江西金谿人仕至知荆門軍號象山有語錄十有三歲陸子生穎異幼嘗問父賀曰天地何所窮

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後十餘歲因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忽大省悟曰原來無究人與宇宙皆在無窮之中者也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有不同也東莞陳建曰陸子宇宙字義之悟正禪家頓悟之機然其言引而不發學者卒然難於識破

陸子改貴溪應天山為象山建精舍講學與學者云二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

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却在伊川已失。此意又云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錮深明道却通疏。陸子嘗謂人曰。艸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東莞陳建曰象山論人如此其得失明矣。究象山志趣專尙會點。凡其曾襟高灑不拘小節。類於點者。即以爲通疏。而取之至於文理密察。於細行與點不類者。即以爲蔽錮而不取。故夫深詆伊川而推譽李白輩。以此也。

朱子曰。陸子靜看伊川低。此恐子靜看其說未透耳。譬如一塊精金。却道不是金。非金之不好。不識金耳。

陸子與朱子書略云。昔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欵於鶯湖。然猶鹵莽淺陋。未能成章。無以相發。甚自愧也。比日少進。甚思一侍函丈。當有啓助。以卒餘教。上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此言殆未可忽也。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無中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無極二字出於老子。聖人之書所無。有也。梭山名九韶。字子美。嘗詆太極圖說之非。朱子已辨之。

朱子答陸子書略曰。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如老子復歸於無極。々々乃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

陸子答朱子書略云。老子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徼。直將

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尊兄所謂真體不傳之秘及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會學禪宗。

朱子答陸子書略云。熹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請更子細着眼。未可容易譏評也。迥出常情等語。只是俗談。即非禪家所能專有。況今雖偶然道着。而其所見所說。即非禪家道理。非如下他人陰實祖。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也。

陸子答胡季隨書曰。以顏子之賢。必不至有聲色貨利之累。忿狠縱肆之失。夫子答其問。仁乃有克己復禮之說。所謂己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見之過惡。而後爲己私也。己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可以至聖賢之地。皆其私也。顏子之所以異乎人者。爲下其不安乎此。極仰鑽之力。故卒能踐克己復禮之言。而知遂以至善。遂以明也。

朱子曰。陸子靜說顏子克己。不是克己。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却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云。不過要言語道斷。心思路絕耳。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切不可不戒。

胡達材問顏子如何尙要克己。朱子曰。這是公那象山先生好。恁地說道。顏子不似他人。樣有偏處。要克只是心有思。便不是了。這正是禪家之說。如杲老說不可說不可思之類。他說到那險處時。又却不

說破却又將那虛處說起來如某所說克己便是說外障如他說是說裏障他所嫌某時只緣是某捉着他緊處別人不曉禪便被他說某却曉得禪所以被某看破了夫子分明說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分明是請事斯語却如何恁地得是宋大惠 東莞陳建 禪師宗果也曰朱子謂他說到那險處又却不

說破却又將那虛處說來起象山一生講學是用此術象山文集篇々是此弊

朱子答許中應書曰世衰道微異端蠡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亦惑其說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惠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朱子曰金溪學問真正是禪欽夫伯恭緣不會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識得他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亦可粗見大意東莞陳建 曰陸學來歷本假佛釋故必先識佛學然後陸學可辨也否則雖南軒東萊之賢亦看他不破矣

朱濟道說臨事疑恐做事不得陸先生曰請尊兄即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何有欠闕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寬裕溫柔時自然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時自然發強剛毅朱濟道與人書云陸先生所以誨人者深切著明大槩是令人求放心學者相與

講切無非此事不下復以言語文字爲意令人仰歎無已其有意作文者皆令收拾精神涵養德性上根本既正不患不能作文

陸子曰顏子爲人最有精神然用力甚難仲弓精神不及顏子然用力却易然顏子精神高既磨礱得就實則非仲弓所能及也謂李伯敏曰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却無向來疊々之意須磨礱鍛鍊方得此理明東莞陳建曰佛氏修鍊精神陸氏亦磨鍊精神同歸一致按象山嘗云歐公本論固好然亦只

是說得皮膚一看唐鑑一段門人曰終是說骨髓不出象山曰後世亦無人知得骨髓去處又嘗論讀書謂須下是就血脈骨髓理會今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脈愚謂象山此言雖云矜誇而實切中後學病痛蓋象山血脈骨髓全在養神一路而近世學者爲所遮掩鮮克知之也

詹阜民記象山舉公都子問鈞是人也一章云人有五官々有其職某因思是便收此心焉惟有照物而已他日侍坐先生謂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某因以此無事則安坐瞑目用力操存以繼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者遂見先生先生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某問先生何以知之曰占之眸子而已因謂某道果在邇乎某曰然昔者嘗以張南軒所類洙泗言仁書考察之終不知仁今始解矣先生曰是即知也勇也某因對曰不惟知勇萬善皆是物也先生曰然東莞陳建 曰無事安坐瞑目操存此禪學下手工夫也即象山之自立正坐收拾精神也即達磨面壁靜坐默照之教宗杲無事省緣

靜坐體究之教也一日下樓忽覺此心澄瑩則禪學頓悟誠心之效驗也所引道在邇等語則推援之說也所謂照物即佛家光明寂照之照楊慈湖謂道心發光如太陽洞照王陽明亦以良知為照心詹阜民字子南

陸子曰某觀人不在言行上不在功過上直截離出心肝又曰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如濟道是為善所害善能害心之說亦即佛氏以理為障之意

陸子曰學有本末顏子問夫子三轉語其綱既明然後請問其目夫子對以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顏子於此洞然無疑故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本末之序蓋如此今世論學者本末先後一時顛倒錯亂曾不知詳細處未可遽責於人如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已知道夫子乃語之以此今先以此責人正是躐等東莞陳建曰四勿之訓即克己切要工夫原非兩截事學者修身入道莫急於此

象山何得分本末先後謂未可先以此責人顏子已知道乃語此耶蓋其禪見不在言行功過而直截說心以克己為明心根本之功而四勿為粗迹事為之末妄生分別亂道誤人也象山專欲學者明心而視聽言動非禮不恤正佛氏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也朱子嘗謂良心日用分為兩截此其為說乖戾狠悖大為吾道之害又曰今人論道只說心不說身外面有過言過行更不管却云吾正其心正指此也

陸子曰不專論事論末專就心上說陳建曰象山一生論學總腦在此愚攷孔門論學罕言心專說實

事一如說下非視勿視聽言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未聞下不論事論末而專就心上說也孟子七篇說心始詳然究其旨皆是以良心對利欲而言若象山之言心乃對事而言一主於寡欲存心一主於棄事澄心二者言似而指殊正儒釋毫釐千里之判

舉一學者詩曰讀書切戒在荒忙涵泳工夫興味長未曉莫妨權放過一切身須要急思量自家主宰常精健逐外精神徒損傷寄語同遊二三子莫將言語壞天常

或問先生何不著書陸子曰六經註我々註六經

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一望無我這般人

陳建曰象山精神心術氣象言語無一不禪味此言其矜倨自高氣象婉然在目自古聖賢曷嘗如此

此正佛氏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也近世學者狂誕大言其弊皆象山始傳燈錄智通禪師偈曰舉手攀南斗迴身倚北辰出頭天外見誰是我般人又釋氏謂一大藏經只是一箇註脚嗚呼來歷明矣

朱子曰子靜說話嘗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不說破便是禪家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

陸子與王順伯書曰兄前與家兄大槩謂儒釋同某嘗以義利二字判儒釋又曰公私其實即義利也惟義惟公故經世惟利惟私故出世儒者雖至於無聲臭一方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

之皆主於出世。從其教之所由起者觀之，則儒釋之辨判然矣。

朱子曰：向見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被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陳建曰：近世論儒佛，多謂本同末異。象山即是此意也。朱子文集所稱李伯諫亦云：儒佛見處既無二理，其設教何異也。蓋儒教本人事，佛教本死生。此言即與象山合轍。本人事即是主經世，本死生即是主出世也。

陸子曰：今世儒者類指佛老為異端。孔子曰：攻乎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却指那箇為異端。蓋異字與同字為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異緒與堯舜不同，此所以為異端也。也因做學者攻異端，曰天下之理將從其簡且易者而學之乎？將從其繁且難者而學之乎？學者何苦於繁難之說而不為簡易之從乎？因坐中有江西士人問為學，朱子曰：公門都被陸子靜誤教，莫要讀書誤公一生。使公到今已老，此心便如村愚拍盲無知之人撞墻撞壁無所知，識使得這心飛揚跳擲，渺々茫茫都無所主，若涉大水，浩無津涯，少間便會失心，去何故？下此一等只會失心，別無合殺也。傳子淵便是如此。子淵後以喪心死。豈有下學聖人之道，臨了却反有失心者，是甚道理，吁！誤人可悲，可痛，分明是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陳建曰：象山語錄云：先生於門人最屬意者，惟傳子淵先生臨終前數日見子淵與周益公論道，五書歎曰：子淵擒龍打鳳底。

手段又或問今之學者為誰，先生屈指數之，以傳子淵居首，鄧文範次之，傳季魯、黃元吉又次之，又象山答陳君舉書曰：子淵人品甚高，非餘子比也。愚案子淵為高弟首稱，而乃至於失心，陸學可知矣。文公說江西學者自以為得陸刪定之學，高談大論略無忌憚，忽一日自以為悟道，明日與人飲酒，如法罵人，某謂賈誼云：秦二世今日即位，明日射人，今江西學者乃今日悟道而明日罵人，不知所悟者果何道也。江西學者即傳子淵。

許行父謂陸子靜：只要頓悟，更無工夫。朱子曰：如此說，不得下會見他病處，說上他不倒，大抵今人多失望，風便罵將去，都不會根究到見他，不是須子細推原，怎生不是始得，此便是窮理。陳建曰：近世學者辨陸最難，其以象山為孔孟之學者，固是踈畧，輕信被他嚇倒，其以為偏於尊德性，亦尚被他遮掩，送箇好題目與他以為似禪流，於禪者亦只是知其皮膚而已，至此望風罵去，則亦未知下所以辨陸之要也。何謂辨陸之要？養神一路是已，首終所載皆辨陸之要也。或曰：朱子辨陸學止說到陽陰佛改換遮掩處，未嘗說及養神一路，子究言之何也？曰：養神一路即象山所遮掩而陰佛之實也。當時象山止與門人私授口傳，未嘗形於書疏文字，是以朱子無從知之辨之也。今據語錄推究而後其禪實始白也。

楊慈湖

名簡字敬仲浙東慈溪人象山高弟門人

行狀云：慈湖初在太學循理齋，嘗入夜憶先訓，默自反觀，已覺天地萬物通為一。

體非吾心外事。至陸先生新第歸來富陽。慈湖留之夜集。雙明閣上。數提本心二字。因從容問曰。何謂本心。適平旦嘗聽扇訟。陸先生即揚聲答曰。適斷扇訟。見得孰是孰非者。即本心也。慈湖聞之。忽覺此心澄然清明。亟問曰。止如斯耶。陸曰。更有也。慈湖即北面納拜。終身事焉。每謂某感陸先生。尤是再答一語。更云。云便支離去已。而沿檄宿山間。觀故書。猶疑終夜坐。不能寐。天墮々欲曉。忽灑然。如物脫去。乃益明。後居妣喪。更覺日用應酬。未能無礙。沉思屢日。偶一事相提觸。亟起旋草廬中。始大悟變化。云爲之旨。縱橫交錯。萬變虛明。不動如鑑中象矣。陳建曰。鑑中影象。之見慈湖。一生言之。華嚴經言第一真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第三事事無礙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傳燈錄謂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內。謂心如明鏡。臺謂心月。孤圓光吞萬象。觀此則知慈湖鏡象之說。之來歷矣。陳白沙謂一片虛靈萬象存。王陽明謂良知之體。如明鏡。亦即此意。楊慈湖訓語曰。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心之精神是謂聖精神虛明。無體未嘗生。未嘗死。人患不自覺耳。一日洞覺。則知生死之非二矣。則爲不虛生矣。陳建曰。慈湖此語。即佛氏形有生死。真性常在。即以神識爲不生不滅。象山謂人與宇宙皆在無究之中。陳白沙謂神理爲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即此也。

學

王陽明答人書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

吾聖門所謂良知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々。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畧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始有不同耳。

又曰。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如明鏡。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會。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以生其心。佛氏會有是言。未爲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即是無所住處。

王陽明答人問道詩云。饑來喫飯。倦來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說與世人渾不信。却從身外覓神仙。陳建曰。傳燈錄或問。惠海禪師修道如何。用功曰。飢來喫飯。困來即眠。一切人喫飯時。不肯喫。百種思量。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考陽明講學一切宗祖傳燈。

王陽明雜詩曰。至道不外得。一悟失群闇。又云。悟後六經無一字。靜餘孤月湛虛明。又云。道六經皆註脚。憑誰一語悟真機。又云。悟到鳶魚飛躍處。工夫原不在陳編。陳建曰。朱子嘗謂以悟爲則。乃釋氏之法。而吾儒所無。有又謂才說悟。便不是學問。不可窮詰。不可研究。一味說入虛談。最爲惑人。陽明奈何。以爲至道。捨先賢所棄。以自珍。哉。嘗記昔人作舉。用有過官吏判語一聯。云。將睡去之果核。重上華筵。吹已棄之燼灰。再張虛篋。陽明之講學。亦當以此語判之。

王陽明示門人詩云。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陳建曰。陽明此

詩說禪甚高妙，首句即說鑑象之悟也。第二句心法起滅天地也。後二句皆傳燈錄語也。朱子嘗謂陸子靜却成一部禪，愚謂陽明亦成一部禪矣。又曰象山陽明雖皆禪，然象山禪機深密工於遮掩，以故學者極難識得他破。若陽明則大段漏露，分明招認端的爲君陳矣。

王陽明送門人歸文或問儒與釋孰異乎。陽明子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與非孰辨？子曰：子無求其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陳建曰：陽明答人書云：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人，不敢以爲非也。愚惟求心一言，正陽明學術病根。自古衆言淆亂，折諸聖，未聞言之是非折諸心。雖孔子之言，不敢以爲是者，也。其陷於師心自用，猖狂自恣甚矣。自古聖賢皆主義理，不任心，故不曰義之與比，惟義所在，則曰以禮制心，在正其心，一毫任心，師心無有也。惟釋氏乃不說義理，而只說心，惟釋氏乃自謂了心，照心應無所住，以生其心，而猖狂自恣，嗚呼！此儒釋之所以分，而陽明之所以爲陽明與。

修教要錄 卷之五

修教要錄卷之五

學問三後編一

近思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朱子曰、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朱子曰、學是學其事、如讀書是學、須下精思其中義理、方得、如做此事、是學須思此事道理如何、只恁低頭做不思這道理、則所學者粗迹耳、故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不下傍事上體察、則無可據之地、而終不安穩、須是學與思互相發明、又曰、思與學字相對說、學這事、便思這事、人說這事合恁地做、自家不曾思量這道理是合如何、則罔然而已、罔似今人說罔兩、既思得這事、若不去這事、便不熟、則臬兀不安、如人學射、雖習得弓箭裏許多模樣、若不曾思量這箇是合如何也不得、既思得許多模樣、是合如何、却不曾去射、也如何得、問學謂視聖賢所言所行之效之也、思謂研究其理之所以然也、徒

學而不究其理一則罔々トハ謂昏而無得、則其所學者粗迹耳、徒思而無踐履之實一則殆、々トハ謂危而不安、則其所思者亦虛見爾、學而思則知益精、思而學則守益固、學所以致廣大、思所以盡精微、曰、學不專於踐履、如學以聚之、正為見聞之益而言、

伊川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一、以衆人一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願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

又答橫渠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温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苦思強索、則易至於窒、而不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一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學固原於從容厭飫而自得、不可勞心極慮而強通、

嘗有入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固學而致心疾者、

學原於思、學以明理為先、善思則明睿生、而物理可格、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說見尚書睿通微也、人心虛靈本然明德、致思究理、久自通微、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

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又曰、思曰睿、々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思慮泛遠、而不循序漸進、則勞心而無得、即吾所知者、以類推之、則心路易通、而思有條理、是謂近思、朱子曰、若是真箇劈初頭理會得一件、分曉透徹、便逐件如此理會去、相次、亦不難、又曰、從己理會得處、推將去、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己、

橫渠曰、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有所開、即便割記、不則思則還塞之矣、疑義有所割記、則已得者可以不遺忘、未得者可以有所進、不則思則思不起、猶山徑之蹊間不用、則茅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

致知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為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伊川答朱長文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下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下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

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伊川曰、學者固當勉強、然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
知只是觀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如子所言、
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
固守者勉強而堅執、未致知便欲識意、是躐等也、勉強而行者、固守者從容而自得

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爲人
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
見理明則真知而實信之、自然樂於循理、蓋人性本善順理而行、宜無待於勉強、唯於理有未盡、臨事布置、故覺其難、知有少般數、

然有深淺、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
真知者知之至也、真知其是、則順而行之、莫能過之矣、 某年

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智識明、則力量自進、

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情性、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君子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沿
而不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

橫渠曰、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言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

者以仁爲己任、不以苟知爲得、必以了悟爲聞、因有是說、

朱子答孫敬甫書曰、程夫子言、涵養必以敬而進、學則在致知、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
兩翼、未有一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其間蓋有全出於異端、而猶不失於爲己者、其他則
皆飾私反理、而不足謂之學矣、

答趙民表書曰、古人之學、以致知爲先、致知之方、在乎格物、格物云者、河南夫子所謂、
或讀書講明義理、尙論古人、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格物之事也、格物知
至、則行無不力、而遇事不患其無立矣、

伊川曰、凡一物上有三理、須是究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
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
三者、窮理之目也、 或問格物、須物々格之、還只格一

物、而萬理皆知、曰、怎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中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
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

朱子曰、程子說格物、曰、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意句俱至、不可移易、天生
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人具是物、而不能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
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乎物之極、則事之理有未

究理

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

又曰、所務於窮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朱子曰、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究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唯程子積累貫通之說為妙、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須心潛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

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凡物之名字、自與音義氣理相通、除其他有體質、可以指論而得者之外、如天之所以為天、天未名時、本亦無名、只是蒼々然也、何以便有此名、蓋出自然之理、音聲發於其氣、遂有此

名此字、如下今之聽聲之精者便知人性、善小者知人姓名、理由此也、觀此則凡物皆可推

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常而不窮、常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常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理者、孰能識之、

橫渠曰、義理之學、亦須深沉一作玩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

朱子曰、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去看、方有得、若只見皮膚、便有差錯、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麤、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麤、

朱子曰、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因自云、某如今雖便靜坐、道理自見、若未能識得、涵養箇甚、又曰、萬事在究理、經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

又曰、學者工夫、唯在居敬究理之二事、此二事互相發、能究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究理、工夫日益密、又答馮作肅書曰、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々々則德孤、無所利矣、

答劉公度書曰、天下事物之理、方冊聖賢之言、皆須子細反復究竟、至於持守、却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默默トシテ加功著力向前耳、今聞廢書不講、而反以持守之事為講說之資、是

乃兩失其宜、下梢弄得無收殺、只成得杜撰捏合而已、葉賀孫問、往前承誨、只就窮理說較多、此來如下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上一截、數々蒙提

會疑

警、此意是如何、曰、已前也說了、只是夾雜說、但覺得、近日諸公、去理會窮理工夫多、又自漸々不看見自己、又曰、今有下學者在某門者、其於考理、非不精當、說得來置水不漏、然所爲却顛倒錯繆、全然與所知者相反、人只管道、某不合引他、如今被他累、却不見渠實是理會得、某如何不與他說、然所爲背馳者、只是不在源頭上用功、只是徒然耳、

伊川曰、學者先要會疑、朱子曰、書始讀未見有疑、其次漸有疑、又其次節々有疑、過了此一番後、漸々釋以至融會貫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

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

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每見是書而每知新益則學進矣、然學固足以釋疑、而學亦貴於於一疑、蓋疑則能思、思則能得、於無疑、而有疑則察理密矣、

橫渠曰、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見、

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々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上也、

讀書

焯初到、問爲學之方、伊川曰、公要知爲學、須是讀書、々々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願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

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又言、徒貪多而無玩習之功、則所學者非我有也、玩味而不忘而又力行、其所知、則所得爲實得、

凡觀書不可下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々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充實之美在己詩之稱美在人、如此之類、豈可泥爲二義乎也矣、

今人不曾讀書、如下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不達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

朱子曰、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下以驗風俗之盛衰、見中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專對也、

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須是未讀詩時如三面牆、到讀了後、便不三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是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來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會讀也、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

朱子曰書須成誦少問不知不覺自然觸發曉得蓋一段文義橫在心上自是放不得必曉得而後已今人所記不記得思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不精不熟之故也又曰橫渠作正蒙時或夜裏嘿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

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作經之意與聖人所用心以至聖人而吾之所讀未至者所以未得者未至以所行言未得以所知言句句而求之書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朱子一日謂諸生曰某患學者談空說妙姑欲令先通曉文義就書求意下梢頭往々又只守定冊子上言語却看得不切己須是將切己看玩味入心力去行之方有所益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既釋書則別是一般不知病根安在曰此乃不求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古人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則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

問向蒙見教讀書須要涵養須要浹洽因言孟子千言萬語只是論心七篇之書如是看是涵養工夫否曰某爲見人讀書齒齋所以說讀書須當涵養令胸中有所得耳如吾友所說又襯貼一件意思硬要差排看書豈是如此又一士友曰先生涵泳之說乃

杜元凱優而柔之意曰亦不用如此解說所謂涵泳是子細讀書之異名也大率與人說話便是難某只說一箇涵泳一人硬來差排一人硬來解說此是隨語生解支離延蔓少間展轉只是添得多說得遠如此讀書全不自做工夫全無巴鼻可知是使人說學是空談

或人請諸經之疑先生既答之復曰今雖盡與公說公盡曉得不下於自家心地上做工夫亦不濟事又曰如今理會道理若不識箇頭都是閑話這源頭是甚麼只在自身已上固有底仁義禮智皆廣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這箇是源頭見得這箇了方可講學恰如人知得合當行只假借聖賢言語作引路一般

答何叔京書曰若使道可以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某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鸞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上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中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又曰某緣日前無深探力行之志凡所論說皆出入口耳之餘以故全不得力今方覺悟欲勇革舊習而血氣已衰心志亦不復彊不知終能有濟否也

答程允夫書曰、大槩此事、以涵養本原爲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向來泛濫出入、無所適從、名爲學問、而實何有、亦可笑耳、

答黃直卿書曰、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下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丁便令再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却須勇革、不可苟避譏笑、却誤人也、

答范文叔書曰、尹和靖門人贊其師云、不哉聖謨、六經之編、耳順心得、如誦己言、要當至此地位、始是讀書人耳、

答劉定夫書曰、要得學者息却許多狂妄身心、除却許多閑雜說話、著實讀書、初時儘且尋行數墨、久之自有見處、最可怕人說學不在書、不務估量、不專口耳、下梢說得張皇、都無收拾、只是一場大脫空、真是可惡、

解經

伊川曰、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下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下鑿教深遠得、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願欲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其遠者雖三千實猶未易得而聞、其近者雖鄙夫、可得而竭也、

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爾、緊要、謂綱領也、

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
識路徑則知趨向、立門庭則有規模、得於師友者知此、然後歸而求之可矣、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學問四 後編二

存養

明道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出遺書、徒事問辨、而不加存養、口耳之學也。而李顛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李顛字伯程子門人也、義理養心、本兼動靜、但此答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故曰但存涵養意、久則自熟敬則心存于中、無所越逸、即涵養之意、

涵養吾一、心存則不、
伊川曰、存養熟、然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所養厚、則行有餘力、動息節宜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出易頤卦傳、威儀見於容貌、行義著於事業、言語不謹則敗德、飲食無度則敗身、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記其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

不牢固、聖人無心記事、故其心虛明、自然常記、今人著心強記、故其心紛擾、愈不能記、然記事不能、與二處事不精、二者、又皆出於所養不厚、則明德日昏、故已往者不能記、方來者不能察也、

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為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閑其邪思、則心固則自無私邪之念、不必閑也、外人於夢寐間、亦可以下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朱子曰、魂與魄交而成寐、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出夢、若心神安定、夢寐亦不至顛倒、和叔字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況臨大事乎、

伊川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持其志者、有所守于中、無暴其氣者、無所縱于外、然中有所守、則氣自完、外無所縱則志愈固、故曰交相養、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若下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著力、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中有所養、而後發於外者、不悖、至若謹言語、此亦學者所可用力、但不可專於言語之上用工、

朱子答楊子直書曰、身心內外初無間隔、所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於外者、亦即此心之用、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

敬

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三擾苗助長之患、否、則有三舍而不芸之失、是則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上哉、明道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曰、主敬以立其本、究理以進其知、二者不可偏廢、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二者亦互相發、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朱子曰、天地亦是有箇主宰、方始恁地變易無究、就人心言之、惟敬、然後流行不息、敬纔間斷、便是不誠無物也、

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詩魯頌曰、思無邪、曲禮曰、毋不敬、心存乎中、而邪念不作、則見之、所行自無差矣、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此言靜而主敬事物未倚、即所謂未發之中、敬非中、倚即所謂未發之中、敬非中、敬所以養其中也、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學、
篇於持敬無往非學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又曰、敬勝百邪、朱子曰、學者常提此醒、此心如日之升、羣邪自息、學者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

敬以直內是涵養、意又曰、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內同、理謂敬為和樂、則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中心沒事也、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

伊川曰、入道莫如敬、未有所能致知、而不在敬者、
非敬則心昏雜、理有不能至、能察而知、有不能至
今學者敬而不自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
持敬而無自得之意、又為之不安者、但存心未熟之故
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為之、恭之禮者、非禮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為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作意太過、勉強以為恭、而不知禮本自然、是以勞而不安也、私為之恭者、作意以為恭、而非其公行者也、非體之禮、謂非升降揖遜之儀、鋪筵設几之文、蓋自然安順之理也、云々、

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

道獨善其身要下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上理而已

私意謂矯飾作為之意循理則順乎自然盡

乎當然何不安之有

敬則自虛靜不可下把虛靜喚做敬上朱子曰周子說主靜正是要下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上程子又恐人只管求靜遂與事物不交涉却說箇敬云敬則自虛靜

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

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

人心無常亦惟操之則存學者實用力而有見於斯則真得所以存心之要而不患於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矣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

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

物難為使之不思慮絕聖者黜其聰明棄智者屏其智慮老氏之絕聖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為

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々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々謂物來奪之

免此謂有思慮而無紛亂上林用中主一銘有主則虛神守其都無主則

實鬼關其室

或問程子言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何也朱子曰此只是有主于中外邪不能入自其有上

主於中言則謂之實自其外邪不入言則謂之虛

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

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

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

蓋若動若靜此心常存一而不二所謂敬也不欺不慢不愧屋漏皆戒慎謹獨之意此意常存所主自一

朱子曰程子有功於後學最是拈出敬字有敬則此心不放事々從此做去又曰無適者只是持

守得定不馳騖走作之意耳無適即是主一主一即是敬展轉相解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

又別有敬也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敬存于中嚴威儼恪著於外者然未有一外貌弛慢而心能敬

舜孳々為善若未接物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為善也以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

無言

孳孳者屢々不倦之意聖人為善固無間斷然方其未接物之時自有主敬而已是即善之本也不是但嘿然無言謂其靜而有存也

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日啗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々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心不專一則言動皆無實故曰不誠將至則非誠於學矣也思慮者動於心一應事者見於言行皆不可不主於一

邵伯溫問心術最難如何執持曰敬

閑邪則誠自存不外面提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一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閑邪之意即是誠也苟役心於邪妄

由內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一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孟子言性善皆孩提之愛親敬

兄如見赤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如四端之發無非自然由中而出蓋實心非外操之則存矣所謂閑邪者亦不過外肅其容貌內齊其思慮則敬自然生邪自然息

敬只是主一也主一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上直內是本尹彥明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三不得毫髮事

非主一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有氣無如何也

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中庸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自其敬以修己充而廣之則政理清明明而百姓

安風化廣被而天下平蓋惟上下孚感於恭敬舉無乖爭凌犯之風和氣薰蒸自然陰陽順軌萬物遂宜禮運曰鳳凰麟皆在郊藪龜龍在宮沼所謂四靈畢至也又曰體信以達順朱子曰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無一毫之偽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之得聰明睿智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敬則心專靜而不昏故明睿生推此敬可以事天饗帝天以理言故曰其所皆由是出非程子實因持敬而見其效何以語及此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間居中某嘗

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

踣曰踣箕踞乃散惰之所形見學者始須莊敬持守積久自然安舒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恭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之時齋莊儼然於容貌而已及夫執事而敬主於事與人忠推於人自始學

以至成德皆不外此但有勉強與安行之異耳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唯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震卦象傳七以載鼎實一也桓酒也雷震百里

可謂震矣而奉祀者不失其七也誠敬盡於祀事則雖震而不爲驚也是知君子當大患難大恐懼處之安而不自失者惟存誠篤至中有主則威震不足動之矣

朱子曰敬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

敬所以抵敵人欲人常敬則天理自明人欲上來不得又曰敬是箇扶策人底道理人當放肆怠惰時才敬便扶策得此心起常常恁地雖有此些放僻邪侈意思也自退聽

問居常持敬於靜時最好及臨事則厭倦或於臨事時著力則覺紛擾不然則於正存敬時忽々爲思慮引去是三者將何以勝之曰今人將敬來別做一事所以有厭倦爲思慮引去敬只是自家一箇心常惺々便是不可將來別做一事又豈可下指擊跪曲拳塊然在此而後爲敬

真西山曰秦漢以下諸儒皆不知敬爲學問之本至程子指以示人而朱子又發明之極其切至先生有功于聖門此其最大者也

許魯齋曰爲學之初先要持敬敬則身心收斂氣不粗暴清者愈清而濁者不得長美者愈美而惡者不得行靜而敬常念天地鬼神臨之不敢少忽動而敬自視聽色貌言事疑忿得二々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之大畧也禮記一書近二十萬言最初一句曰毋不敬天下古今之善皆從敬字上起天下古今之惡皆從不敬上生在小學

便索要敬在大學也索要敬爲子爲臣爲君爲父皆索要敬以至當小事當大事上都索要敬這一件先能著力然後可以論學學又先要究理

朱子曰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源而謹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格致進德誠正修業而致中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爲說焉

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朱子曰看來小學却未嘗得敬敬已自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到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問大學首云明德却不曾說主敬莫是已具於小學否曰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却是帶補一敬字陳北溪曰程子只說一箇主敬工夫可以補小學之缺蓋主敬工夫可下以收放心而立大本大本既立然後工夫循序而進無往不通大抵主敬之功貫始終一動靜合內外小學大學皆不可無也

曰然則所謂敬者又若何而用力耶曰程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朱子曰主一只是心專一不下以他念雜之無適又是

不_レ是自家物事、若有_二主一底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_レ爲_二我有_一、都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纔_レ主_一、便覺_二意思好_一、卓然_レ、陳北溪曰、主一是心只在此、不_レ二不_レ三、無適是心只在此、不_レ東不_レ西、主一無適、只展轉相解釋、要_二分明_一、非_二主一外又別有_二無適之功_一也、嘗以_二整齊嚴肅_一、言_レ之矣、

程子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_一、々々則無_二非僻之干_一矣、盧玉溪曰、主一無適未_レ易曉、故又就_二事實上_一教_レ人、使_下只就_二眼前_一做_レ工夫、如下_二正衣冠_一、尊_二瞻視_一、足容重、手容恭、之類、皆是、內外一致、外面整齊嚴肅、則內面便_一、內面便_一、則外面便無_二非僻之干_一、

至_二其門人謝氏之說_一、則又有_二所謂常惺々法_一者上焉、

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々法、朱子曰、惺々、乃心不_レ昏昧_一之謂、只是便是敬、整齊嚴肅固是敬、然心若昏昧燭_レ理不明、雖_二強把捉_一、豈得_レ爲_レ敬、又曰、學問須_二是警省_一、且如_二瑞巖和尚_一每日常自問_二主人翁_一、惺々否、又自答曰_二惺々_一、今時學者却不能_レ如此、或問佛氏亦有_二此語_一、曰其喚_二醒_一此心、則同、其爲_レ道、則異、吾儒喚_二醒_一此心、欲_二他照_一管_レ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_レ所_二作爲_一、異處在此、又曰、心既常惺々、又以_二規矩繩_一檢_レ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又曰、今人心聳然、在此、尙無_二惰慢之氣_一、况曰、心常能惺々者乎、故心常惺々、自無_二客慮_一、

尹氏之說、則又有_二所謂其心收斂_一、不容_二一物_一者上焉、

祈寬問、如何、是主一、和靖尹氏曰、只收_二斂身心_一便是主一、且如下人到_二神祠_一致_レ敬時、其心收斂、更著_二不_レ得_二毫髮事_一、非_二主一_一而何、朱子曰、心主_二這一事_一、不_レ爲_二他事_一攙亂、便是不_レ容_二一物_一、問心收斂不容_二一物_一、朱子曰、這心都不_レ著_二一物_一、便收_二斂他_一、上文云、今人入_二神祠_一、當_二那時_一、直是更著_二不_レ得_二些子事_一、只有_二箇恭敬_一、此最見得、親切、今人若能專_一、此心便收斂、緊密、都無_二些子空罅_一、若這事思量未了、又走_二做_二那邊_一去、心便成_二兩路_一、觀_二是數說_一、足_レ以見_二其用力之方_一矣、

問_二程氏謝氏尹氏所_レ說敬處_一、朱子曰、譬如_二此屋_一、四方皆入得、若從_二一方_一入到_二這裏_一、則那_二三方_一入處、都在_二這裏_一了、問敬、諸先生之說、各不同、然總而言之、常令_二此心_一常存、是_レ否、曰、其實只一般、若是敬時、自然主一無適、自然整齊嚴肅、自然常惺々、其心收斂、不容_二一物_一、但程子整齊嚴肅、與_二謝氏尹氏之說_一又更分曉、問程子謝氏之說、謝氏尤切當、曰、如_二某所_一見、程子說得切當、整齊嚴肅、此心便存、便能惺々、未有_二外面整齊嚴肅_一而內不_レ惺々者、人一時問外面整齊、便一時惺々、一時放寬了便昏忘也、真西山氏曰持敬之道合_二三先生之言_一而用力焉、然後內外交相養之功始備、程勿齋曰整齊嚴肅及收斂、不_レ容_二一物_一皆敬之始也、主一無適及常惺々者皆敬之

成也主一無適者敬之純常惺々者敬而明也然主一亦有淺深以初學言之則欲主乎一以成德
言之則所主者一

曰敬之所以爲學之始者然矣其所以爲學之終也奈何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
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爲始知小學之賴于此以爲終者可一以貫之

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尊德性持敬以涵養
本源也道問學究格
以開發由是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則所謂先立其大者持敬以誠其
意正其心也而小者不能奪百體從心君所
令而身修也聰明也

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離乎敬
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

朱子曰敬者始終之要未始知則敬以知之已知則敬以守之若不敬則其心顛倒昏昧而不自知
未始知者非敬無以知之已知者非敬無所守

朱子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
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々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々屬
々、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
惟心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慾萬端、不

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
戒、敢告靈臺、

問、敬齋箴、朱子曰、此是敬之目、許有許多地頭去處、又曰、須臾之間、以時言、毫釐之
差、以事言、

問、毫釐有差、天壤易處、北溪陳氏曰、此非謂些小事不敬、便能做大病、是言大病病只在微細處失一起、
故千里之纒、差之毫釐、然亦當思、微細處差失、似甚小可、何故便到天地變亂三綱淪九法斁、殆難以空言

解釋、須多歷人情事變之熟、乃知此不敬之爲害端的處、嗚乎、甚可畏、而非二理
明義精、亦不能發到此、真可爲切、已箴之教人、免陷於夷狄禽獸之歸也、 問、敬齋箴、後面少些從容不
迫之意、欲先生添數語、曰、如何解迫切、今未會下手、便要從容、不迫、却無此理、除
非那人做工夫、大段迫切、然後勸他勿迫、如下人相戰未會交鋒、便要引退、今未會做
工夫、便要開後門、然亦不迫迫切、只是不會做、做著時不患其迫切、某但常覺得寬緩底
意思多耳、勉齋黃氏曰、此箴是從粗說入精、從淺入深、又曰、動靜不違、表裏交正、是一

篇綱領、西山真氏曰、敬之爲義、至是無復餘蘊、有志於聖學者、宜熟復之、臨川吳氏曰、
敬齋箴凡十章、々々四句、其一言靜無違、其二言動無違、其三言表之正、其四、言裏之
正、其五言心之正而達於事、其六言事之主一而本於心、其七總前六章、其八言心不能
無適之病、其九言事不能主一之病、其十總結一篇、其言持敬工夫、周且悉矣、

張子橫曰、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先生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少病在、

謝氏曰、凡恭謹必勉強、不安肆、如勿助長、正當勿忘、勿助長之間、子細體認取、問橫渠只是硬把故不安否、朱子曰他只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會熟、不是學箇恭、又學箇安、

或問、持敬覺不甚安、朱子曰、初學如何便得安除是、孔子方恭而安、初要持敬也、須勉強、但覺見有些子放去、便收斂提掇起、敬便在這裏、常常相接、久後自熟、問今於下工夫之時、不痛自警策、而遽栽培涵泳、恐或近於放倒、南軒張氏曰、敬守此心、栽培涵泳、正是下工夫處、若近於放倒、則何栽培涵泳之有、栽培涵泳之說出前

謝氏曰、事至應之、不與之往、非敬乎、萬變而此常存、奚紛擾之有、夫子曰、事思敬、正謂此耳、

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朱子曰、如何都靜得、有事須著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自早至暮、有許多事、不成說下事多撓亂、我且去靜坐、敬不是如此、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故程子說下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此段這一句、是緊要處、

敬義

明道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朱子曰、敬主乎中、義防乎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又曰、表裏夾持、更無東走西作、直上者、不為物欲所累、則可上達天德矣、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

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

張南軒曰、居敬集義、工夫並進、相須而相成也、若只要能敬、不知集義、則所謂敬者、亦塊然無所為而已、烏得心體之周流哉、又曰、集義只是事々求箇是而已、朱子曰、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亦未免於昏慣雜擾、而所謂敬者、亦非其敬矣、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

敬立、則內直義、形則外方、由內達外、生理條直、而無私欲邪枉之累、則心德至矣

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

文言曰敬以直內、而不曰以敬直內、蓋有意歟、以之而直內則此心已有所偏倚、而非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者敬所當爲、而無期必計效之意也、

伊川曰、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

坤六二文言傳、敬主于中、則動靜之間、心存戒謹、自然端直、而無邪曲之念、義見于外、則應酬之際、事當其則、截然方正、而無回撓之私、然義之用達於外耳、義非在外也、內直外方、敬義交養、其德自然盛大、故曰不孤也、

明道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

朱子曰、橫渠以立言傳後、爲修辭居業、明道所謂修辭但是非禮勿言、

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體當、俗語猶所謂體驗 勤當也、蓋修其言辭者、所以擬議其敬義之實事、而非徒事於虛辭也、道之浩々、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

以修業也、浩々、流行盛大貌、下手、言用力處、道之廣大、於何用力、惟立己之誠意、始有據守之地、此誠既立、則其業之所就、日以廣大、 終日乾々、大小之事、却只是忠信取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說並見易文言、

周子曰、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朱子曰、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焉、程子曰、無妄之謂誠、故無妄次復、而曰

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茂、篤實盛發之意、對、猶配也、謂配天時以育物也、

朱子曰、無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無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唯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

明道曰、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既已無妄不宜有往、々則妄也、故無妄之家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心雖非出於邪妄、而見理不明、所爲或乖於正理、是即妄也、即邪心也、故無妄而有匪正之眚、又事至於無妄、則得所止矣、不

也、故曰、不利有攸往、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

伊川曰、動以天爲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無妄之義、大矣哉、震下乾上爲無妄、震動也、乾天也、故曰、動以天、妄邪僞也、動而純

乎天理、則無邪偽也。

劉忠定公見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_レ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又問行之何先、公曰、自_レ不_レ妄語始、劉初甚易之、及_レ退而自鑒、括日之所行與_レ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_{スルコト}七年、而後成、自_レ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_レ餘裕、

朱子曰、誠之爲_レ言實也、然經傳用_レ之、各有_レ所指、不可_レ一槩論、如_レ周子謂_レ誠者聖人之本、蓋指_レ實理而言、即中庸所謂、天下至誠者、指_レ人之實有此理而言也、溫公所謂誠、即大學所謂誠_レ其意者、指_レ人之實_レ其心而不_レ自欺者也、真西山曰、溫公之所謂誠、主_レ於不_レ欺詐、無_レ矯僞、正學者立_レ心之初、所_レ當_レ從事者、非_レ指_レ誠之至者而言也、

趙致道問_レ於朱子曰、周子云、誠無爲、幾善惡、此明_レ人心未發之體、而指_レ已發之端、蓋欲_レ學者致_レ察於萌動之微、知_レ所_レ決擇而去取_レ之、以不_レ失_レ乎本心之體而已、或疑_レ之、以謂有_レ類_レ於胡子同體異用之云者、遂妄以_レ意揣量爲_レ圖、如_レ後善惡、雖_レ相對、當_レ分_レ賓主、天理人欲雖_レ分_レ派、必省_レ宗孽、自_レ誠之動而之_レ善、則如_レ木之自_レ本而幹、自_レ幹而末、上下相達者、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側秀、若寄生疣贅者、此雖_レ亦誠之動、則人心之發見、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_レ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_レ誠之正宗、蓋庶孽也、苟辨_レ之不_レ早、

擇_レ之不_レ精、則客或乘_レ主、孽或代_レ宗矣、學者能於_レ萌動幾微之間、察_レ其所_レ發向背、凡直出者爲_レ天理、旁出者爲_レ人欲、直出者爲_レ善、旁出者爲_レ惡、於_レ直出者_レ利_レ道_レ之、旁出者_レ遏_レ絕_レ之、功力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_レ於一途、而保_レ有_レ天命矣、於_レ此可見_レ未發之前有_レ善無_レ惡、而程子所謂不_レ是性中元有_レ此兩端、相對而生上者、蓋謂_レ此也、若以_レ善惡爲_レ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是天理人欲同出_レ一原、未發之前已具_レ兩端、所謂天命之性、亦甚汗雜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說也、朱子曰、得_レ之、

張橫渠曰、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_レ反_レ約究_レ源、勇_レ於苟作、持_レ不_レ逮之資、而急_レ知_レ後世、明者一覽如_レ見_レ肺肝、然多見_レ其不_レ知_レ量也、方且創_レ艾其弊、默_レ養吾誠、顧_レ所_レ患、日力不_レ足、而未_レ果_レ他爲_レ也、

靜

明道曰、性靜者可_レ以爲_レ學、智以_レ靜而明、行以_レ靜爲_レ主、謝顯道從_レ明道先生於扶溝、明道一日謂_レ之曰、爾輩在_レ此相從、只是學_レ顯言語、故其學心口不_レ相應、蓋_レ若行_レ之、請問焉、曰、且靜坐、

伊川曰、靜後見_レ萬物、自然皆有_レ春意、

明道詩曰、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

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朱子曰、靜坐、則收拾得、精神定、道理方有湊泊處、

伊川謂蘇季明曰、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朱子曰、無物字、恐當作有物字、曰、既

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

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

定、聖人便言止、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

艮其止、止其所止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

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此段問答、皆論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或曰、

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

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

朱子曰、靜中有物者、只是敬則常惺々在這裏、又曰、靜中有物、只是知覺不昧、或問伊川

云、纔有知覺便是動、曰若云知寒覺暖、便是知覺已動、今未會著於事物、但有知覺在、

何妨其為靜、不成靜坐、便只是瞌睡、

邵康節先生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常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

雖夜深亦如之、

朱子曰、看康節、這人須極處置事、被他神閑氣定不動、聲氣須處置得精明、他氣質本

清明、又養得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那心、都在緊要上、被他靜極了、所以看得天下

事理、如此精明、

朱子曰、主靜夜氣一章可見、問程子常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慮、且教人

收拾此心耳、初學亦當如此、又曰、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

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真箇是不同、

又曰、今人皆不肯於根本上理會、如敬字、只是將來說、更不做將來、根本不立、故其他零碎

工夫無湊泊處、明道延平皆教人靜坐、看來須是靜坐、

先生問伯羽、如何用工、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曰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

眼而坐、却有思慮矣、又言、也不可全無思慮、無邪思耳、

又曰、心未嘗遇事時、須是靜、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

事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閑時須是收斂做事、便有精神、

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恁衰颯、不知當如何、曰、這箇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捉、若要

去把捉、又添一箇心、公若知得放下不好提撥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如何、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麼事、若是好事、當做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著思量教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纔覺得如此、這敬便在這裏、問、當官事多膠々擾々、奈何、曰、他自膠擾、我何與焉、濂溪云、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中與仁、是發動處、正是當然定理處、義是截斷處、常要主靜、豈可只管放出、不收敛截斷、二字最緊要、黃直鄉勸先生、且謝賓客、數月將息、病、先生曰、天生一箇人、便須著管天下事、若要不管、須是如楊子爲我方得、某却不曾去學得這般學、又曰、人每欲不見客、不知他是如何、若使某一月日不見客、必須大病一月、似今日與客說話、一日却覺得意思舒暢、不知他門關、著門不見人底、是如何過日、朱子以楊氏爲我答黃直鄉、與程子以槁木死灰答呂與叔、同意、見客一事亦與程子世事須教人做同意、皆言動之不可不敬也、朱子答許順之書曰、來諭欲下棲心淡泊與世少求玩聖賢之言、以資吾神養、吾真上者、無一字不有病痛、夫人心活物、當動而動、當靜而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是乃本心全體大用、如何須要棲心之澹泊、然後爲得、且此心、是箇什麼、又如何其可棲也邪、答張敬夫書曰、來諭謂、靜則溺於虛無、此二字如佛老之論、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可不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下

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自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時、則安靜以養乎此耳、固非下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所以察之者、益精明耳、又謂某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今若遂易爲敬、雖若完全、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後、亦未爲的當也、必如下所謂要須靜以涵動之所本、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語卓然、意語俱到、當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上也、程子曰、呂與叔疑、養氣爲有補助、蓋爲前日思慮紛擾、合要虛靜、故以爲有補助、前日思慮紛擾、又非義理、又非事故如、是、則只是狂妄人耳、懲此以爲病、故要得虛靜、其極欲得如槁木死灰、又却不是、蓋人活物也、又安得槁木死灰、既活則須有動作、須有思慮、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者存斯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以此言之、又幾時要下身如枯木、心如死灰、又如絕四、後畢竟如何、又幾時須如枯木死灰、敬以直內、則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直截也、人惡多事、或人憫之、程子曰、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貴誰做、

張橫渠曰、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瞬有養、息有存、朱子曰、橫渠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々、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盡日讀書、或靜坐存養、皆是用功處、天地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雖秋冬凋落、生意未嘗不在其中、學者常喚、令此心不致死、則日有進、

正心之始、當下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又曰、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大抵以長爲止、乃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無由光明、易說下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今人從學之久、不見進長、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々、非干己事、而所修亦廢、由聖學觀之、冥々悠々、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乎、良卦象辭、動靜各有其時、然學者多失於不

當動而動、因循廢學、終何光明之有、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閑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尙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々聲言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著心把捉、則心已爲之動、故愈差、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與停、所感萬端、若不以一箇主、怎生奈何、

張天祺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爲中所繫縛、且中亦何形象、

張戢字天祺、欲強絕思慮、然心無安頓處、司馬溫公欲寓此心於中字、亦未免有繫著、朱子曰、譬如人家不自作主、却請別人來作主、

志氣

明道曰、有人曾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以爲惡之間、欲爲不善如以爲善之間、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之心疾、

或人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一方是有功、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伊川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

橫渠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口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

以嗜欲一累其心上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

湛而不動一而不雜者氣之本體也飲食臭味之嗜而營求攻取於外者氣之動於欲者也攻取之性即氣質之性屬足也屬厭猶欲足也

君子知德之本故凡飲食臭味才取足而已不以下以嗜好之末累此心之本也矣

有潛心於道忽々爲它慮引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酒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

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

朱子曰寬而栗柔而立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便是教人變化氣質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取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

朱子曰橫渠學力絕人尤勇於改過獨以戲爲無傷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

不知而爲之者至戲則皆有爲之也其爲害尤甚遂作東銘

不已

明道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

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朱子曰聖人見川流之不息歎逝者之如斯原其所以然乃天命流行不息之體也惟

聖人之心嘿契乎此故有感焉於此可見聖人純亦不已之心矣又曰有三天德則

純是天理無私意間斷便做得王道又曰學者謹獨所以爲不已少有不謹則人

欲乘之便間斷也

橫渠曰始學之要當知下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下心意勉々循々而不上

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朱子曰不違仁者仁在內而爲主然其未熟亦有時而出於外日月至焉者仁在外

而爲賓雖有時入內而不能久也

伊川曰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爲感々則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

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感卦九四傳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

氣復爲中方伸之氣上生々之理自然不息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

動直靜虛則明々則通動直則公々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一者純一而不雜也漠然無欲心乃純一

靜而所存者一人欲消盡故虛々則生明而能通天下之理動而所存者一天理流行故直々則大公而能周天下之務動靜惟一明通公溥庶幾作聖之功用

朱子曰此章之旨最爲要切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

無欲

不_レ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_レ別用力處、

伊川曰、人之所以不能安_ニ其止者、動_ニ於欲也、欲牽_ニ於前、而求_ニ其止不可得也、故良之道當_レ長_ニ其背、所_レ見者在_レ前、而背乃背_レ之、是所_レ不見也、止_ニ於所_レ不見、則無_ニ欲以亂_ニ其心、而止_ル乃安、良卦象傳、不見_ニ可欲、則心不亂、然_{シテ}非_レ屏_ニ視聽也、蓋不_レ牽_ニ於慾、而無_ニ私邪之見_ニ耳也、

朱子曰、即非_レ禮勿_ニ視聽言動_ニ之意、

不_レ獲_ニ其身、不_レ見_ニ其身也、謂_レ忘_レ我也、無_レ我則止矣、不_レ能_レ無_レ我無_ニ可_レ止之道、

朱子曰、外既無_ニ非禮之視聽言動、則內自不_レ見_ニ有_ニ私己之慾_ニ矣、

行_ニ其庭、不_レ見_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_レ背則雖_ニ至近不_レ見、謂_レ不_レ交_ニ於物_ニ也、

不_レ交_ニ於物、非_ニ絕_ニ物也、亦謂_ニ中在_レ所_レ主、不_レ誘_ニ於外物之交也、

中在_レ所_レ主、不_レ誘_ニ於外物之交也、

朱子曰、奸聲亂色不_レ留_ニ聰明、淫樂慝禮、不_レ接_ニ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_レ設_ニ於身體、是也、

外物不_レ接、內欲不_レ萌、如_レ是而止、乃得_レ止之道、於_レ止爲_レ无_レ咎也、

內慾不_レ萌、不_レ獲_ニ其身也、外物不_レ接、不_レ見_ニ其人也、人已兩

忘、內外各定、如是動靜之間、各得_ニ其所_レ止也、

伊川曰、致_レ知在_レ所_レ養、々々知莫_レ過_ニ於寡慾_ニ二字、

損者損_レ過而就_レ中、損_ニ浮末而就_ニ本實也、天下之害、無_レ不_レ由_ニ末之勝_ニ也、峻宇雕墻、本_ニ於宮室、酒池肉林本_ニ於飲食、淫酷殘忍本_ニ於刑罰、究_レ兵黷武本_ニ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_ニ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爲_レ害矣、先王制_ニ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_ニ於末者、人欲也、損_レ之義損_ニ人欲、以復_ニ天理_ニ而已、損家傳、

夬九五曰、莫_レ陸_レ夬_レ中_レ行、无_レ咎、象曰、中_レ行、无_レ咎、中_レ未_レ光也、傳曰、夫人心正意誠、乃能_レ極_ニ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_レ所_レ比、以_レ義之不可_レ而決_レ去之、雖_レ行_ニ於外不_レ失_ニ其中正之義、可_レ以_レ无_レ咎、然_ニ於_ニ中道_ニ未_レ得_レ爲_ニ光大也、蓋人心_ニ有_レ所_レ欲、則離_レ道矣、夫子於_レ此、示_レ人之意、深矣、九五與_ニ上六_ニ比、心有_レ所_レ昵、未_ニ必能_レ正、特以_レ義不可_レ而勉々、決_レ去之、意亦未_ニ必誠也、但九五中正、故所_レ行猶不_レ失_ニ中正之義、僅可_レ無_レ咎、然心有_レ所_レ比、不_レ能_レ無_レ欲、其於_ニ中行之道_ニ未_レ得_レ爲_ニ光大、

聖人發_レ此示_レ人、欲_レ使_レ人正_レ心誠_レ意無_ニ一毫繫累、乃能盡_ニ中正之道、充實而有_ニ光輝也、

橫渠曰、仁之難_レ成久矣、人々失_ニ其所_レ好、蓋人々有_ニ利欲之心、與_レ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_レ寡_レ欲、伊川謂_レ釋曰、吾受_レ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_ニ其筋骨於盛年_ニ無_レ損也、釋曰、先生豈以_レ受_レ氣之薄、而厚爲_レ保_レ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_レ忘_レ生狗_ニ欲

為深耻

內外

張南軒曰、若他人養生要康強、只是利、伊川說出來、純是天理、

橫渠問明道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先生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

亦定、無將迎無內外、此章就猶累於外物一句、反覆辨明、蓋萬物不同、而無外之物、萬理不同而無性外之

節、動亦定也、敬而無失、靜亦定也、將送也、事之往也無將、事之來也無迎、動靜一定、何

有乎將迎、寂然不動者、存於內也、感而遂通者、應於外也、體用一貫、何問乎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

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在外時、何者為在內、

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承上文

以三外物為外、凡應物者、必牽己而從之、是以性為有內外、如是則方其逐物在外之時、在內已無此性矣、其可乎、

蓋有意於絕外物之誘、而不知性本無內外之分也、既分內外為二兩端、則人在天地間不能不與物接、是無時而能

定、夫天地之常、以下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下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如

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々々々於外誘之除、

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咸卦九四爻辭、

貞吝、各以朋類從其所思、蓋人之一心、應感無窮、苟惡外物之誘、而欲除滅之、

將見滅於彼而生於此、非惟日見其用力之不足、而亦有不可得而除滅者矣、

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

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下有為、為中應迹、用智、則不能以下

明覺為自然、今以下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人心各有其所蔽、

智之兩端、蓋不能廓然而大公、故自私、不能物來而順應、故用智自私者、則樂於無為、而不

知以下有為、為中應迹之當、然、用智者則作意於有為、而不知以下明覺為中循理之自然、今惡外物之累己、

是自私之心也、而求照無物之地、是亦用智之過也、猶一反鑑以索照、寧可得哉、

蓋自私與用智雖若二病、而實展轉相因也、

或問、私用智之語、恐即是佛氏之自私、朱子曰、常人之私意與佛氏之自私、皆一私也、但明

道說得闊、非專指佛之自私也、葉采謂、橫渠欲去外物之累、便已近於釋氏、故程子推

其病源、自然與釋氏相似、然其自私類於釋、而用智則又類於老、要之二氏用意、皆欲

不累於外物而已、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朱子曰、

其身不見其人、此說廓然而大公、所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

無事矣、無事則定、々々則明、々々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

自私自用智之患、其根在於分內外為二、以在外

滅、故常為外物所撓、惟能知性無內外、而兩忘之、則動靜莫非自然、澄然無事矣、所謂廓然大公者也、無事則心無所

累、故能明、々則物來順應、尚何外物之累哉、蓋內外兩忘、則非自私、能定而明、則非用智也、朱子曰、內外兩忘、非忘也、

一循乎理、不レ是レ内而非レ外也、レ聖人之喜、以レ物之當レ喜、聖人之怒、以レ物之當レ怒、是レ聖人之喜怒、不レ繫レ於心、而繫レ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レ應レ於物哉、烏得レ以レ從レ外者レ為レ非、而更求レ在レ内者レ為レ是也、今以レ自私自用智之喜怒、而視レ聖人喜怒之正、為レ如何哉、夫人之情易レ發、而難レ制者唯怒為レ甚、第能於レ怒時、遽忘レ其怒、而觀レ理之是非、亦可レ見レ外誘之不足レ惡、而於レ道亦思過半レ矣、朱子曰、忘怒則伊川曰、不レ有レ躬無レ攸利、不レ立レ己、後雖レ向レ好事、猶為レ化レ物不レ得以レ天下萬物レ撓レ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レ天下萬物、蒙卦六三爻辭、己未レ能レ自立、則心無レ所レ主、雖レ為レ善事、猶為レ逐物而動、若能自立、則應酬在レ我、物皆聽レ命、何撓之有、

橫渠曰、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レ於不立、亦有レ人生無レ喜怒者、則又要得剛、々則守得定不レ回、進道勇敢、載則比レ他人、自是勇處多、

修教要錄 卷之六

修教要錄卷之六

力行一 內編一

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問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下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會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朱子曰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母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讀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下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間居獨處也厭然爲獨也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揜之君子爲陰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

也但不_レ能_三實用_二其力_一以至_レ此耳然_レ欲_レ揜_二其惡_一而卒不_レ可_レ揜欲_二詐為_一善而卒不_レ可_レ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_レ戒而必謹_二其獨_一也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_レ屋矣德則潤_レ身矣故心無_二愧怍_一則廣大寬平_二而體常舒泰德之潤_一身者然也蓋善之實_二於中_一而形_二於外_一者如此故又言_レ此以結_レ之問_二劉棟_一看_二大學自欺之說_一如何曰不_レ知_二義理_一却道_二我知_一義理_一是自欺_二朱子曰自欺是箇半知半不_レ知底人知_レ道_二善我所_レ當_レ為_レ却又不_二十分去_一為_レ善知_レ道_二惡不_レ可_レ作_レ却是自家所_レ愛舍_レ他_レ不得這便是自欺_二不知不識_一只喚_二做不知不識_一却不_レ喚_二做自欺_一又曰自欺只是自欠_二了分數_一恰如_二淡底金_一不_レ可_レ不_レ謂_二之金_一只是欠_二了分數_一如_レ為_レ善有_二八分欲_一為_二有_一兩分不_レ為_レ此便是自欺_二是自欠_一了分數_二荀子曰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_レ之則謀某自_二十六七_一讀時便曉_二得此意_一蓋偷心是不_レ知不_レ覺自走去不_レ由_二自家使_一底佛家_二亦有_一所謂流注想_一他最怕_二這箇_一瀧山禪師云某參禪幾年至今不_レ會斷_二得_一流注想_一此即荀子所謂偷則自行之心也

問自欺曰謂心之所_レ發不_レ知不_レ覺地陷_二於自欺_一非_二是陰_一有_レ心_二於為_一惡而詐_二於為_一善以自欺_一也如_二公之言_一須_二是鑄_一私錢_二假_一官會_一方_二為_一自欺無_レ狀小人豈自欺之謂邪此處工夫極細在_レ未_二便說_一到粗處_一所_二以前後學者多說差了蓋為_レ賺_レ却下文小人間居為_二不善_一一段看了_二又曰誠_一於中_二形_一於外_一那箇形色氣貌之見_二於外_一者決不_レ能_レ欺_レ人祇自欺而已這樣底求_レ無_レ緣_二做_一得_二好人_一為_二其無_一為_レ善之地_一也

又曰誠意是人鬼關過_二此一關_一方_二會_一進_二雲峯胡氏曰此章分_二別君子小人_一甚嚴蓋誠意為_二善惡關_一過_二得_一此關_二方是君子過_一不_レ得_二此關_一猶是小人傳末章長_二國家_一而務_二財用_一之小人即此閑居為_二不善_一之小人也意有_レ不_レ誠已害_二自家心術_一他日用_レ之為_二天下國家_一害_二也必矣

問知至了如何_二到_一誠意_二又說_一勿_レ自欺_二朱子曰到_二這裏_一方可_レ著_二手下工夫_一不_二是知至了_一下面許多一齊掃去下面節々有_二工夫在_一又曰譬如_二一塊物_一外面是銀裏面是鐵_一便是自欺須_二表裏如_一一方是不_二自欺須_一是見得分曉_二如_一知_二鳥喙不_一可_レ食水火不_レ可_レ蹈則自不_レ食不_レ蹈如_二寒欲_一衣饑欲_レ食則自是不_レ能_レ已_二人果_一見_レ善如_二饑欲_一食寒欲_レ衣見_レ惡如_二鳥喙不_一可_レ食水火不_レ可_レ蹈則此意自是實矣鳥喙藥名食_レ之能殺_レ人

又曰小人間居為_二不善_一是誠心_二為_一不善_一也揜_二其不善_一而著_二其善_一是為_レ善不_レ誠_一也為_二惡於隱微_一之中_二而詐_一善於顯明之地_一將_二虛假之善_一來蓋真實之惡自欺以欺_レ人也然_二人豈可_一欺哉又曰問居為_二不善_一便是惡惡不_レ如_レ惡_二惡臭_一揜_二不善_一著_二其善_一便是好_レ善不_レ如_レ好_二好色_一又曰君子小人之分却在_二下誠_一其意_二處_一誠_二於為_一善便是君子不_レ誠_二底便是小人

又曰富潤_レ屋以下是說_二意識之驗_一如此心本闊大底物事只因_二愧怍_一便卑狹_二被他隔礙_一了所以體不_レ能_レ得_二安舒_一又曰母_二自欺_一是誠意_二自慊是意識_一小人間居以下形容_二自欺之情狀_一心廣體胖是形容

自慊之意

或問曰六章之指其詳猶有不可得而言者邪曰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矣然揆厥所元而循其次第則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是以人之常性莫不有善而無惡其本心莫不有好善而惡惡然既有是形體之累而又為氣稟之拘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本然者不可得而著其於事物之理固有昏然不知其善惡之所存者亦有僅識其粗而不能真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夫不知善之真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不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不知惡之真可惡則其惡也雖曰惡之而未不能無不惡者以挽之之中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上好善而不誠則非唯不足以為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惡而不可誠則非唯不足去惡而適所以長乎其惡是則其為害也徒有甚焉而何益之有哉聖人於此蓋有憂之故為大學之教而必首之以格物致知之目以開明其心術使既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存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至此而復進之以下必誠其意之說焉則又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奧以禁其苟且自欺之萌而凡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如曰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夫好善而中無不好則是其好之也如好色之真欲以快乎己之目初非為人而好之也惡則其惡之也如惡之臭之真欲以快乎己之鼻初非為人而惡之也所發之實既如此矣而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念々相承又無敢有少

足乎己之鼻初非為人而惡之也所發之實既如此矣而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念々相承又無敢有少間斷焉則庶乎內外昭融表裏澄徹而心無不正身無不修矣若彼小人幽隱之間實為不善而猶欲外託於善以自蓋則亦不可謂其全然不知善惡之所在但以不知其真可好惡而又不謹之於獨以禁其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此章之說其詳如此是固宜為自修之先務矣然非有以開其知識之真則不能以致其好惡之實故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後意誠然猶不敢恃其知之已至而聽其所自為也故又曰必誠其意必謹其獨而毋自欺焉則大學工夫次第相承首尾為一而不下假他術以雜乎其間亦可見矣後此皆然今不復重出也曰然則慊之為義或以為少又以為恨與此不同何也曰慊之為字有二作嘽者而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銜之義而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以所銜之異而別之耳孟子所謂慊於心樂毅所謂慊於志則以銜其快與足之意而言者也出史記孟子所謂吾何慊漢書所謂嘽栗姬外戚傳則以銜其恨與少之意而言者也讀者各隨所指而觀之則既並行而不悖矣字書又以其訓快與足者讀與愜同則義愈明而音又異尤不患於無別也

明道曰人須知自慊之道自慊者無不足也若有不足則張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

心者也

新安陳氏曰纔說不_レ自欺則其好_レ善惡_レ惡_レ只要_レ求_レ以自快自足_レ如下寒_レ而思_レ衣以自溫_レ饑而思_レ食以自飽_レ非_レ有_レ牽強苟且_レ姑以爲_レ人之意也又曰如下鑄_レ私錢_レ做_レ官會_レ此是大故無狀小人豈自欺之謂_レ耶此處工夫極細未_レ便說到_レ粗處_レ前後學者說差了緣_レ連_レ下文小人間居一節_レ看了_レ所以差也又曰如下有_レ九分義理雜_レ中_レ一分私意_レ便是自欺_レ到_レ得厭然_レ揜_レ著之時_レ又其甚者又曰十分爲_レ善有_レ一分不好底意潛發_レ於其間_レ便由_レ邪徑_レ以長這箇却是實前面善意却是虛矣又曰凡惡_レ々之不_レ眞爲_レ善之不_レ勇外然而中實不然或有_レ爲_レ而爲_レ之或始勤_レ而終怠_レ皆不_レ實而自欺之患也又曰論_レ自欺細處_レ且如_レ爲_レ善自家也知_レ得是當_レ爲_レ也勉強去做_レ只是心裏又有_レ些便_レ不_レ消如此做也不妨底意思如_レ爲_レ不善也知_レ得不_レ當_レ爲_レ而不_レ爲_レ心中也又有_レ些便_レ爲_レ也不_レ妨底意思便是自欺便是虛僞不實矣又曰自謙與_レ孟子行有_レ不_レ慊_レ於心_レ相類_レ亦微不_レ同_レ孟子訓_レ滿足意多_レ大學訓_レ快意多_レ問自慊只是眞實爲_レ善去_レ惡無_レ牽_レ滯於己私_レ只是快底意方始心下滿足曰是又曰自謙是合_レ下好惡_レ時便是要_レ自謙了_レ非_レ謂_レ做_レ得善_レ了_レ方能自謙_レ自謙_レ正與_レ自欺_レ相對所謂誠_レ其意_レ便是要_レ毋_レ自欺_レ非_レ下是誠_レ其意_レ了_レ方能不_レ自欺_レ也自謙者外面如_レ此中心也是如_レ此表裏一般自欺者外面如_レ此中心其實有_レ些子不_レ願_レ只是便是二心誠僞之所_レ由分_レ也又曰謹_レ獨則於_レ善惡之幾_レ察_レ之愈精愈密

又曰如下與_レ衆人_レ對坐_レ自_レ心中_レ發_レ一念_レ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

北溪陳氏曰誠者自_レ表而裏眞實如一之謂_レ自欺誠之反也大抵此章在_レ自慊而無_レ自欺_レ首言_レ如下好_レ好色_レ惡_レ臭_レ是就_レ人情分曉處_レ譬_レ之好色人所_レ同好_レ々則求_レ必得_レ之惡臭人所_レ同惡_レ々則求_レ必去_レ之而後快_レ足吾意_レ々所_レ快足_レ處是自家表裏眞實地非_レ苟且徒爲_レ此也人之好_レ善惡_レ惡亦須_レ下表裏眞實如此自求_レ快足_レ方是誠意如稍有_レ不_レ眞實_レ曾次問便自覺_レ有_レ欠缺處_レ如何會_レ快足_レ此便是自欺果能自_レ表而裏斷_レ然_レ眞實恁地始_レ快_レ足吾意_レ此便是自謙便是誠_レ然_レ自謙自欺皆自家心裏事_レ非_レ他人所_レ知而_レ己獨知_レ之所_レ以君子貴_レ下就_レ那獨處_レ便謹審_レ其幾之發_レ也

雙峯饒氏傳之諸章釋_レ八事_レ每章皆連_レ兩事_レ而言獨此章單舉_レ誠意_レ蓋知至意誠固是相因然致知屬_レ知誠意屬_レ行知行畢竟是二事當_レ各自用力_レ不可_レ謂_レ知了_レ便自然能行_レ所_レ以誠意章不_レ連_レ致知_レ說上者爲_レ此正心誠意雖_レ皆屬_レ行然誠意不_レ特_レ爲_レ正心之要_レ自_レ修身_レ至_レ平天下_レ皆以_レ此爲_レ要故程子論_レ天德與_レ王道_レ皆曰_レ其要_レ只在_レ謹獨_レ天德即心正身修_レ之謂王道即齊_レ家治_レ國平_レ天下_レ之謂謹獨即誠意之要_レ若只連_レ正心_レ說_レ則其意促狹_レ無_レ以見_レ其功用之廣大_レ如此也此章乃大學一篇之緊要處傳者於_レ此章_レ說得極_レ痛切始言_レ謹獨_レ誠意之方也中言_レ小人之意不_レ誠所_レ以爲_レ戒也終言_レ誠意之效驗_レ所以爲_レ勸也

勿軒熊氏曰誠之一字本於商書至夫子始大明其義至中庸明善誠身之言行之天下國家皆此誠也明善即格物致知也誠身即誠意正心修身也其言慎獨工夫及誠之不可揜等語與此章實相表裏至誠盡性明德之止至善也推而至於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新民止至善也本之心身此誠也行之家國天下亦此誠也

王陽明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却是無知覺的人謂之不作者只是好惡一循於理不著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却是不會好惡一般若着了一分意思即心體便有許多貽累便有許多動氣處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此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物如此在物亦然世儒唯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終日馳求于外只做得義襲而取終身行不著習不察曰問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如何曰此正是一循於理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作好作惡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安得非作曰却是誠意只是循天理雖是循天理亦着不得一分意思故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須是廓然太公方是心之本體知此即知未發之中矣

王陽明答魏師說曰所謂任情任意認作良知及作意爲之不依本來良知而自謂良知者既已察識其病矣意與良知當分別明白凡應物起念處皆謂之意則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

與非者則謂之良知依得良知則無有不定矣所凝拘於體面格于事勢等患皆是致良知之心未能誠切專一若能誠切專一自無此矣凡作事不能謀始與有輕忽苟且之蔽者亦皆致知之心未能誠一亦是見得透徹若見得透徹即體面事勢中莫非良知之妙用除却體面事勢之外亦別無良知矣豈得下又爲體面所局事勢所格即已動于私意非復知之本然矣今時同志中雖皆知得良知無所不在一涉耐應便又將人情物物理與良知看作兩事此誠不可不以不察也

申甫曰毋自欺其本心之明便是致知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慎獨便是格物欺曰自欺慊曰自慊欺慊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自即獨也以此說獨亦是然所慎之獨則不在此蓋至於欺慊已成而復慎之則無及矣大學所慎者乃在欺慊未分之始靈明纔發動未落兩邊此時純是天理未有絲毫夾帶均是獨知而此獨乃最初發念處不容片刻停待少响便分途最初一念辟之太極也少响便分陰陽太極無對陰陽有對太極只一陰陽則二於此不愼無對者於是乎二矣便非真正良知本體便自蒙昧了慎之者何保護此最初一念而捍去旁出之私母至於欺而各自慊也此非格物之功而何又曰欺慊未分之初此時獨知未落色相情識單々一个光々淨々無分毫夾雜其體至尊無對爲時無幾瞬息間便移不能片响停大此大學所慎之獨真正面目也若念頭既分雖知

未嘗不在暗處亦自獨知然其所慎却不在此得力矣獨字與幾字大段相似以三其介在二兩岐封分未分之間謂之幾以下其單々一念未嘗有墮落未遇對而言謂之獨異而同同異也袁了凡曰獨是發於心者與人接見亦自有獨也此獨字在既分之後矣又曰誠意是當下工夫就明三德自欺正與三明明字相反自欺便昧了不自欺則明矣雖誠意後固有工夫然大段自明了故以三德字與之意誠則心廣體胖此心正身修之效也又曰大學慎獨與中庸慎獨獨字俱一樣但大學獨字以念頭之初動言中庸獨字以性體之靈明言皆在下未分途之前上大學之慎獨慎字緊乃在咽喉處一保護中庸之慎獨慎字寬乃在元氣上一保護大學慎字乃警覺爭分厘之意中庸慎字乃勿忘勿助常々温存勿致損壞之意

許敬菴曰問先儒以獨爲獨知如何曰獨處未嘗不知知不足以盡獨大學中庸但言慎獨一々之一字最可玩味此神明獨存而爲萬事之主宰者也於此不慎一差千差故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又曰問十目所視十手所指還只在自己念上形容其不能瞞昧處却有實有指視之者曰此等去處要在反思莫作理解一人有善惡萌動於中神明昭然不可掩蔽一念差錯則終身不安死不瞑目何嘗視以十目指以十手而已然有動於中必形於外衆所指視亦必隨之自欺々人皆不可得故慎獨一語是學者命脈上功夫這獨處打疊得淨盡

與鬼神相通更有何事又曰問楊敬仲先生以孔子母意爲宗不信誠意之說何與曰敬仲先生人品自高其直信此心未嘗不是一顧看大學少精意即是念念安得無只反諸一誠一念々歸真便不落意故傳中又提個慎獨糸毫不容夾帶可謂斬釘截鐵矣孔子母意母必母固母我摠是一個誠體流行其教學者恒言忠信篤敬即大學誠意工夫非有異致也

徐岩泉曰自欺自慊不是對說戒自欺求自慊不是兩段事乃一正一反出乎此則入乎彼又曰好惡處纔涉私意便謂之作作好作惡如下見善而求必得見惡而務上決去是克己斬釘截鐵工夫是學者立志處是智仁勇之勇處非作作好作惡也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朱子曰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朱子曰心有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下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

問有_レ所_レ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心不_レ得_レ其_レ正_レ是要無_レ此數者心乃正乎程子曰非_レ是謂_レ無_レ只是不_レ以_レ此動_レ其_レ心_レ學者未_レ到_レ不_レ動處_レ須_レ是執_レ持_レ其_レ志_レ

程子曰中有_レ主則實_レ々則外患不_レ能_レ入_レ自然無_レ事又曰有_レ主則虛_レ々謂_レ邪不_レ能_レ入_レ無_レ主則實_レ々

謂_レ物卒奪_レ之朱子曰今一念之間中無_レ私主便謂_レ之虛_レ事皆不_レ安_レ便謂_レ之實_レ不_レ是兩件事又曰敬則內欲不_レ萌外誘不_レ入自_レ其內欲不_レ萌而言則曰虛自_レ其外誘不_レ入而言故曰實只是一時事不可_レ作_レ兩截_レ看也一時舉_レ林用中主_レ銘_レ以告_レ學者_レ曰有_レ主則虛神守_レ其邪_レ無_レ主則實鬼闖_レ其室_レ也矣

又曰心不_レ可有_レ一事問凡事須_レ思而後通_レ安可_レ謂_レ心不_レ可有_レ一事_レ朱子曰事如何不_レ思但事過_レ則不_レ留_レ於心可也

問大學誠意如何便可_レ以平_レ天下龜山楊氏曰後世自是無_レ人正_レ心正_レ得心_レ其效自然如此心一念之間毫髮有_レ差便是不_レ正

朱子曰大學格物誠意都已鍊成到_レ得正心修身章_レ都易了意有_レ善惡之殊_レ意或不_レ誠則易_レ於為_レ惡心有_レ偏正之異_レ心有_レ不_レ正則為_レ物欲_レ所_レ動未_レ免_レ有_レ偏處_レ却未_レ必為_レ惡又曰四者只要_レ從_レ無_レ處_レ發出_レ不可_レ先有_レ在心下_レ須_レ看_レ有所_レ二字_レ如有_レ所_レ忿怒_レ因_レ人有_レ罪而撻_レ之纔了_レ其心便平_レ是不_レ有_レ若此心常々不平_レ便是有_レ又曰所謂有所_レ是被_レ他為_レ主_レ於內_レ心反為_レ他動也

又曰心纔繫_レ於物_レ便為_レ所_レ動所以繫_レ於物_レ者有三事_レ未_レ來_レ先有_レ箇期待之心_レ或事已應過_レ又留_レ在心下_レ不能_レ忘_レ或正應_レ事時意有_レ偏重_レ都是為_レ物_レ所_レ繫縛_レ便是有_レ這箇物事_レ到_レ別事_レ來_レ到_レ面前_レ應_レ之便差了如何心得_レ其_レ正_レ聖人之心瑩然_レ虛明看_レ事物來_レ若大若小四方八面莫_レ不_レ隨_レ物隨_レ應此心元_レ不曾有_レ這物事_レ又曰如_レ顏子_レ不_レ遷_レ怒可_レ怒在_レ物顏子未_レ嘗為_レ血氣_レ所_レ動而移_レ於人_レ也則豈怒而心有_レ不_レ正哉又曰今人多是才怒_レ雖有_レ可_レ喜事_レ亦所_レ不_レ喜才喜雖有_レ當_レ怒之事_レ來_レ亦不_レ復怒_レ便是蹉_レ過事理_レ了蓋這物事纔私便不_レ去只管在_レ智中_レ推盪_レ終不_レ消釋_レ使_レ此心_レ如_レ太虛_レ則應_レ接_レ萬務_レ各止_レ其所_レ而我無_レ所_レ與_レ可也看_レ此一章_レ只是要_レ人_レ不_レ可_レ先有_レ此心_レ耳問忿好自己事可_レ勉強_レ不_レ為_レ憂患恐懼自_レ外來_レ不_レ由_レ自家_レ曰便是自_レ外來_レ須_レ要我_レ有_レ道理_レ處_レ之事來_レ亦合當憂懼_レ但只管累_レ其本心_レ亦濟_レ甚事_レ孔子畏_レ於匡_レ文王囚_レ於羑_レ里_レ死生在_レ前聖人元_レ不_レ動_レ心處_レ之恬然_レ或謂意誠_レ則心正朱子曰不然這幾句連了_レ又斷了_レ又連雖_レ若_レ不_レ相連綴_レ中間又自相貫譬_レ如_レ一竿竹_レ雖_レ只是一竿_レ然其間又有_レ許多節_レ意未_レ誠則全體是私意更理_レ會甚正心_レ然意雖_レ誠了_レ又不_レ可_レ不_レ正_レ其心_レ

朱子曰古人言志帥心君須_レ心有_レ主張_レ始得_レ又曰人只有_レ箇心_レ若不_レ降伏得_レ更做_レ甚麼人_レ又曰世俗之學所_レ以與_レ聖賢_レ不_レ同_レ者亦不_レ難_レ見聖賢直是真箇去_レ做說_レ正_レ心直要_レ心正_レ說_レ誠_レ意直要_レ意誠_レ

修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餉。說修身。又將聖賢許多說修身處。諷誦而已。或接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為學。却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用著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上無他。只是志不立耳。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做聖人。是也。

一日因論讀大學。諸生答以下。每為念慮攪擾。曰。只是不敬。是常惺々法。以敬為主。則百事皆從此做去。今人都不理會。我底自不知心所在。都要理會。他事又要齊家治國平天下。心者身之主也。撐船須用篙。喫飯須使匙。不使匙。不使篙。不用篙。不用匙。之謂也。攝心只是敬。不敬看做甚麼事。登山亦只這箇心。入水亦只這箇心。

問。恐慍章曰。這心之正。却如秤一般。未有物時。秤無不平。纔把一物在上面。便不平了。鏡中先有一人在裏面。別一箇來。便照。不得這心。未有物之時。先有箇主張。說道我要如何處。事便是不正。且如今人說我做官。要抑強扶弱。及遇著當強底事。也去抑他。這便是不正。又問公私之別。曰。譬如一件事。若係公衆便心下不大管。若係私己。便只管橫在智中。念々不忘。只此便是公私之辨。問。憂患恐懼四字。似一般。曰。不同。恐懼是目下逼來得緊。底使人恐懼失措。憂患是思慮預防。將來有大禍福利害。

朱子曰。某之氣質有病。多在忿懣。王幼觀曰。先生一日說及受賊者。怒形於言。曰。某見此等人。只與大字面配去。徐又曰。今說公吏不合。取錢為知縣者。自要錢。矣。節節言之。為之吁嘆。

問。每有喜好適意底事。便覺有自私之心。若欲見理。莫當便與克下。否曰。此等事。見得道理分明。自然消磨了。似此迫切。却生病痛。

問。人患多懼。雖明知其不當。懼然不能克。莫若下且強制。此心使不動。否曰。只管強制也無了期。只是理明了。自是不懼。問。獨處一室。或行闌中。多有驚懼。何也。伊川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有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伊川涪陵之行。過灩澦。波濤洶湧。舟中之人皆驚愕失措。獨伊川凝然不動。岸上有樵者厲聲問曰。舍去如斯。去如斯。欲答之。而舟已行。又伊川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一即不須學。

太常賦格撰。論曰。伊川先生之學。專以敬為主。克養既至。固宜粹然。一出於正也。夫一志。聖之徵。若未過也。則戒其動心。忍性。蓋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一驚懼。于暗室之頃。未為失也。則斥其燭。理不明。蓋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以至溺文章。則惡其玩物。遇患難。則憫其不能。朱子曰。風俗尚鬼。如新安等處。朝夕如在鬼窟。鄉里有所謂五通廟。最靈恠。某初還被宗人煎迫。令去不往。是夜會族人往。

官司打酒有灰乍飲遂動臟腑終夜次日又偶有二蛇在階旁衆人聞然以爲不調廟之故某告以下臟腑是食物不著關他甚事莫枉了五通中有某人一是向學之人亦來勸往云亦是從衆某以從衆何爲不意公亦有此語又僞學黨作或勸先生散學徒閉戶省事以避禍者朱子曰禍福之來命也其默足以容只是不去擊鼓訟冤便是默不成屋下合說底說亦不敢說

七章或問曰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之傳以爲有所喜怒哀懼便爲不得其正然則其爲心也必如下稿木之不復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爲得其正邪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哀懼隨感而應妍媸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

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上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唯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

不與俱往則其喜怒哀懼必有動乎中者上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上耳傳者之意固非以下心之應物便爲不得其正而必如枯木死灰然後乃爲得其正也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事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唯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

爲下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所引二句乃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履省之哉又曰人心如一箇鏡先未有箇影像有物事來一方始昭見妍醜若先有箇影像在裏面如何照得人心本湛然虛明事物之來隨感而應自然照得高下輕重事過便當依前恁地虛方得若事未來先有箇忿懣好樂恐懼憂患之事到來又以這心相與衰合便失其正事了又只若留在這裏如何得正

西山真氏曰鑑空衡平之體用切須玩味蓋未應物時此心只要清明虛靜不可先有一物如鑑未照物只是一箇空如衡未稱物只是一箇平此乃心之本體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所謂鑑空衡平之體也及事物之來隨感而應因其可喜而喜可怒而怒在我本未嘗先有此心但隨物所感而應之耳故其發無不中節此所謂鑑空衡平之用也

或問大學不要先有恐懼中庸却要恐懼何也真氏曰中庸只是未形之時常々持敬令心不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却是俗語恐怖之類自與中庸有異又曰喜怒哀懼乃心之用非唯不能無亦不可無但平居無事之時不先有此四者在胸中如平居先有四者即是私意人若有

些私意塞在胸中便是不得其正須下是涵養此心未應物時湛然虛靜如鑑之明如衡之平到得應物之時方不差錯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憂而憂當懼而懼恰好則止更無過當如此方

得下本心之正上

或人謂誠意則心之所發已無不實又何假於正心之功。雲峯胡氏曰意欲實而心本虛實其
 意則好惡不偏於方發之初虛其心則喜怒不留於已發之後。又曰心之體無不正所謂
 正心者正其心之用爾在正其心此正字是說正之之工夫蓋謂心之用或有不正不可不
 正之也不得正此正字是說心之體本無不正而人自失之者也曰正其曰其正自分體
 用一心之體本如太虛或景星慶雲或烈風雷雨而太虛自若人之一心豈能無喜怒哀懼然可怒
 則怒々過不留可喜則喜々已而休喜怒哀懼皆在物而不在我々雖日接乎物而不物於物
 此所以能全其本體之虛而無不正也或疑中庸首章先言存養而後言省察大學誠意言
 省察而缺存養殊不知此章正自有存養省察工夫忿懣恐懼等之未發也不可有先有期待之心
 其將發也不可有偏繫之心其已發也不可有留滯之心事之方來念之方萌是省察時節
 前事已過後事未來是存養時節存養者存此心本體之正省察者惟恐此心之用或失之不正
 而求以正之也宜仔細看二章句之二察字及三四存字

微菴程氏曰未發之前氣未用事心之本體不待正而後正發而中節則心之用無不正亦不待
 正之而後正夫有不正而後正心體靜而未發何待於正乎惟此心之用發不中節始有不

正而待於正耳章句曰用之所行或失其正或問曰此心之用不得其正未嘗言體之不正也
 惟經之或問有曰不得其本然之正曰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或者遂執之以爲正心乃
 靜時工夫如中庸未發之中太極圖之主靜而經之所謂定靜安也傳之心不在焉乃心不在腔子
 裏時也殊不知聖人教下人多於動處用功格致誠正修皆教人用功於動者定靜安亦非但
 言心之靜也若靜時工夫則戒謹恐懼而已存之養之守之而已不待乎正其所不正也聖賢之
 動固主乎靜元亨誠之通固主乎利貞誠之復而誠正修云者正誠通之事既誠正而修矣始有誠復之
 明若當誠意之後厭動而求靜棄事而實心收視反聽而曰吾將以正心焉此乃異端之事非吾
 儒事也況心不在焉亦曰心不在視則視而不見心不在聽則聽而不聞豈靜在腔中之謂哉
 或問所謂本然本體亦指此心之義理而言孟子言本心亦指仁義之心而言豈一於靜之謂乎
 仁山金氏曰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四者喜怒哀樂之發乃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則何惡於是一而便
 以爲不得其正哉蓋當怒則怒々而不遷當懼而懼々而非懼可好則好々而非欲可憂
 則憂々而非傷是爲得此心體用之正而非可下以有無言之也今以傳文觀之則曰有所
 二則曰有所則是心之所主者在此其失也固矣忿而曰忿懣懼而曰恐懼好而曰好樂憂而曰憂
 患即其重疊之辭則是情之所勝者至此其滯也深矣夫以心主於此而失之固情勝至此而滯之

深則此心能得其正乎夫無所喜怒哀懼而歸於寂滅固非心之正體有所喜怒哀懼而失之滯固亦非心之正用惟事至而隨物去而不留其斯以為正乎非聖賢其孰能若此

王陽明曰忿懣幾件人心怎能無得只是不可有耳凡人忿懣便不得其正也如今於凡忿懣等件只是個物來順應不着一分意思便心體廓然太公得其本然之正且如出外見人相鬪其不是的我心亦怒然雖怒却此心廓然不三會動些子氣如今怒人亦如此方纔是正

薛侃去花間草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陽明日未培未去耳少間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一起念便會錯侃未達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為善以草為惡如欲用草時則以草為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曰然則無善無惡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着在無善無惡上一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惡不動于氣然遵王之道會其有極便自一循天理便有個裁成輔相曰草既非惡即草不宜去矣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見草若有碍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却是無知覺的人謂之不作者只是好惡一循於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會好惡一般曰去草如何是一循於理不着一意思曰草有妨碍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

心若着了了トキハ一分意思即心體便有貽累便有許多動氣處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此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終日馳求于外只做個義襲而取終身行不著習不察曰如下好色一惡中惡臭上則如何曰此正是一循于理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作好作惡曰如好色一惡惡臭一安得非意曰却是誠意不是私意誠意只是循天理雖是循天理亦著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懣好樂一則不得其正須是廓然太公方是心之本體如此即知未發之中伯生曰先生云草有二妨碍理亦宜去緣何又是軀殼起念曰此須汝心自體當汝要去草是甚麼心周茂叔窓前草不除是甚麼心

陸原靜問曰大學以心有好樂忿懣憂患恐懼為不得其正而程子亦謂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有者傳習錄中以病瘡辟之極精切矣若程子之言則是聖人之情不生於心而生於物也何謂耶且事感而情感則是々非々可以就格事或謂感時謂之有則未形也謂之無則病根在無之間何以致吾知乎學務無情累雖輕而出儒入佛矣可乎王陽明日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略無纖翳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會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有住而生其心佛氏會有是言未為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媸者一照而皆真即是生

其心一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即是無所住處病瘡之喻既已見其精切則此節之間可以釋然一病瘡之人瘡雖未發而病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瘡之未發而遂忘其服藥調理若既發而後服藥調理則晚矣致知之功無間于有事無事而豈論於病之已發未發耶

守衡問大學工夫只是誠意々々工夫只是格物修齊治平只誠意盡矣又有正心之功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一何也陽明曰此要自得思之知此則知未發之中矣守衡再三請曰為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著實用意去好惡如何能為善去惡這着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着意去好善惡惡便又多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太公書所謂無有二作好作惡方是本體所謂說下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正心只是誠意工夫裡面體當自家心體當要鑑空衡平這便是未發之中

申甫曰從來說誠意後無惡念有不好處一只正路上差脚故有所好樂等之其所親愛等俱回護說到好邊去愚謂此何必回護此二章只大槩說相關的道理見得修身必先正心齊家必先修身若必說到好有所猶可言若親愛等辟至於莫知子惡亦將以屬正心後事而謂辟猶愈于有所者耶辟非一日之積已成惡念何但差脚一人到辟處狎昵乖離之害無所不至一家紛然亂矣然則誠意正心之人尚有此乎大抑正心修身章聖人不厭重複將前意抽說到明

耳其後誠意後此等大段無了有所偏僻皆物未格意未誠時事政以必替他回護也致知尚在誠意之先偏僻而不自知尚不可未之致知而何云意已誠心已正耶有所忿懣等親愛而僻等格物工夫正在此處用物格則知致誠意而心正身修皆舉之矣許敬菴曰正心修身之道前段已明茲復舉身心相關應處言之以見修身之在於正心也人有此身便有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感先儒所謂從軀殼上起念者也故曰身有忿懣云但從軀殼上起念于此數者一有所著則此心便不得其正一何者心以神用如太虛然喜怒哀樂應物而不格于物常感常寂故得其正纔有所著則物而不化思乎能正心有不正便是存而一身之間耳目口體忽不覺其謬迷錯亂一況動靜威儀之則耶以是知身之主宰全在此心此謂修身在正其心者也姚承菴曰程子曰身有身當作心愚謂此不必改忿懣四者皆身之形於應感者其主在心纔一有所心便不得其正了不得其正是失却心之本體莫認體用之所行糊塗沒分曉求是編曰陽明之學以誠意去格物把誠意格物滾作一團故以為工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上言格致以該誠意也然格物誠意分明是兩段工夫陽明乃渾言之所以格不成格誠不成誠工夫都無下落周子嘗言幾善惡程子亦謂其要只在謹獨看來工夫難處還在誠意只觀傳大學者釋格物致知釋正心修身釋修身齊家釋齊家治國釋治國平天下皆合兩事為一傳而惟於誠意則獨為一傳以釋之其意自可

見矣然程子亦曰格物究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則在乎人之明暗耳豈程子亦不知大學知至而後意誠之說而為是艱難險絕之論乎曰此疑最切昔人亦有下學此問朱子者朱子曰此誠字說較淺未說到深處只是確定其志朴實去做工夫如胡氏立志以定其本便是這意此與經文誠意之說不同也又曰誠意不立如何能格物所謂立誠意者只是要着實下工夫不要若存若亡若大學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蓋言其所止之序由此觀之則其所謂立誠意者即所謂致知在乎所養之養字人道莫如敬之敬字與下夫非存心無以致知之存字云爾故不徒曰誠意而必曰立誠意精神骨力全在立字上但說了誠意二字便與經文誠意二字相涉陽明既勸得此語又適見古本大學之誤遂毅然斥朱子分章補傳之非而不知程子之意固非此之謂也大抵讀書當會其意不當泥其詞會意則通而得聖賢之心泥詞則滯而害作者之志如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而周子則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豈故與中庸戾哉惟以意通之而知其不相悖也大學言修身在正其心而孟子則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豈故與大學反哉惟以意逆之而知其不相害也故物格而後知至而後意誠者經文之正意也格物究理但立誠意以格之者程子之借詞也以誠意去格物而謂格物致知即誠意之事者陽明之蹈襲而失其旨者也

同辨侃去花間草曰善雖難培也用力培之何善不滋惡雖難去也用力去之何惡不盡故未培未去一言已足以答侃矣至于少間所論則佛氏邪淫之旨而非儒者之言也何以言之天地生意花草固一般然其材質之宜臭味之性則物々各具於乾道變化之中而善善惡々至紛若也如花則培之以其悅目也非有悅於我也花間之草則去之以其蠹花也從其去於蠹也花固善矣亦有為祇花而不祥者草固惡矣亦有為靈草而甚珍者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故天之生物也必因材而篤以顯其廣生大生之仁聖人之理物也亦必因物而就以成其不過不遺之能上陽明徒見觀花則以花為善草為惡而時乎用草復以草為善因謂此等善惡皆從軀殼起念皆由汝心好惡所生而知其錯則是物之善惡在我不在物而為佛氏無善無惡說矣嗚呼無善無惡故無錯有善有惡便會錯既以為無而又指其錯何其自相背也蓋陽明不明格物誠意之學而以意之所用為物故遂以好惡為善惡而不不知其背之至此爾試即其言而推之如淇竹一況君子之斐善矣乃杜甫却言惡竹應須斬萬竿山茅塞高子之心惡矣乃易傳却言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級蘭為佩貴之也而見其在門則必鋤邦厥豐草賤之也而窓前得意則不去此皆所謂從軀殼起念由汝心好惡所生者但念何從起心何從生見善則好見惡則惡是好惡從善惡而生非善惡由好惡而生也善惡既不生於好惡則物理本自天定豈因軀殼而變哉譬